



大佛頂首楞嚴經淺釋

宣化老和尚講述

《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》 卷八

◎一九六八年宣化上人講述於

美國加州三藩市佛教講堂

開經偈

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

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

阿難！如是眾生，一一類中，亦各各具十二顛倒。猶如捏目，亂華發生；顛倒妙圓真淨明心，具足如斯虛妄亂想。

「阿難」哪！「如是眾生，一一類中，亦各各具十二顛倒」：像上邊我所講的十二類眾生，在每一類眾生裏邊，不是單單一種顛倒，十二類的顛倒都互相通著的。「猶如捏目，亂華發生」：這種亂想顛倒，都是從虛妄生出來的。好像你捏上眼睛看東西，有一種狂亂的華就發生；你如果把手放開，就什麼都沒有了。這表示，因為你追逐顛倒妄想，你才有生死輪迴，在這十二類眾生裏邊互相輪轉；你要是不隨著妄想轉、不隨著無明去，你能迴光返照、反聞聞自性，你把這無明破了，就什麼都沒有了。

「顛倒妙圓真淨明心」：在虛妄生出這種顛倒，對自己本有那個妙圓的常住真心，性淨明體這個明心，你依真起妄，在如來藏性上邊，生出無明。「具足如斯虛妄亂想」：就有以上所說的這種顛倒的生死流轉的情形，這種亂想是虛妄的一點都不實在的。

汝今修證佛三摩地，於是本因元所亂想立三漸次，方得除滅。如淨器中除去毒蜜，以諸湯水，並雜灰香，洗滌其器，後貯甘露。

「汝今修證佛三摩地」：你現在修證佛這種定力。「於是本因元所亂想立三漸次，方得消滅」：在本來這種的因裏邊本有的這些個亂想，你應該立出來三種的漸次；一點一點地把它修行，然後才能把這種的妄想消滅了。

「如淨器中除去毒蜜」：淨器，就是本來乾淨的器皿。這比方什麼呢？就比方這個不生不滅的，我們每一個人本具的如來藏性。這個毒蜜，就比方我們人所有的無明煩惱。把這個無明煩惱去了，再「以諸湯水，並雜灰香，洗滌其器，後貯甘露」：用佛法，就比方用湯水；再預備一點香皂等，一點一點地來洗滌這個器皿，就比方把這個如來藏性，恢復本有那種乾淨的樣子；然後存起來這甘露水，這比方存起來我們自己這種真正的智慧，真正的菩提覺道。

云何名為三種漸次？一者，修習；除其助因。二者，真修；剝其正性。三者，增進；違其現業。

「云何名為三種漸次」：怎麼叫三種的漸次呢？「一者，修習；除其助因」：第一種，就是要習學修行；助著造業的這種因，要把它除去。「二者，真修；剝其正性」：第二，要真正的修行；把這個業障的識性——貪、瞋、癡等，都打掃乾淨了。「三者，增進；違其現業」：第三，要往前去精進；和他現在這種的業要相違背，要不順著自己現在所造的業去做去。

云何助因？阿難！如是世界十二類生，不能自全，依四食住；所謂段食，觸食，思食，識食。是故佛說：一切眾生皆依食住。阿難！一切眾生食甘故生，食毒故死；是諸眾生求三摩地，當斷世間五種辛菜。

「云何助因」：什麼叫幫助造業的因呢？它能幫助造惡業。造善業，也有能幫助的；但是現在所謂「助因」，並不是幫助你作善的，而是幫助你作不善的因。「阿難」！「如是世界十二類生，不能自全，依四食住」：像這個世界所有前邊講的這十二類眾生，他自己不能生長自己；要依靠四食住。

「所謂段食，觸食，思食，識食」：什麼叫四食呢？就是段食、觸食、思食、識食。段食，就是分段食，一分一分的，一段一段的；六欲天和阿修羅、人、畜生，都是分段食。觸食，在天上有一種的眾生，他只觸一觸就可以飽了；還有鬼、神等也是。思食，也是在天上，他到時候不要一定吃，他就禪悅為食，這麼思想一下，已經就

飽了。識食，好像非想非非想處天這四空處的眾生，都以識食，就吃這個分別的識。

「是故佛說：一切眾生皆依食住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佛說一切的眾生都要依食而住。最初佛要破外道，就對外道說這個「一切眾生，皆依食住」；依食而住，就都要吃東西。外道就好好笑了，說：「這還叫一個法？這還用你說嗎？誰不知道一切眾生依食而住呢？連小孩也都懂得嘛！」佛聽他這樣子說，佛說：「那麼你說，這個食有多少種啊？」外道講不出來了。所以佛就說有四種食，有段食、有觸食、有思食、有識食；這外道根本就沒聽見過，就不懂了。這是佛想要破外道，才說這個「一切眾生依食而住」。

「阿難」！「一切眾生食甘故生，食毒故死」：一切眾生，這就包括所有十二類的眾生，分析得清清楚楚的。甘，就是甜的東西；但是在此地講，就不一定是甜的。總而言之，就是代表一切吃的東西；吃著它不苦，可以吃的，沒有毒的東西都叫甘。這十二類的眾生，吃著覺得甘香甜美的東西，所以生命就會延長；吃有毒的東西，就會死的。這有毒的東西，不一定說是那個真正有毒的；就好像這五辛，這都謂之有毒的。總而言之，人吃了它，就有一種不正常的感覺。故死，不是即刻就死，就是死得快一點，壽命就不長了。

「是諸眾生求三摩地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一切眾生若是想要求得到三摩地的話，「當斷世間五種辛菜」：應該首先除其助因，這個助因是什麼呢？就斷世間所有的這五種辛菜。五種辛菜，前邊已經講過了，就是蔥、韭菜、薤、蒜、興渠。薤，就是一種很大的頭，有野生的、有家裏生的；好像在外國吃的洋蔥，那很大一個頭，都可以說是薤。蒜，就是 garlic；蔥，是（green） onion，洋蔥大約也叫 onion。興渠，這大約在印度有，中國沒有這種東西，所以也沒有翻譯；這種東西究竟是個什麼樣子呢？大概也都是辣的東西，又叫「興宜」。這是五種的辛菜；辛，就是辣。這是第一個漸次，除其助因；這五辛，就是助著造業的一個因，所以要先把它除去。

是五種辛，熟食發姪，生噉增恚。如是世界食辛之人，縱能宣說十二部經；十方天仙嫌其臭穢，咸皆遠離。諸餓鬼等，因彼食次，舐其唇吻；常與鬼住，福德日消，長無利益。是食辛人修三摩地，菩薩，天仙，十方善神，不來守護。大力魔王得其方便，現作佛身，來為說法；非毀禁戒，讚姪，怒，癡。命終自為魔王眷屬，受魔福盡，墮無間獄。

「是五種辛，熟食發姪」：蔥、韭、薤、蒜和興渠這五種的辛菜，如果你把它煮熟了吃，它就增加你的姪欲心。肉類也是，為什麼修道的人不吃肉類？也就因為肉類幫助人的姪欲心，增加人的姪欲心。這五種辛的東西，也是增加人的欲念；它不是

增加正當的欲念，就增加這種淫欲的邪念頭。吃五辛的東西若多了，這淫欲快發狂的，男的也離不了女人，女的也離不了男人，就特別的有一種忍受不了的性質發生。

「生噉增恚」：這個「恚」，你可也不要誤解了它，這是「瞋恚」的「恚」，不是「智慧」的「慧」。一樣的音，「哦！是不是增加智慧呀？」不是的！增加你的愚癡。怎麼叫增加你的愚癡呢？真的！增加你的脾氣，就是增加你的愚癡。有智慧的人，不會發脾氣的；發脾氣的人，多數自己對事理分別不清。看事看不透了，發生一種障礙，沒有法子解決；沒有法子解決，要發脾氣了，結果對於事情也沒有幫助。所以為什麼會發恚，會有脾氣大？就因為吃這種種的肉類，會增加你這種無明煩惱；吃五辛也會增加你的脾氣，增加你的無明煩惱，你吃得越多，脾氣越大！

「如是世界食辛之人，縱能宣說十二部經」：像這個世界吃五辛或者飲酒食肉的這種人，縱然他能宣說十二部經，「十方天仙嫌其臭穢，咸皆遠離」：這十方的天仙嫌乎這種的人不潔淨，統統都遠離這個人。所有講經說法的人，如果你齋戒清淨，不吃五辛、不飲酒、不吃肉；這個時候，十方的天仙都會來擁護著你，來常常守護著你。天仙看我們人間的人，本來就是臭穢不堪；為什麼臭穢不堪？就因為吃五辛、酒、肉之類的，這身上就是有一股臭氣，非常不潔淨。

西方的人，自己或者有的人會覺得，有的人不會覺得。西方的人因為多數歡喜吃牛肉，歡喜吃洋蔥；吃這些個東西，身上總有一股好像很羶的氣味。在中國人裏邊，有的時候也有，這叫一股狐臭；由兩個腋窩底下生出那一股臭氣，喔！離著四、五尺遠，就可以聞得清清楚楚的。但是在中國人裏邊，這是很少的，十個人裏頭，都不一定有一個；在西方人——這是我自己發覺到的，差不離人人都有，就因為牛肉吃得太多了、羊肉也吃得太多了、蔥也吃太多了！所以養成有這種的氣味。

十二部經是：長行重頌並授記，孤起無問而自說；因緣比喻及本事，本生方廣未曾有；論議共成十二名，廣入大論三十三。你把這幾句偈子記住了，就知道這十二部經了！這十二部經，差不離的有很多人都會講的；可是會講，你若齋戒清淨，講出來經，才能有人聽；齋戒若不清淨，你講得再好，也就都是一些個餓鬼聽，天仙不聽的。

「諸餓鬼等因彼食次，舐其脣吻」：你能講十二部經，你齋戒不清淨，那些個沒有東西吃的餓鬼，因為講經的這個人吃完了五辛，這鬼就來和你接吻了。彼，就是那個人；食次，就吃完了。因為你吃完了，嘴唇都有這股五辛的氣味；它歡喜這股氣味，也想吃這種的氣味，就來和你這吃五辛的人接吻，來舐你的嘴唇。佛講了，這鬼神是觸食，所以你這兒有一股氣味，它就到那兒猛觸猛觸的；左觸、右觸，你看

不見它，但是它是要這樣子來做的。你看！你吃五辛的東西，吃肉類，那鬼天天天天接近你，和你接吻。

「常與鬼住，福德日銷，長無利益」：這樣子齋戒不清淨，吃五辛的人，常常地和鬼住在一起，自己還不知道，還看不見；他的福德一天比一天就消沒有了，什麼利益也沒有。

「是食辛人修三摩地」：你看！你讀這個文，就可以明白了！這個吃五辛的人，他想修行定力的話。是哪一個人？哪一個吃，就是哪一個；你吃就是你，我吃就是我，這沒有指定哪一個人，就是說吃這種東西的人。

「菩薩，天仙，十方善神不來守護」：他因為吃五辛的關係，所以這所有一切的菩薩，所有一切的天仙，和十方這一切護法的善神都不來守護他。為什麼呢？太臭了嘛！護法善神都歡喜乾淨的，因為嫌乎他這個氣味太臭了，所以就不來守護。為什麼要護法善神守護你呢？就因為有正，則沒有邪；沒有正，也就有邪了。正，就是護法善神，就是守護修道人的。現在天仙，菩薩，十方護法善神不來守護個修道的人了，你說怎麼樣了？

「大力魔王得其方便」：這大力魔王他就得便了，他就乘虛而入。怎麼樣呢？他一看，這個地方沒有人接近這個修道的人，哦！好了！他來了；他來，就把你搞得成他的眷屬。大力，就有大勢力；這個魔王很有勢力；你說他這個力量有多大？

「現作佛身來為說法」：他變作一尊佛來給你說法。所以我教你，將來你要是得了佛眼，有的時候會看見佛來了，菩薩來了，或者天仙來了，或者神來了。真正的佛、菩薩、天仙、鬼神，都有光的，他這個光是清涼的，照到你身上，你覺得非常地自在，覺得再沒有那麼舒服了；要是魔呢？他光裏頭有一股熱力。不過這個分析，要很有智慧才能分析得出來，才能判斷魔和佛的這種光；你若沒有智慧，你也不覺得他那個熱力是熱——當然不像火那麼熱了，但是它裏邊有一種熱的力量。

「非毀禁戒」：這個大力魔王說什麼法呢？你怎麼能知道他是魔？怎麼能知道他是佛呢？他們所說的法不同，它就專門破壞禁戒，專門不叫你守戒的。毀，是毀謗；非，就說：「不要持戒！持戒都是小乘人持的嘛！大乘人，殺即無殺，盜即無盜，婬即無婬：這沒有關係的。你殺也是沒有犯戒，盜也沒有犯戒，婬也沒有犯戒：根本就沒有這些個東西！你不要拘止那個小節，不要這麼守這個細行，你犯也沒關係！」他這樣講。

可是這個犯，在你沒受戒之前，你所做一切的事情，不算犯戒的；你若受了這條戒，譬如你受了不殺生的戒，你要再殺生，這算犯戒。為什麼呢？你明知故犯。你受了不偷盜的戒，你又去偷了，這是犯戒；你若不盜，就不犯了。你受邪淫的戒，以前你做邪淫的事情，那不管的，因為那是過去的，不知者不作罪；你若受過戒之後再犯，那就是犯戒。不妄語，你沒受戒以前，那根本也就談不到什麼犯戒不犯戒，你隨隨便便亂講可以；受過戒之後，就不可以亂講的。什麼事情，你知道就是知道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；不可以知道你說不知道，不知道你又說知道。你不可以轉彎抹角講話的，必須要直心是道場，有什麼說什麼；這是受過戒的，然後才算犯。那麼說，這麼樣子，我可以不受，就不犯了吧？因為你現在知道受戒好，如果你再不受，那你又是當面錯過；你不受戒，你對你自己，對佛法上，也沒有進步的。一定循序漸進，若知道這是好，就應該受戒；受戒之後，要好好的守著戒，不要犯了！

「讚淫，怒，癡」：他專門稱讚歎這個淫欲、瞋怒、愚癡的行為。他讚歎你有淫欲心：「啊！那最好了，淫欲越大，你成菩薩的果位也高。你看那個烏芻瑟摩，不也是每一天都需要兩、三百個女人？然後他修行，變成火頭金剛，那有什麼關係呢！」其實他一這樣讚歎淫欲，這你就應該知道，他不是真正的佛，他是魔王變化的。

他讚歎怒：「啊！那脾氣不要緊的，脾氣越大，你的菩提也越大。煩惱即菩提嘛！你煩惱多，菩提也就大了。沒關係，你只管去發脾氣去！」癡，是愚癡，多數做顛倒的事情。好像前邊講的「愚鈍輪迴癡顛倒故，和合頑成八萬四千枯槁亂想」，那個愚鈍的輪迴，由愚癡的顛倒這種情形，就「精神化為土木金石」——這也不是個個都是這樣的，不過偶爾會有精神化為土木金石的情形。那麼這個癡顛倒，魔王就讚歎，叫你越愚癡越好；你愚癡，好聽它的號令，好入它的黨，做為魔王眷屬了嘛！所以他歡喜你愚癡的。

好像最近印度有一個人，他寄一本書來，那本書上，就專門讚歎雙修——男女要在一起修道的。這都是近於一種魔說！魔王就專門讚歎這種，令人不斷淫欲；說不斷淫欲，就可以成佛的。不斷淫欲如果成佛，那個佛也變成不清淨了！所以佛是清淨的。什麼東西是最污濁，最不清淨的呢？就是這個淫欲！所以男女結婚，那個「婚」字，在中文來講，有個「女」字邊，攔個黃昏的「昏」。這是說，一結了婚了，就沒有智慧了，天天都好像在晚間過生活，天天都在黑天，不清淨；天天都是睡覺一樣——黃昏，就是要睡覺了；睡覺，就什麼也不知道了，就愚癡了！所以在中國這字義上，你若是研究起來，很有道理的！說是頭昏腦脹的，頭昏就是沒有智慧了。那個「昏」，再加上個「女」字，不單頭昏，覺也昏了！所以這是很厲害的。我說這個「覺」，不是「手腳」的「腳」，是「覺悟」的「覺」；覺悟也不覺悟了，也

昏了。你看！厲害不厲害？

不過這也不是一定的，應該要把它看得活動起來，不是死板的；雖然說結婚是昏了，你可以在這昏的時候明白，在這昏的時候不糊塗。釋迦牟尼佛本來也結婚了，但是他的智慧比誰都大。所以，方才說吃五辛的人，那鬼就和他接吻，常常和他住在一起；我們所有的人是不是就生一種恐懼心？如果你不怕，那是沒有問題；如果你怕的話，就不要吃五辛這種東西，它自然就離你遠了。你不吃，天仙、菩薩就守護著你，鬼就會跑了。

結婚，雖然說頭昏腦脹的，但是可以頭昏覺不昏；這個「覺不昏」的意思，就是說你雖然結婚了，你若有覺悟性，就是我說的「頭昏覺不昏」。你可以學我們那個大覺世尊釋迦牟尼佛，那就不會黑暗，會光明了；我們現在跟釋迦牟尼佛學智慧，學佛法，我們一切一切都應該以釋迦牟尼佛做我們的一個榜樣，一個標準。所以就結婚的人，也不必憂慮；只要你能入陣出陣，能以在這個境界上，你明白這個境界，不被它所迷，這就不要緊了！我並不是要反對每一個人結婚，我是把這個道理給提出來；我們要研究這個道理，所以果容也不必擔心！

吃五辛的這一種人，因為天仙護法、菩薩善神都不保護他，所以大力的魔王就得了方便了，就變現一個佛的身體來給他說魔的法，讚歎姪欲，讚歎瞋恚，讚歎愚癡。於是乎，這種的人受魔王的迷惑，就沒有正知正見，沒有真正的智慧了；他有什麼呢？就有了邪知邪見。魔王說姪欲好，他也信了：「這佛告訴我的嘛！佛告訴我說姪欲是沒有關係，不要緊的！」又說是：「煩惱也不要緊的，煩惱即菩提，這是佛告訴我的！」本來是魔王給他說的法，他說是佛說的；這就叫「認賊做子，認魔王作佛」了。

「命終自為魔王眷屬」：命終，就死了。所以等他壽命盡了，在這世間上福享盡了，就乖乖地跑到魔王那邊去，做魔王的眷屬了。為什麼做魔王眷屬？因為他在生就相信魔王所說的法，就是存一種邪知邪見。「受魔福盡，墮無間獄」：魔王也有他的福報，等他受魔王的福報盡了，沒有了，就要墮落到無間地獄裏頭去。所以因為他邪知邪見，做完了魔王眷屬，魔福享盡了，又該墮落那個無間地獄裏頭去。什麼時候出來？那沒有人知道了！

以前有這麼一個修行的人，他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；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但是他很貪心，貪什麼呢？就貪銀子、金子。他修行，念佛是念佛，他聽說極樂世界是黃金為地，金子非常之多，說：「我若生到極樂世界，黃金為地，我一定要存起來一些個金子！」那麼在這個世界，他也存一些個金子、銀子。有一天，他就看見阿彌

陀佛拿著一朵蓮華來了，就對他講：「你今天應該往生極樂世界了！你可以把你的金子都帶著！」他就把他大約有四、五百兩銀子，都放在這朵蓮華上；可是他自己還沒有坐到這蓮華上，這蓮華就沒有了，阿彌陀佛把這些金子、銀子就給拿走了。他想：「喔！阿彌陀佛也是歡喜錢，也歡喜這金子、銀子的！看見我的錢，就把我拿走了！」

他本來是在一個家庭裏住著，這是人家另外供養他。正在這個時候，這個家庭裏邊就生了一隻小驢；驢就是馬之類，比馬小的這種動物。這小驢一生出來就死了，看這小驢肚裏很重的，一扒，啊！這個老修行的銀子、金子都在這驢肚裏。這老修行說：「喔！我貪心這麼重！幸虧這回我沒有去！我如果去，不也就做驢了？原來阿彌陀佛來接我，這還不是真正的境界！」自己慶幸，他幸虧沒有跟著這一個阿彌陀佛去。

由這個，說：「阿彌陀佛是不是有的呢？」阿彌陀佛是有的；但是往往人邪知邪見，就有魔，那個魔也會現這個相，和阿彌陀佛一樣一樣的。所以在這裏邊，我們知見一定要正；切記不要生貪心，不要貪財。不要貪著說：「喔！我若生到極樂世界，那兒黃金為地，我把那個金子收起來多多的！」他因為有這一念要收金子，所以幾幾乎就變成驢。想要到極樂世界去掘金的這一類人，都應該發一種覺悟心；極樂世界雖然說黃金為地，但是你可不能存自私自利的心，預備給自己將來隨便用的。所以修行，就這一念之差，就會發生魔業。

阿難！修菩提者，永斷五辛；是則名為第一增進修行漸次。

「阿難」哪！你聽見我說了沒有？「修菩提者，永斷五辛」：修行菩提道的人，一定要不吃這蔥、韭、薤、蒜和興渠。你若吃這些個東西，就會跑到魔王那裏邊去；不吃這些個東西，你就會到佛的眷屬裏邊來。「是則名為第一增進修行漸次」：這是對修道的第一種增進的修行漸次。修行要除助因，什麼是魔王的助因呢？就是這五辛。你不要把它看得簡單了！你因為有五辛，就變成混濁了，你就不清淨了；不清淨，就和魔王眷屬相合了。魔王的眷屬，就是不清淨的；它是越不清淨，它越歡喜。

云何正性？阿難！如是眾生入三摩地，要先嚴持清淨戒律；永斷婬心，不餐酒肉，以火淨食，無噉生氣。阿難！是修行人，若不斷婬及與殺生，出三界者，無有是處。

這第一種的增進漸次，就是不吃五辛；不吃五辛，也就要不吃一切的肉類。第二種

的增進漸次，就是要正性。

「云何正性」：正性，就是正業識之性；業識之性要把它改變過來。要怎樣子正性呢？「阿難」！「如是眾生入三摩地，要先嚴持清淨戒律」：如是眾生想要得到定力的，你首先要修行，自己對於自己很嚴厲的，一點都不馬虎，就執持戒律，依照戒律修行。在你沒有受戒之前，你所犯的，那不算犯戒；因為你不知道，不知者不作罪。你若受了戒之後，就不可以再犯；所謂「再犯」，就不可以擴充你的這個罪過。譬如在沒受戒之前，歡喜做種種不規矩的事情；在知道受戒的這種法，就應該受戒，以後就要把所犯的毛病改過自新。

「永斷婬心」：婬由愛欲而生，婬欲是由無明生出來的。譬如你若是為著生子育女，而和自己的妻子，這不算的；或者有一種的因緣，你想幫助人，不是為自己的一種自私尋求一種虛妄的快樂，這也不犯的。為什麼呢？你想要幫助這個人，度這個人；在你所不願意的事情，這是因時的一種通權達變。

「不餐酒肉」：你要吃齋。不餐，也就是不吃。酒有什麼不好處呢？肉又有什麼不好處呢？酒能亂性，因為你一喝了酒，性就不定了，就會做很多不合理的事情；所以就應該把它戒除了，你的性就不會不定，不會顛倒了。並且酒也有一股酒氣，人間著這酒氣認為是好聞的；在天上那個天仙、神、鬼；鬼聞著它不是怎麼不好的，鬼也歡喜的。在正神和菩薩，聞到這個酒氣，都不高興的，都不願意聞的；菩薩、羅漢，聞到酒氣，就好像我們聞到尿那個味一樣，又臊又臭，所以他就不高興。你看！我們人不願意進廁所，可有一些個吃屎的蟲，在廁所裏專門吃那種東西，它歡喜吃的。這個酒肉，因為它也是一種幫助婬欲的，所以修道的人就不應該吃它！

「以火淨食，無噉生氣」：什麼生的東西，甚至於蔬菜，都應該把它用火煮熟來吃；不要吃這個生的東西，因為生的東西，多數就會幫助你的瞋恨心。

「阿難！是修行人，若不斷婬及與殺生」：所以，阿難！這一類的修行人，若不斷這種不正當的邪婬和殺生的話。「出三界者，無有是處」：說想要成佛，決定沒有這個道理的。

當觀婬欲猶如毒蛇，如見怨賊。先持聲聞四棄，八棄，執身不動；後行菩薩清淨律儀，執心不起。

「當觀婬欲猶如毒蛇，如見怨賊」：你應該作這種的觀想，觀想什麼呢？喔！這婬欲就像毒蛇那麼毒，就好像見著那個和你有殺生怨仇的土匪似的。被毒蛇咬一口，

恐怕有的時候，就會把生命都丟了；所以，你若看這個姪欲好像毒蛇那麼毒，就不會那麼歡喜了，姪欲心就不會生了。為什麼呢？你見著它像毒蛇那麼毒，又像狼虎那麼厲害。虎狼，你除非不碰著牠，碰著牠就沒有命了。

「先持聲聞四棄，八棄，執身不動」：這應該先持聲聞四棄和八棄的戒，把身修得不造這種的業了。四棄，就是殺、盜、姪、妄；比丘尼再加上觸、入、覆、隨這四種，就是八棄。「後行菩薩清淨律儀，執心不起」：然後再修菩薩十重四十八輕的戒，對於這個律儀特別的守得是清淨，在心念裏頭都不生姪欲心這種的邪念，這才是修行人應該行的道路。

禁戒成就，則於世間永無相生相殺之業，偷劫不行，無相負累，亦於世間不還宿債。是清淨人修三摩地，父母肉身，不須天眼，自然觀見十方世界；觀佛聞法，親奉聖旨，得大神通，遊十方界，宿命清靜，得無艱險。是則名為第二增進修行漸次。

「禁戒成就」：禁，就是禁止；戒，就是止惡防非。可是這裏邊，有種種的開緣，又有遮緣。這分開、遮、持、犯四種。開，有的時候這個戒律開開，你就做了也不犯；遮，就是防止，好像這飲酒什麼的，你若不飲酒，就不會犯戒，所以就不要飲酒，這是遮；持，就是執持，照著修行，依照這規矩去做；犯，就是犯戒。

怎麼叫開呢？在以前佛住世的時候，有兩個比丘在山上住著；有一個女人，就走到這個山裏。這個時候，就有一個比丘到城裏去買東西，就剩這一個比丘在這兒睡著了。他大約也很懶惰，在山裏頭也沒有人管，他就睡覺也沒有穿什麼衣服；僧人在印度他不穿褲子，就那麼圍著一條裙子，上面搭這個衣，就這麼樣在那兒睡著了。這個女人也不知從什麼地方來的，到這兒一看，有一個男人；於是乎她姪欲心也就動了，她就將這個比丘給強姦了。強姦完了，到城裏買東西那個比丘也回來了；這個女人就跑，那個比丘就問說：「這個女人來幹什麼？她跑什麼？」這個比丘就說：「這個女人不是個好人，她把我強姦了，令我犯戒了！」那個比丘說：「這還得了！我去把她抓回來！我們到佛那個地方告她去！」於是乎就追這個女人；一追，這個女人慌慌張張就跑，跌到山澗裏就跌死了。

這兩個比丘，一個犯姪戒，一個犯殺戒；這個女人雖然不是他親手殺的，如果他不追她，她就不會死。這兩個比丘一想：這回可壞了！這回糟糕了！到佛的面前去，請佛看看有什麼辦法可以沒有罪？佛說：「你去請教優婆塞尊者！」優婆塞尊者一聽他們兩個人一個犯姪戒，一個犯殺戒：「這個不能改悔的；這不通懺悔的，你們兩個人將來一定墮地獄的！」這兩個人一聽說要墮地獄，就痛哭流涕，就各處去找

人幫忙；說得有什麼法子不墮地獄？一找，就找著維摩居士。

維摩居士就問：「你們兩個哭什麼啊？」他們就說怎麼樣子犯的姪戒，怎麼樣犯的殺戒；維摩大士說：「你們兩個沒有犯戒！你只要肯改過自新，我給你們兩個人保證，你們兩個人不犯戒的！」為什麼不犯戒呢？罪性本空，這不是有心犯的，不是故意來犯的；這不算，可以開緣的。於是他就給這兩個比丘說這種的法；這兩個比丘聽過維摩大士這樣一講，兩個人當下就開悟證果了，以後都成阿羅漢了。所以在這禁戒裏邊，有種種說法不同的；不過這種開緣，不是任何時候都可以開的。因為如果你開得太多了，人人根本也就不守戒律了；說：「這有開緣，可以開開的。」所以佛不主張講這種法。

「則於世間永無相生相殺之業」：那麼禁戒成就，在這個世間就永遠沒有這種互相生了又殺，殺了又生的殺生罪業了。「偷劫不行，無相負累，亦於世間不還宿債」：偷劫的這種罪業也沒有了，你不短我的，我也不短你的；我不吃你的肉，你也不吃我的肉；我不借你的債，你也不借我的債。彼此你不虧負我，我也不虧負你；你不累我，我也不累你；也在這個世間，你就前生造的什麼罪業，也不需要還了。為什麼呢？你和畜牲斷往來了！你不吃牠的肉，就和牠沒有什麼關聯了。

「是清淨人修三摩地」：這個不吃五辛的人，也不喝酒，也不吃肉，又能嚴持四棄，八棄的戒律；他若能再修三摩地，「父母肉身，不須天眼，自然觀見十方世界」：就是在父母生的這個肉身上，也不須得到天眼，自己就會看得見十方世界。

「觀佛聞法，親奉聖旨，得大神通」：能遇著佛，能聞法，親自聽見佛這種慈悲的懿旨；他會得大神通的。得到什麼神通呢？「遊十方界，宿命清淨，得無艱險」：他就在這個地方，可以到十方世界遊玩去，他得到宿命通；他永遠也不會遇著艱難和危險的事情。宿命，就是前生，這個也清淨。這個人於肉身雖然沒正式得到天眼通，但是也相似天眼；沒正式得到天耳通，也會得到相似的天耳。

「是則名為第二增進修行漸次」：上邊能正自己業識之性——就是以前不正當來的，現在把它改過自新，能以守持戒律；這一點，就是第二種增進修行的漸次。

云何現業？阿難！如是清淨持禁戒人，心無貪姪，於外六塵不多流逸；因不流逸，旋元自歸。塵既不緣，根無所偶；反流全一，六用不行。

前面講的是除造業的助緣，改正業識的這種性；現在是講違背現業，就是今生所造的這種業，也要把它違了。違，就是違背；違背現業，就是不順著現在所造的業去

跑，要改回來。

「云何現業」：怎麼叫現業呢？「阿難」！「如是清淨持禁戒人，心無貪婬」：像上邊所說，這個清淨持禁戒的人，他心不貪婬。不是有一種貪心，貪圖婬欲這種虛妄的快樂；既然不貪了，所以他就清淨了。「於外六塵不多流逸」：在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這外邊的六塵，他就不隨著六塵的境界所轉了。不奔逸於六塵的境界，就是迴光返照，能以回來。「因不流逸，旋元自歸」：因為他不隨著六塵轉了，他就返本還原了，就迴光返照，反聞聞自性，修耳根的圓通。

「塵既不緣，根無所偶」：六塵的境界既然不和他有一種的緣，就和他沒有什麼關聯，沒有什麼因緣了；六塵既然斷了，他回來了，那麼這六根和這六塵就不會相對著。偶，就是相對著；好像男女結婚，在中文叫「配偶」，就是兩個相對著的。「反流全一，六用不行」：這個是「反聞聞自性，入流亡所」。逆向回來修耳根圓通，把六根六塵這種的性都規制到一起了，六根也不去追隨這六塵的境界了。

十方國土皎然清淨，譬如瑠璃內懸明月；身心快然，妙圓平等，獲大安隱。一切如來密圓淨妙，皆現其中，是人即獲無生法忍；從是漸修，隨所發行，安立聖位。

「十方國土皎然清淨」：在這時候，這十方國土都是很皎潔的，很清淨的。比方什麼呢？「譬如瑠璃內懸明月」：好像琉璃裏邊懸掛著一個明月似的，那麼玲瓏透體，外邊也能看見裏邊，裏邊也可以看見外邊。所以誰都看得見，就是透明體的；這表示，這個修道的人修得身心清淨，好像琉璃那麼光明。

「身心快然，妙圓平等獲大安隱」：所以在這時候，這個修道的人身也非常快然，心也非常快然，得到這種微妙圓滿而又平等的法性，獲得最大的安穩。快然，就是快樂的樣子。安，就是平安、安樂；隱，就是這種樂自己知道，旁人不知道。

「一切如來密圓淨妙皆現其中」：十方三世一切的佛這種祕密圓滿而又清淨微妙的這種法性，他就都得到這種的境界。「是人即獲無生法忍」：這個得到這種境界的人，就得到無生法忍，也不見有少法生，也不見有少法滅，就是這個法沒有生滅了。得到這個沒有生滅的法了，叫得無生法忍；得到這種的境界，這也是很不容易的。

「從是漸修，隨所發行，安立聖位」：從這個地方漸漸地向前去修行，隨著他所得的這一個修行的功夫，而發出一種行願，他在一切的聖位上安立。安立，是不動不搖的。

是則名為第三增進修行漸次。

「是則名為第三增進修行漸次」：這個就叫做第三種增進的修行漸次。這種要違其現業。

阿難！是善男子，欲愛乾枯，根境不偶；現前殘質不復續生，執心虛明，純是智慧，慧性明圓，鑒十方界。乾有其慧，名乾慧地；欲習初乾，未與如來法流水接。

「阿難」：釋迦牟尼佛叫一聲阿難說，阿難！「是善男子，欲愛乾枯，根境不偶」：這個善男子，他這種欲愛的心都乾枯了，沒有欲愛了；他這個六根和六塵的境界不相對待了。「現前殘質不復續生」：這個「殘質」，就是他的餘習，也就是很少的無明。無明這樣少，現前還有這麼一點點的餘習也不再繼續增加無明了。

「執心虛明，純是智慧」：這種的無明既然剩得也很少，業障也沒有許多了；所以這個時候，自己的存心好像虛空那麼樣明朗，在自己的性份裏頭，智慧圓滿了，沒有旁的妄想了；就想的東西，也是由智慧發生出來的。「慧性明圓，鑒十方界」：這一種智慧的自性，既光明而又圓滿，光明遍照十方。鑒，也就是映照；就是映照十方，光明遍照的意思。

「乾有其慧，名乾慧地」：把這個欲愛都乾了，欲愛既然沒有了，就是剩智慧了，所以這個名字就叫乾慧地；這個乾慧地，又叫金剛初心。金剛就是不壞的意思，這不壞的一個金剛心，最初的一步叫乾慧地——這和十地那個乾慧地位子又不同。在這以後，就有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，再加上煖、頂、忍、世第一，這四加行位，再加上十地、等覺：統統是五十五個位子，這是菩薩所修的等級。

「欲習初乾，未與如來法流水接」：欲，就是自己的愛欲；習，就是習氣；初，就是一開始；乾了，就是沒有了。愛欲和這個習氣現在開始乾了，言其沒有這種欲愛的習氣了；可是欲愛乾了，還沒有和如來這個法水相接。法流，就是法水這種的源流，就是所說的佛法；這個佛法，不是講出來的法，而是自己自性裏頭流露出來一種法水，由自性裏發出一種真正的智慧水。這個乾慧地現在這還沒有和真正的智慧水相接上。

即以此心中中流入，圓妙開敷；從真妙圓，重發真妙，妙信常住。一切妄想滅盡無餘，中道純真，名信心住。

現在這就講的十信住的位子，有十個位子。第一，信心住；第二，念心住；第三，進心住；第四，慧心住；第五，定心住；第六，不退心住；第七，護法心住；第八，迴向心住；第九，戒心住；第十，願心住。這是十信的位子，有十種的信；這十種

信，又叫十種信心住，居住到這個信上。

「即以此心中中流入，圓妙開敷」：哪個心呢？就是乾慧地這個金剛初心。用這個金剛初心這個中，流入佛法中，得到這一種圓滿微妙的境界，又開佈而敷演。這個時候，就得到一種真如的理體。「從真妙圓，重發真妙，妙信常住」：從真如自性這個妙圓的心上，在這個真上再發出來一個真妙；這個微妙生一種信，是常在不會變的，他常常地住在這個妙信上。

「一切妄想滅盡無餘」：這時候，所有的妄想生也生不起來，沒有多多了。因為妄想都是由無明幫助它，才生出種種的妄想，生出種種的欲愛。你這欲愛乾了，無明也剩沒有多少了；這時候，你一切的妄想，自然也就不生了，沒有那麼多妄想了。你為什麼打妄想？就因為你有欲愛，有所貪欲；所以不是想這個，就是想那個，總有一種攀緣心，這攀緣心不停止的。為什麼有攀緣？就因為你有欲愛，有貪；人若沒有貪心了，就沒有妄想了，妄想都是從貪心那兒生出來的。

「中道純真」：這時候，得到這個中道的理性，沒有一點假的了；所謂假的，也就是有欲愛，那就有假的了。現在純真了，沒有欲愛，沒有那種妄想貪欲了。「名信心住」：這頭一個的名字，就叫信心住；生出真正的信心來了，住到真正的信心上。

真信明了，一切圓通；陰、處、界三，不能為礙。如是乃至過去，未來無數劫中，捨身，受身，一切習氣皆現在前。是善男子皆能憶念，得無遺忘，名念心住。

在前邊那個信心住，是修中道圓妙這種的如如理；既然住於信心，這是個真信。

「真信明了，一切圓通」：由真信，然後才能有真正的智慧；有真正智慧，自然就明了了；這時候，所修的不但耳根圓通，眼根也圓通，鼻根也圓通，一切都圓通了。

「陰，處，界三，不能為礙」：這時候，五陰（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），十二處（眼、耳、鼻、身、意、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），十八界（眼、耳、鼻、身、意、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在這六根、六塵中間，就生出六識，這是十八界。）這三種都不能障礙你。你因為得到這圓通，五陰也不能障礙了，十二處也不能障礙了，十八界也不能障礙你了！

「如是乃至過去，未來，無數劫中」：像這樣子，乃至過去，未來和現在，在沒有數量那麼多的劫數裏邊。「捨身，受身，一切習氣皆現在前」：捨身，就是死了；受身，就生了。在這生生世世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不知有多少，在這每一生中就有每一生的習氣；就好像演電影似的，都現在自己的面前了。有一生就習得喝酒，

有一生就習得抽菸，有一生就習得去賭錢，有一生就習得去行姪欲，有一生就習得殺生，有一生就習得偷盜，有一生就習得打妄語，有一生就習得種種不好的行為；總而言之，這太多了。

這是壞的習氣，那麼也有好的習氣；有一生就學著去拜佛，有一生又學得去讀誦〈楞嚴咒〉，有一生又去學得聽講《楞嚴經》，有一生又去聽講《法華經》。總而言之，生生世世，多生多劫，經驗很多的道路；所以一切習氣，這是很多生的習氣。

「是善男子，皆能憶念，得無遺忘」：這個修道的好男子，他都可以想得起來，都可以記得住；得這種境界他就不忘了，就永遠念茲在茲地，總念這種的因緣。「名念心住」：這叫十信裏頭的念心住。

妙圓純真，真精發化，無始習氣通一精明；惟以精明，進趣真淨，名精進心。

「妙圓純真，真精發化」：又微妙而圓滿純真，由這個真精而發出一種變化。「無始習氣通一精明」：於是乎，在無始以來這種種的習氣都變了，就都變成一種精明的智慧。「惟以精明，進趣真淨」：以這種精明的智慧，再向前去精進；精進到什麼地方呢？精進到這個真清淨的地方。真清淨的地方，就沒有一切染污。「名精進心」：這就名叫向前精進的信心住。

心精現前，純以智慧，名慧心住。

「心精現前，純以智慧」：在這個心進趣到真淨的境界上，心也明瞭了，就有一種真正的智慧了；所以這時候，這個智慧純了。純，就是一點雜的念也沒有了，其他愚癡妄想完全都沒有了。在前邊不就「一切妄想，滅盡無餘」了嗎？所以這兒是純以智慧。「名慧心住」：這叫智慧的信心住。

執持智明，周徧寂湛，寂妙常凝，名定心住。

「執持智明，周徧寂湛，寂妙常凝」：寂，就是寂靜；湛，就是清湛。寂湛，就是寂而常照；寂妙，就是照而常寂，照而常寂，這有一種妙。常凝，這個凝就好像凝結似的。什麼凝結了呢？是這一種智慧所凝結的；這個智慧，以前還淺一點，現在就又深一層了。你不要放鬆了這個智慧，要執持這個智慧的光明；那麼周徧法界都是寂靜而清湛，又妙能照而常寂。由這個智慧水一常凝了；凝就是一個定，「名定心住」：智慧有了定力了，這叫定心住。

有了真正定的信心住了，這時候，不會人家說：「啊！這個好啊」，就跑到這邊去

了；說：「那個法師不錯」，又跑到那個法師那兒去學；人說：「某某法師講得好啊」，也就跟著這個好跑去了。那個說：「喔！某某法師講得不好」，他又也跟著人不好的轉了。這沒有定力！有定力，不會總東跑西跑的；不會東風來了向西倒，西風來了向東倒，也就是「八風吹不動」。

八風，這八種風，修行是不容易的；講到這兒，講一個蘇東坡的公案。這蘇東坡又叫東坡居士，是中國宋朝一個 famous man（名人），學問非常好。在鎮江金山那地方，他和佛印禪師一個在江南，一個在江北，常常地兩個人談禪說妙，研究佛法；他也打坐，也修行。有一次他打坐見了一個境界，他就說了一首偈頌，偈頌怎麼說呢？「稽首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」，稽首，是拜；天中天，就是佛。他說，拜佛的時候，有一種毫光照遍三千大千世界，三千大千世界都光明了。「八風吹不動，端坐紫金蓮」，他說，八風也吹不動他，他端然正坐到那個紫金色的蓮花上，都如如不動的。

八風是什麼呢？現在講給你們聽。第一稱；第二譏；第三苦；第四樂；第五利；第六衰；第七得；第八失。

稱，就是稱讚你。說：「喔！你這個學生真不錯！真用功！你品性又好，是又守規矩，一切一切都好！」你不要以為稱讚就是好了；這一稱讚，你心裏就搖動了，就沒有定力。譏，就是譏諷你，譏刺你，說話令你忍不住。譏諷的話，好像：「啊！你真好啊——」聲放長長的，這就不是真正讚歎你，在這其中就是說你不是真好，他這麼把聲放長了，這叫譏。有的時候，你若受人一譏刺，也就發起脾氣了：「啊！你對我這麼樣子，你對我這麼沒有禮貌，對我這麼不客氣！」這譏諷，也是一個風。苦，有一切的苦的境界來了，這也是一個風。樂的境界，令你快樂；你不要以為令你快樂就是好事，你這麼一搖動，這也是風。利，就是利益，對你有益處；衰，就是對你沒有益處，對你不好了，衰敗了。得，就是得著了；失，就是又失掉了。

你得著東西就歡喜，失掉東西就不高興。譬如，某某人有一個最好，最放不下的收音機，這是最新式最名貴的一款，他買一個；甚至於晚上睡著了，做夢都掛著這個收音機。這收音機，或者影像機，或者是傳真機，或者……；總而言之，是你最心愛的東西。你買來，這算得著了；得著誰不想啊？這個東西你愛惜，旁人也一樣愛惜，就有人看見你這個東西這麼名貴，這麼值錢，於是乎看你不防備的時候，就偷去了。偷去了怎麼樣？你這心裏，喔！生了煩惱，生了無明了，這都是被八風吹動了！

蘇東坡寫完偈頌，叫工人拿過江給佛印禪師看，請佛印禪師批評批評，看他這首偈

頌作得怎麼樣？你說佛印禪師怎麼樣啊？也就給寫了四個字；這四個字很有意思，但是蘇東坡受不了這四個字，一看這四個字，就發了火了。這四個字究竟什麼字呢？就是「放屁放屁」，這麼四個字給批上了。

拿回去，蘇東坡一看這四個字，就發起脾氣來了：「啊！這個和尚真是！怎麼罵人哪？我寫得這麼好偈頌，他來罵我！」於是乎穿上衣服，氣沖沖地就去找佛印禪師的晦氣去，要去同他打架。一見佛印禪師，蘇東坡說：「你怎麼罵人哪？你這和尚！」佛印禪師說：「你說你『八風吹不動』，怎麼我放兩個屁，就把你從江那岸打過江這邊來了呢？」蘇東坡一想，自己說八風吹不動，人家說兩個「放屁、放屁」，自己就受不了了，你說這怎麼會吹不動呢？於是乎自己又低頭認輸，就回去了！

定光發明，明性深入，惟進無退，名不退心。

「定光發明，明性深入，惟進無退」：在定心住之後，有一種定光就發明；這種明性深入，這個修道的善男子因為他明白了，就只知道有精進，而沒有向後退了。為什麼他不退？就因為他真正明白了，真正有了智慧了。「名不退心」：這名字就叫不退的信心住。

心進安然，保持不失；十方如來，氣分交接，名護法心。

「心進安然，保持不失」：這個心有進無退，也非常平安，也不躁急，總保持有進無退的心不失掉。「十方如來，氣分交接」：這時候，因為你有進無退，所以就得到十方如來這個佛的氣分，和你這個修道人的氣分交接到一起。「名護法心」：這就叫護法信心住。就是佛也護你，你也護持佛法；佛護持你得成道業，你護持佛法發揚光大。

覺明保持，能以妙力回佛慈光，向佛安住；猶如雙鏡，光明相對，其中妙影，重重相入，名迴向心。

「覺明保持，能以妙力回佛慈光，向佛安住」：你和佛氣分相接，這有一種覺悟的心了；覺悟而有智慧聰明這種的氣分你保持也不失掉，能用微妙這個力量和佛的慈光互相相接；你這個氣分和佛的氣分，你這個光和佛的光，都這麼互相來回交接，覺心常住不變。「猶如雙鏡，光明相對，其中妙影，重重相入」：就好像懸兩個鏡子似的，這光明互相對著的；在這兩個鏡子中間，這妙影是沒有盡的，這種的光重重無盡的相入。「名迴向心」：這叫迴向心住。

心光密迴，獲佛常凝，無上妙淨；安住無為，得無遺失，名戒心住。

「心光密迴，獲佛常凝，無上妙淨」：密迴，也就是密通；你的心光通到佛的心光，佛的心光也通到你的心光。你的心光和佛的心光，互相密通，佛的心光到你的心裏邊，又回到佛那兒去；你的心光到佛的心裏去，又回到你自己的心裏邊去；這心光與心光互相交接，得到佛常常地照耀你，和佛甚至於合而為一，沒有比這個再上了的這種妙淨。「安住無為，得無遺失」：安住到這個無為法上，到這個無為法也不會遺失。「名戒心住」：這個名字，就叫「戒心住」。

住戒自在，能遊十方，所去隨願，名願心住。

「住戒自在，能遊十方，所去隨願」：你住到這個無上金剛光明寶戒的上邊，得到一種自在，得到一種神通；這種神通是自在神通的，不必要這麼作意，就得到能遊十方，你到什麼地方都是遂心滿願的，都沒有障礙。「名願心住」：這就因為遂心滿願，所以就叫願心住；這是十信裏邊的願心住，你有什麼願，就可以滿什麼願。

阿難！是善男子，以真方便發此十心；心精發揮，十用涉入，圓成一心，名發心住。

現在講的文，是十住的位；十信、十住，都是菩薩的果位。十住頭一個，發心住；第二治地住；第三修行住；第四生貴住；第五具足住；第六正心住；第七不退住；第八童真住；第九法王子住；第十灌頂住。這十住的位置，言其這個菩薩已經將要到佛的果位上了，但是還沒有到，暫時住到這個位置上。

「阿難」：佛叫了一聲阿難，說「是善男子，以真方便發此十心」：這個修道的菩薩，以這種真正的方便，發前邊所講的十信那十種心。「心精發揮，十用涉入，圓成一心」：這十種心它發出光輝來了，發出來十種信的用，互相涉入，這十種心又回到一個心。前邊這個十心，也就叫十種的用，就是十種的信。「名發心住」：這個心叫什麼呢？就叫發心住，這是第一住。

心中發明，如淨瑠璃內現精金；以前妙心，履以成地，名治地住。

「心中發明，如淨瑠璃內現精金」：這個心中發明，生出一種智慧；這種智慧又好像琉璃裏頭，就現出一種精金一樣的，是通明體的。這都是比方。「以前妙心，履以成地」：以前發心住這個妙心來實行，它變成一種地。履就是步履。「名治地住」：治就當一個平字講；這第二住的名字，就叫平地住。

心地涉知，俱得明了；遊履十方，得無留礙，名修行住。

「心地涉知，俱得明了」：由你心地，把心地平了，就有一種智慧，你心和你的這種智慧都非常明了；前邊那種種住、種種心，都明了。「遊履十方，得無留礙」：在這個時候，你就有神通；有智慧又有神通，能以遊十方，也沒有攔留和障礙；任運而行，什麼地方都可以去。「名修行住」：這第三住就叫修行住。

行與佛同，受佛氣分；如中陰身自求父母，陰信冥通，入如來種，名生貴住。

「行與佛同，受佛氣分」：這第四住的菩薩，他所行所做，都是和佛是一樣的，也就是學著佛這種的行為，接受佛這個氣分，就是和佛的態度是一樣。

「如中陰身自求父母」：這時候，就好像那個中陰身自己去找他的父親母親似的。中陰身，以前講過，就是我們投胎做人的這個靈魂；那時候，前五陰已滅，後五陰未成，所以叫「中陰身」。

中陰身雖然在有日月的時候，它不敢睜眼睛，看不見光明；沒有日月星的時候，它看大地如墨，就黑洞洞的。那麼它和某一個父母有緣，這父母行姪欲的時候，它就看見有那麼一點螢光，無論相隔千里萬里，它應念而至，很快地就這麼到這個地方；就好像磁石吸鐵似的，有一種吸引力，一吸，就把它吸來了。這個中陰身一到這兒，就托生了；托生這時候，就成胎了。現在第四住這個菩薩，生在佛家裏，也就好像這個樣子似的；但是這都是比方，不是一定這樣子。這是比喻好像這麼樣有吸引力，就去生到法王家了。

「陰信冥通，入如來種」：無論隔著千里萬里，他就好像有個信似的互相通著；第四住這個菩薩，就成就如來的種子了。「名生貴住」：這第四住的菩薩，這個名字就叫生貴住，生在尊貴的家裏去了。尊貴家，就是生在法王家——佛的家裏邊；生在佛的家庭裏頭，佛的家庭是最尊貴的。佛還有家嗎？佛是出家的，那麼佛怎麼就有又有家呢？出家那個家，就是佛住著的地方。這都是比方。

既遊道胎，親奉覺胤；如胎已成，人相不缺，名方便具足住。

「既遊道胎，親奉覺胤」：既然遊歷到佛的家裏，好像生了一個道胎似的，親自受覺悟的這個胤。胤，就是承繼。「如胎已成，人相不缺」：就好像這個胎已成就了，眼睛、鼻子、耳朵、這個人的相也不缺了。現在這是菩薩相，這個佛相也不缺了。

「名方便具足住」：這第五住的名字，就叫方便具足住。

容貌如佛，心相亦同，名正心住。

「容貌如佛，心相亦同」：這時候，第六住這個菩薩，他的容貌也像佛一樣，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他的心和佛心也是一樣了。「名正心住」：這第六住的名字，就叫「正心住」。

身心合成，日益增長，名不退住。

「身心合成，日益增長」：身和心都和佛是一樣了，一天比一天他智慧也增加了，就和佛相離不遠，那麼勇猛精進。但是這還是小孩子的時候，沒有長成大人；就是這個菩薩，他還沒有佛這麼大的智慧，這就比方像個小孩子似的。「名不退住」：這就叫第七住，就不再向後退了，只是向前進。

十身靈相，一時具足，名童真住。

「十身靈相，一時具足」：這時候，有十種靈相的身，同時就能現十身。這十身，就可以每一身又現十身，這就百身；百身，每一個身又可以現十身，這就現千身、萬身；具足這麼大的神通。「名童真住」：這個叫什麼呢？就叫童真住這個名字。

形成出胎，親為佛子，名法王子住。

「形成出胎，親為佛子」：第九，是法王子住。前邊，他那個十身靈相能變化無窮了，但是還沒有真正做法王子，好像還沒有出胎似的。現在就比方在母腹出胎一個樣，這個大丈夫相已經成就，也就是這個佛身、佛相成就了，親自做佛的兒子了。

「名法王子住」：這第九住的菩薩，叫法王子住。

表以成人，如國大王以諸國事分委太子；彼剎利王，世子長成，陳列灌頂，名灌頂住。

「表以成人，如國大王以諸國事分委太子」：表，是儀表。他的形相已經成人了，好像一個國家的大王要傳王位給太子的時候，把這個國家的政事分別委託交給這個太子。這大王，就講的是轉輪聖王。「彼剎利王，世子長成，陳列灌頂」：那個轉輪聖王他這個太子長大了，要繼王位的時候，轉輪聖王要取四大海水給太子灌頂；灌完了之後，就授王位，令他繼承王位了，這叫灌頂。現在這個菩薩也是，既然做菩薩了，可以做得法王子，佛也給他灌頂，授菩薩的職位。「名灌頂住」：這叫灌頂住。

阿難！是善男子，成佛子已，具足無量如來妙德，十方隨順，名歡喜行。

前邊講的是十住的菩薩位，現在講十行。第一歡喜行；第二饒益行；第三無瞋恨行；第四無盡行；第五離亂行；第六善現行；第七無著行；第八尊重行；第九善法行；第十真實行。這十行也就是十度，也就是十種波羅蜜。現在先講第一的歡喜行；這歡喜行也就是個布施行。

「阿難」：佛又叫一聲阿難說，阿難哪！「是善男子成佛子已，具足無量如來妙德，十方隨順」：這個善男子既然受灌頂做了佛子，已經具足無量這麼多的妙德，和佛所有的德行差不多了；所有十方一切的國土，一切眾生，都隨順隨喜他。「名歡喜行」：歡喜隨順，就是做布施；這兒的布施波羅蜜有兩種的意思。以前常常講的布施，本來是三個意思，有財施、法施、無畏施；現在再講另外兩個意思。

因為它叫歡喜行，這「歡喜」，第一的意思，自己去做布施，要有一種歡喜心，歡喜行布施；不是說，我要做布施，又很勉強，很不自然的。錢給人家了，「捨錢如割肉」，就像在自己身上往下割肉一樣，又捨不得痛；不想布施嘛？又怕做不了功德了。所以就想做，又怕錢也沒有了；不想做，又怕自己的功德沒有了。也不知道是往前進好，是往後退好？這就不叫歡喜行，而是勉強行；勉強去做布施，這種布施不能說沒有功德，但是功德已經打了折扣，已經減去一半了。為什麼？你不是真心做的。這是對自己做布施要生歡喜心，甚至於做了布施，我自己就沒有錢用，都要生歡喜心。

第二個意思，又要令眾生歡喜。你布施給眾生，你不要好像對開口要飯的人那麼樣子。那個門口來要飯的說：「喔！大爺啊！大奶奶！你幫助我，幫幫忙啦！」你拿出來或者十個仙（cent，分）或者是那麼兩毫半，就往他那兒一丟：「哎！拿去了！」這不叫布施，這種根本就談不到什麼功德；並且接受那個人也不會生歡喜心。在中國有這麼一句話說，「不食嗟來」；好像那個人沒有飯吃，他到你的門口去討飯，你拿著一碗飯：「給你啦！」這麼樣子你給他了，還要罵他一頓。若有廉恥的人，寧可餓著，也不吃這碗飯了，這叫「不食嗟來」。

你要是這樣去布施給人，人就不會歡喜的。一定你要表現得很真誠的，布施給人，幫忙人，還不要令他生一種感謝的心，說：「喔！這我可要謝謝你了！」不要有這種的求，這叫令人也歡喜；你布施給對方，使令對方也要歡喜。你要是令對方不歡喜，那也談不到這歡喜行。所以這歡喜行也就這個樣子，要彼此歡喜；自己要歡喜，他人也要歡喜。

善能利益一切眾生，名饒益行。

「善能利益一切眾生」：他能用這個戒法去度化一切眾生，令一切眾生都守持這個戒律；若人人都守持戒律了，這就對於世界上一切眾生都有益處了。「名饒益行」：這叫饒益眾生的行，就是對一切眾生都有益處。這第二行，就是毗離耶波羅密，持戒度。

自覺覺他，得無違拒，名無瞋恨行。

「自覺覺他」：自己覺悟了，又要覺悟他人。好像我們學佛法，我們自己學了，明白了，這不算；還要使令一切的人都明白佛法，乃至於一切的眾生都成佛了，這叫「自覺覺他，自利利他」，不要自私自利。對佛法，我們明白了，如另外一個人比我更明白，不要生一種妒嫉心；你若妒嫉人，你自己將來要受愚癡的果報。在佛法裏邊，自己盡自己的心，切記不要生妒嫉人的心，不要生障礙人的心。

不是說，有一個人開了悟了，我沒有開悟，喔！氣得不得了！「唉呀！真是！佛都不公平，怎麼叫他開悟，不叫我開悟呢？這真是！」就生出一種無明來了。或者有一個人聽講經聽得很明白，他的智慧也很高，很聰明，學東西也學得快；唸〈楞嚴咒〉，他唸幾天就唸會了；幾天唸不會的，大約唸兩個月也唸會了。「我沒有唸會呢！」你這妒嫉得不得了：「啊！你怎麼跑到我前頭去了？你怎麼先唸會了？」這都是一種妒嫉心。

切記！切記！千萬不要生妒嫉心，要生一種歡喜心：他唸會了，就是等於我唸會一樣；他開悟了，也就等於我開悟一樣。要生一種隨喜心、讚歎心來慶賀他，不要妒嫉障礙。學佛法最要不得，最不可以有的，就是妒嫉障礙。你若妒嫉人，將來你就愚癡；愚癡到什麼也都不懂了，連吃飯都不會吃了。你說那時候糟糕不？蠢得連吃東西都不曉得吃，寧可餓死，有這一類的眾生。所以不要妒嫉人，不要生一種嫉妒障礙心；要隨喜讚歎，有人比我好嗎？我要生一種歡喜心。

「得無違拒」：自覺覺他，得到一種沒有違拒的這種法。什麼沒有違拒呢？這就是要忍辱。你順的境界來，我也高興；你逆的境界來，就是不順的境界，我也高興，我也不拒絕你，我不違拒。什麼事情都要忍，這叫得無違拒，這就是忍辱；所以第三行就是忍辱度，要修忍辱波羅密。

我前一壇不給你們講過彌勒菩薩說的那個偈頌？說：「老拙穿衲襖，淡飯腹中飽。補破好遮寒，萬事隨緣了。」老拙，就是很愚癡的老頭子，吃的那個沒有滋味的，

平平淡淡的飯，可是吃得飽。我補這個破衣服，可以遮寒，凍不壞我。什麼事情都是很隨便的，我不對你們講「Everything I'm OK（我怎麼樣都可以）」，也就是隨緣了。

「有人罵老拙」，這是彌勒菩薩說的，不是我說的；你們現在不能罵我的，我還沒有到這種程度上，我們先講明白了啊！「老拙只說好」，老拙就說：「好！好！好！」
「有人打老拙，老拙自睡倒」，有人打我，我自己睡到那個地方了，什麼也不知道。
「唾在我面上，憑它自乾了」，你吐一口口水到我的臉上，我都不用手抹它，憑它自乾了。

「我也省力氣，你也無煩惱」，我也省抹擦口水的力氣，你看見我這樣子，你也就沒有煩惱了。「這樣波羅蜜，便是妙中寶」，這樣的忍辱波羅蜜，這就是妙裏頭的一個寶貝。「若知這消息，何愁道不了」，你若知道這真正的消息了，你怎麼會不成佛？怎麼會不成道呢？一定會成的！所以這第三，就是個忍辱行；這個忍辱行，所以得無違拒。「名無瞋恨行」：這種行為，這種行門，就沒有瞋恨，遠離瞋恨；你無論對我怎麼樣子，我也不瞋恨你。這就是第三種，離瞋恨的行。

種類出生，窮未來際；三世平等，十方通達，名無盡行。

「種類出生，窮未來際」：就是在這十二類的眾生之中，哪一類都可以去化生。這位菩薩化生到十二類眾生的裏邊去，窮盡未來際。未來，就是將來。「三世平等，十方通達」：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這三世平等；這十方沒有窮盡的。「名無盡行」：所以這第四住，就叫無盡行。這一段文所說的，就是第四精進度；就是向前去勇猛精進，沒有退墮。

一切合同，種種法門得無差誤，名離癡亂行。

「一切合同，種種法門得無差誤」：一切合同，就是佛所說的一切法門。在這一切的種種法門裏邊，都自然分別而明瞭；是某一種法有某一種的用，這法的用途一點都沒有錯的。「名離癡亂行」：這個名字就叫遠離癡亂。癡就是愚癡；亂就是不清楚。這是第五度，禪定度；這個禪定度不散亂。

則於同中顯現群異，一一異相，各各見同，名善現行。

「則於同中顯現群異」：這個理是同，等到事上就異了，事相就有各種不同了。那麼在這個相同的理上，等到行事上，就顯現不一樣的事相。「一一異相，各各見同」：事相各各不同，卻又各各契合這個理。有事理無礙、理事無礙、事事無礙、理事俱

無礙，這種種的；有同中現異，異中現同，「名善現行」：在這個境界上，這叫善現行。所以善於變化，雖有異和同，同也不礙異，異也不礙同，同中現異，異中現同；就是事上又有理，理上又包藏著事。

如是乃至十方虛空，滿足微塵；一一塵中，現十方界。現塵，現界，不相留礙，名無著行。

「如是乃至十方虛空，滿足微塵」：像前邊所說這樣子，乃至十方虛空都是微塵。不單說「同中現異，異中現同」，也能「少中現多，多中現少；小中現大，大中現小」；所以，「乃至十方虛空」，這是現大。十方的虛空，這是很大了，在這個虛空裡頭，所有的每一粒微塵裏，也能現這個世界；在每一個世界裡邊，又能把它縮為微塵。

「一一塵中現十方界」：所有每一粒微塵裡頭，可以現出來十方界。微塵是小的，十方界是很大的，可是在十方世界現這個微塵裡，這十方世界也不覺得小；在這個一粒微塵裡現出十方世界，這個微塵也不覺得大。

「現塵，現界，不相留礙」：這種的境界現出來塵，現出來世界，都互相通融，互相沒有隔礙。這就是小中現大，不能留礙；大中現小，也不能留礙。「名無著行」：無所著住了，微塵也就是世界，世界也就是微塵，小也就是大，大也就是小；這個境界就叫無著行。這個微塵裡邊現世界，世界裡邊就現微塵，就叫方便度；這是由前邊六度的智度裡邊，又開出來方便度，因為這是生出來一種方便。

種種現前，咸是第一波羅密多，名尊重行。

「種種現前，咸是第一波羅密多」：這一切的境界現前，完全都是第一種的波羅密多——到彼岸的法。「名尊重行」：這第八個願力就叫尊重行，又叫願度，這是由願力所成就的。

如是圓融，能成十方諸佛軌則，名善法行。

「如是圓融，能成十方諸佛軌則」：像前邊所說這樣子，圓融了一切，現前都是第一波羅密多；十方諸佛所立的軌則，他都能成就這修行。「名善法行」：這個名字，就叫善法行。這就是第九，力度，這個有一種體力行的力量。

一一皆是清淨無漏，一真無為，性本然故，名真實行。

「一一皆是清淨無漏」：前邊所有這九個行門，都是清淨無漏的法。「一真無為，性本然故」：就只有一個真正的無為，這是性本來的樣子。「名真實行」：在十行裏頭，這第十行名字叫什麼呢？就叫真實行，就是真真實實的一個行門。真實行，也就是一個智度；因為有智慧，所以才達到這個真實的境地。這是分別十行這些個菩薩的位置。

阿難！是善男子，滿足神通，成佛事已；純潔精真，遠諸留患，當度眾生，滅除度相。回無為心，向涅槃路，名救一切眾生離眾生相回向。

「阿難」！「是善男子，滿足神通，成佛事已」：現在這是十回向。修前邊十行的這個善男子，最後他因為有真正智慧，才達到這個真實行門；他神通也圓滿了，他能遊十方國大作佛事。

所謂「修行空華萬行，宴坐水月道場，降伏鏡裏魔軍，大做夢中佛事」，修行這好像空中華的萬行，坐到這好像在水裏那個月亮的道場，降伏鏡子裏邊這個魔軍，大做夢裏邊的佛事。這是什麼道理呢？這就表示一切就是如幻如化，沒有什麼實在的。就你修行，也是好像空華似的；你坐道場，這都是水月道場，好像水裏的月亮一樣。降伏天魔，制諸外道，好像降伏鏡子裏的魔軍似的。大做夢中佛事，好像我們現在作佛事，都是在夢裏頭呢！這就是一切一切都不要著住，不要執著。你把一切都看空了，看破了；看得破，放得下，就得到自在，一點都不要著住。

「純潔精真，遠諸留患」：遠諸留患，也就是「遠諸留礙」。他能以到純潔精真的這種程度上，也沒有一切障礙了。「當度眾生，滅除度相」：所應當度的這一切眾生，沒有一個度眾生的相。好像《金剛經》上，釋迦牟尼佛說：「我應滅度一切眾生，滅度一切眾生已，而無一眾生實滅度者。」說我應該度一切眾生，我把一切眾生度完了之後，一個眾生我也沒有度。為什麼呢？就是沒有度相。

不要著住說：「這是我做的，那個是我做的。」好像造個廟吧！「啊！這個廟是我造的！某一個廟，我是一個發起人，那時候我作了多少多少功德……。」這就都是有相了！尤其在度眾生而無一切度眾生之相，這就是不認為這是我做的；這本來就是我的責任，本來我就應該做這個事情。你本來應該要做的事情，你又向誰去報功，向誰去領功呢？你去向人家報功，這好像不是應該自己做的似的。

好像在中國人，有的人就這麼說：「我這一生，也沒有偷過人的東西，也沒有殺過人，也沒有做壞事，我怎麼還不好呢？」好像他的責任就是應該去偷，現在他沒有偷，就自己好忿忿不平了；好像他的責任就應該去殺人，那麼現在沒有殺，他覺得

自己不夠本了似的；他沒有做過壞事，好像他的責任就應該做壞事似的。所以這是一種錯誤的觀念！度眾生而無度眾生之相，這是當度眾生，滅除度相。

「回無為心，向涅槃路」：回這個小乘的無為心，而向大乘涅槃的道路。「名救一切眾生，離眾生相回向」：這個名字，就叫救護一切的眾生，而要離開眾生相。我救度一切眾生，這是我的本份，要離開救度眾生的相；不是說，我救了眾生了，這回我的功德可不小了，我有了大功德了！不要存這個心。我的責任就是應該教化眾生，就是應該度眾生的，不要以為度了眾生就有了功德了；那麼說度眾生沒有功德嗎？有功德，但是你不要存一個功德心。過去就過去了，不要存有這一個度眾生的心；不是叫你不度生，是叫你不存這個度眾生相，沒有這個相。

壞其可壞，遠離諸離，名不壞回向。

「壞其可壞，遠離諸離」：不應該要的，都應該不要了，就壞了它；遠離那你應該離開的東西。什麼是不應該要的？講來講去，都是這個東西：業障。業是不可以要的，無明是不可以要的，煩惱是不可以要的；都要把它壞了它，不要它！就是你應該犯的毛病，譬如貪、瞋、癡，這都是修道的人不應該要的，你應該把它壞了它；貪、瞋、癡也是我們應該遠離的，也要把它離開。總而言之，這一切的善法，應該保存它；一切的惡法，都應該破壞它，遠離它！「名不壞回向」：所以這個就叫不壞你本有善根覺性的回向。要把那個壞的壞了它，不壞的要保存著它。

本覺湛然，覺齊佛覺，名等一切佛回向。

「本覺湛然，覺齊佛覺」：我們自己這個如來藏性，也就是我們本來的覺清淨了，我們這個覺悟的心，和佛是一樣了。和佛齊了，就等於佛的覺悟一樣。「名等一切佛回向」：這個名字叫和一切佛的覺一樣的回向。

精真發明，地如佛地，名至一切處回向。

「精真發明，地如佛地」：在前邊這個回向之後，又從精純真實的因地心發明圓妙的理，就將要到佛的地位上。「名至一切處回向」：這個名字就叫至一切處的回向。

世界，如來，互相涉入，得無罣礙，名無盡功德藏回向。

「世界，如來，互相涉入，得無罣礙」：這個世界也就是如來的本體，如來的本體也就是世界；這種的神通妙用，互相涉入，一點罣礙造作也沒有了。「名無盡功德

藏回向」：這個名字就叫功德藏沒有窮盡的回向。

現在說說達摩和梁武帝。本來達摩想救梁武帝來著，但是梁武帝因為業障太重，所以達摩雖然是西來的；印度來的第一代祖師，可是梁武帝是當面錯過。中國人說：「對面不認觀世音」，那麼這梁武帝「對面不識西來意」，不認識西來的祖師。

達摩為什麼要救他呢？因為達摩知道這梁武帝有一種的災難，達摩就想使令他覺悟；或者出家修行，或者把皇帝讓給旁人做，他可以就免去餓死的這種災難。梁武帝本來非常相信佛法，在梁武帝那個時候，中國的佛教是很興盛的；他到處造廟，以他皇帝的力量提倡佛法，所以當時的人民都相信佛；可是他在過去生中造的業也很重的。

在過去生，這梁武帝是一個出家的比丘，在山上修行；有一隻猴子就天天偷他所種的東西吃，他樹上所有的水果，好像桃子、蘋果之類的，這猴子都來偷著就吃。他種的東西被猴子給吃得剩沒有多少；所以他就把這猴子圈到一個山洞裏頭，把洞門就用石頭給擋上了。他本來預備擋幾天，再把牠放出來，不准牠再偷東西吃；殊不知他把這猴子堵到洞裏頭就忘了，把這猴子就餓死在洞裏頭。

所以他今生做了皇帝，這猴子就托生做了侯景。這侯景以後帶著兵去攻南京，把南京攻下來，把梁武帝圈到臺城裏頭，所有吃的東西都給拿走，也把梁武帝就餓死那個地方；這受他餓死猴子，今生這猴子也把他餓死的果報。

本來達摩祖師看他造這麼多的功德，可以將功折罪；但是也要有一種因緣，所以達摩祖師對他講話也就不客氣。梁武帝一想：自己是個大皇帝，你一個窮和尚來到我的國家，你對我講話還這麼樣子不客氣！所以梁武帝對達摩祖師也就疏遠了。達摩祖師雖然想要救他，但是他自己不向達摩祖師求；所以達摩祖師也就走了，不管他了。結果，梁武帝果然被侯景帶著一些個人馬，把他餓死到臺城裏頭。這是有這麼一個原因。

於同佛地，地中各各生清淨因；依因發輝，取涅槃道。名隨順平等善根回向。

「於同佛地，地中各各生清淨因」：前邊這個無盡功德藏回向，說這一位菩薩，他在佛的地位中，在每一地都生清淨無染的這種因。「依因發輝，取涅槃道」：依照這種清淨因，又發出來一種光輝；於是乎就取這個不生不滅的這種道果。「名隨順平等善根回向」：這個回向，就叫隨順平等善根；能恆順眾生，又能平等而度脫一切眾生，令這一切的善根都沒有不平等的。

真根既成，十方眾生皆我本性；性圓成就，不失眾生，名隨順等觀一切眾生回向。

「真根既成，十方眾生皆我本性」：在這種真正的善根成就了之後，所有十方的眾生，都是我自己本性，和這個菩薩都合成一個了。所以為什麼菩薩要度眾生而無度眾生之相？也就是這個道理。因為菩薩和佛看一切眾生都是他自己的本體，都和他一樣的；所以他度眾生也並不是度眾生，就是度自己。

「性圓成就，不失眾生」：這種性光圓滿成就了，和眾生都成一個，所以也沒有眾生失掉了。「名隨順等觀一切眾生回向」：這個名字就叫，以平等觀觀察一切眾生的回向。這是往外邊說，一切眾生都是他本性；若往自己裏邊說，在我們每一個人自身裏邊，就有無量無邊的眾生。

現在的科學，你都知道，每一個人身上都有紅血球、白血球，有很多的微生物在身上；你要是打開你的佛眼，你看每一個人身上，那個眾生不知有多少？那種微生物數不過來那麼多！甚至於你呼出一口氣，就有很多眾生出去，又去托生做眾生去了；你往回吸一口氣，很多很多眾生都又被你吃了。所以說是吃肉不吃肉，這很難講的；要是你有殺心，你就是呼吸氣，你無形中都殺眾生的。這往微細處講，那簡直的無窮無盡的。

那麼在你本身這些個眾生，你若沒修行，它就是眾生；你若修行，它都變成本有的佛性，都返本還原了。你一返本還原了，你身上這一些個眾生，這些微生物也都返本還原了。所以這有外邊的眾生，有裏邊的眾生；你修行有功夫了，外邊眾生和你合成一個了，裏邊眾生也和你沒有分別了，所以這個眾生太多了！

即一切法，離一切相；惟即與離，二無所著，名真如相回向。

「即一切法，離一切相」：就在這一切法上，就也要離這個法相。「惟即與離，二無所著」：惟這個就一切法，離一切相，這兩種都不要有所著住。「名真如相回向」：這個名字，就叫真如相的回向。

真得所如，十方無礙，名無縛解脫回向。

「真得所如」：怎麼叫「真如」呢？就是真得所如，真得著這個所如了。真就是一切真的；如就是一個理——如如理。如如智契如如理，這叫「真如」。這個如如智和如如理，都得到真的了；所以，「十方無礙」：這時候，你就是遊歷十方諸佛國土，無障無礙，一點隔礙也沒有了。「名無縛解脫回向」：這個名字就叫得到自由

解脫的回向。縛，就是綁上了；沒有縛，就是得到自由，也就是解脫了。

性德圓成，法界量減，名法界無量回向。

「性德圓成，法界量減」：在你這性德和法界沒有合成一體的時候，你這不是法界量；那麼你已經性德圓成，和法界合成一起了，你還有一個法界量。有一個數量，這還不是究竟；現在這法界的量都減了，沒有了，根本法界都空了，「名法界無量回向」：這叫法界也沒有量的回向。

阿難！是善男子，盡是清淨四十一心，次成四種妙圓加行。

「阿難」哪！「是善男子」：前邊這個修行菩薩道的人。「盡是清淨四十一心」：都得到這個清淨的四十一心。由前邊那乾慧地——這是乾慧初心，又叫金剛初心，是金剛心一個開始；加上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這四十個位置的四十個心，這叫四十一心。「次成四種妙圓加行」：在這四十一心的位置後邊，又有四種妙圓加行位；這四個位，也就是煖、頂、忍、世第一。

即以佛覺，用為己心，若出未出；猶如鑽火，欲然其木，名為煖地。

現在所講的這一段文，就是四加行位的第一位煖位。就好像鑽木取火一個樣，將要出火，還沒有出火，所以它就煖了，這個名字叫煖地。

「即以佛覺，用為己心，若出未出」：就以佛的這種的覺悟，就和自己所覺悟的是一樣的；那麼覺悟的這個心將要覺悟，而還沒有真正的覺悟。「猶如鑽火，欲然其木」：就好像鑽木取火一樣，那火若出來了，那就是出了，就是開悟了；那麼將將地鑽木鑽得正熱了，這個木正要燒著這個時候，這就有一種煖意。

「名為煖地」：這個時候就叫煖地。在前邊四十一心加上這一個，這是四十二個位子。

又以己心，成佛所履，若依非依；如登高山，身入虛空，下有微礙，名為頂地。

「又以己心，成佛所履」：前邊以佛覺用為己心，像鑽木取火似的，是個煖地。現在以自己這個心，成就佛的行履，和佛的所行的是一樣。「若依非依」：好像有所依靠，有這一個因依著似的，而又無所依靠。又有一個比喻，比喻什麼呢？在這個位子上，就「如登高山，身入虛空，下有微礙」：就好像一個人上那高山的上邊，身猶如在虛空裏一樣，因為它高了；腳下邊登著山，還有很少的這種的隔礙，還沒

有騰身虛空。

「名為頂地」：這是個頂位。就好像到山頂上一樣，自己身入虛空，但是腳還是在地面站著，所以這叫頂地。

心佛二同，善得中道；如忍事人，非懷非出，名為忍地。

「心佛二同，善得中道」：這心也就是佛，佛也就是心；這雖然說是兩個，可是合而為一了。即心即佛，心也就是佛；心外無佛，佛外無心，心佛一如，合成一個了。這時候，真正得到中道的理體了。

「如忍事人，非懷非出」：得到中道了，就好像人有什麼事要忍著，想要自己把它懷而不露也不可以，要叫它露出去還不可以。露，就是顯露。在這個時候，忍可於心；想要把它存在心裏，又要把它放出去；想要放出，又要存到心裏。也不知道是放出去好？是存到心裏好？

「名為忍地」：這叫一個忍地。放出去又不捨得，想不放又想要放，所以這個時候要有一種忍耐性。

數量銷滅，迷覺中道，二無所目，名世第一地。

「數量銷滅，迷覺中道，二無所目」：前邊不說法界的數量沒有了？現在這是任何的數量都沒有了；任何的數量都沒有了，這是什麼呢？就等於「零」了，就是那個「○」字，沒有數量的。變成那個了，所以迷、覺和這個中道都沒有名目了，什麼都沒有了；這個時候，就是圓陀陀，光灼灼。圓陀陀，那個圓，圓又圓的；光灼灼，那個光，比任何都光：沒有名目可說了，因為等於零了嘛！那個「零」字就沒有什麼可講的了。什麼都沒有了，這就叫零；可是那個零裏邊和外邊的東西，都在那個零裏頭包著。那個零是一切的母體，一切的母親；但是它可沒有一個母親的名，什麼都沒有了。所以講《楞嚴經》，你在這個地方，就我現在講這個意思，你若明白了，那就是開悟了！

這個迷中道和覺中道，二無所目，也沒有迷，也沒有覺了。為什麼沒有迷？他不迷了；為什麼沒有覺了？他已經覺了，還覺什麼？覺也沒有了，迷也沒有了，這還是那個「零」字。那個零，英文是個「○」字。這一些個山河大地，森羅萬象，所有一切一切，都由「○」字這兒生出來的；現在都也沒有名目了，但是沒有名目，還要給它勉強起個名字。叫什麼呢？

「名世第一地」：就叫世界第一，再也沒有第二了！這是世第一位。

阿難！是善男子，於大菩提善得通達，覺通如來，盡佛境界，名歡喜地。

「阿難」！「是善男子，於大菩提善得通達」：哪個善男子？就是前邊得到世第一這個菩薩，於這個大覺的道他善得通達；根本也無所謂通達不通達，不過這個文法上說善得通達了。「覺通如來」：覺也就是如來，如來也就是覺。覺如來所覺，如來也就是覺到這個，才能成如來；覺到哪一個？就是這個「零」字。你們記得，這個「零」字，這是什麼也沒有了，你不要再著到這個零上了！什麼也沒有，這就是一個真空。「盡佛境界」：這就是真空裏頭又現出妙有來了。什麼妙有呢？這是歡喜的妙有。說：「哦！原來如此啊！」這時候生出一種歡喜了：「以前我不明白，現在我懂了！」喔！歡喜得不得了！「名歡喜地」：所以第一個地叫歡喜地。

異性入同，同性亦滅，名離垢地。

可是前邊這個歡喜地，他還有個歡喜；有個歡喜，那還有一個「同」，雖然沒有名，他有同。

「異性入同，同性亦滅」：理和事合成一個了；雖然合成一個，但是還有個同的存在，這就是還有無明。現在到第二地，第二地的菩薩就叫離垢地，就離開那個無明，離開那種染污法了。本來就沒有多少，這已經和佛的覺性相同了；覺性相同了，還有一點執著，還有一點塵垢。現在連這個和佛相同的同性也都沒有了，這是返本還原到那個如來藏性上。如來藏性，是大光明藏；就一個大光明藏，沒有什麼名相的。

「名離垢地」：所以這第二地就叫離垢地，離開這個塵垢。你就歡喜，這都是一種塵垢；你有所歡喜，還有一種情感。所以這第二地，把這一切的塵垢都離開了，把這個微細的無明也都減少了；但是現在到二地，無明也沒有斷盡，只能離開這個垢。

淨極明生，名發光地。

這十地的菩薩，初地菩薩就不知道二地菩薩的境界，二地就不知道三地，現在講到三地的菩薩。

「淨極明生」：這個「淨」，就是清淨了。前邊那個離垢地，它有個「離」字，那還是有垢的；再要「離垢」那個「離」字也沒有了，這才是真正清淨了。好像我們掃地，預備把地乾淨了；那麼乾淨，你要把掃把放到一邊去，這才是真正乾淨了。你要是總在那兒掃，說掃就預備清潔，那沒清潔的；所以，把「離垢」那個「離」

都要離了，都沒有了，這才是清淨了。真清淨到極點，一塵不染了，那它就發光了；發光，這就明生了。「名發光地」：所以這第三個地的名字，就叫發光地。

明極覺滿，名燄慧地。

光明到極點，覺性也圓滿了；這個名字就叫燄慧地。燄，就好像一個火炬似的；火炬也並不是真火炬，是比方這個智慧就好像火炬那麼樣子。這燄慧地是第四地。

一切同異所不能至，名難勝地。

「一切同異所不能至」：燄慧地之後，這不單一樣的同異，是一切一切的同異都不能形容了，同和不同的名稱根本就都沒有了。「名難勝地」：這叫一個什麼呢？叫難勝地。難勝，就是沒有什麼可以再勝過他了；不能勝過這個地位，就是超過以前那幾地了。五地的菩薩這個位置，叫難勝地。

那麼是不是就一個菩薩處到這個難勝地呢？不錯，是一個菩薩；這一個菩薩不是一個菩薩。說：「怎麼又是一個菩薩，又不是一個菩薩？」佛法也就是在這個地方。這一個菩薩處到這個地位上，和他同類的所有百千萬億菩薩，都是處到這種的地位上，就是到這種程度上，到這個學位上。就說一個比方，你得到一個博士位；這得到一個博士位，是不是就一個人得到？不錯，是一個人得到。我得到了，但是你也得到了；這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有的，每一個人得到這個位置，都叫博士。

那麼有多少數目呢？也有百千萬億這麼多，不是單單一個人。所以方才我說，這個菩薩也可以說是一個菩薩，一個菩薩他得到五地的這種的程度上了；那麼不單他一個菩薩到這個程度，有百千萬億那那麼多的菩薩，都到這種程度上了，所以這不知道有多少！每一地的菩薩，恐怕比恆河沙數都多多。

無為真如，性淨明露，名現前地。

「無為真如，性淨明露」：這個真如無為而無不為，也就是如來藏性，也就是一真法界。這個無為的真如，一切都如了，一切都真了；真如沒有不真的，也沒有不如的。性清淨到極點，這光明也發露了。「名現前地」：這是第六地，第六地的名字叫現前地，因為他的明露出來了。

盡真如際，名遠行地。

「盡真如際」：這個真如也沒有個際，怎麼會盡真如際？這也是形容，說真如本來

沒有邊際的，又怎麼可以盡呢？沒有盡的。所以經上說「盡真如際」，就是好像虛空本來就沒有的，說「虛空粉碎了」；虛空都沒有個體相，它怎麼會粉碎呢？這是個形容。真如包括十法界，一切的眾生都在真如裏頭包括著，它怎麼樣會有個邊際呢？那麼十法界之外，又是個什麼地方呢？根本就沒有了！

「名遠行地」：這個行得太遠了，跑得太遠了！跑多遠呢？誰能知道多遠？總而言之，叫遠行地。跑得太遠了，普通人到不了，唯有七地菩薩才能到遠行地上。

一真如心，名不動地。

「一真如心」：好像前邊說，「佛就是心，心就是佛」；你這個心也就是個真如；真如也就是個心：心和真如沒有分別了。真如沒有邊際，你這個心也沒有邊際了；心沒有邊際，那麼到什麼地方去了呢？什麼地方也沒有去，所以「名不動地」：這第八地叫不動地；雖然不動道場，而能周遍法界。

發真如用，名善慧地。阿難！是諸菩薩，從此已往，修習畢功，功德圓滿，亦目此地名修習位。

「發真如用」：在第八地，這個真如和心變成一個，又名字叫不動。如果總也不動，那就沒有用了；現在這個真如就發生用了，真如是什麼用呢？真如這個用可就大了，這是個大用，不是個小用。小用，單單是有一種的用處；大用，是你怎麼用都可以，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，常隨緣是常不變，常不變又常隨緣。

「名善慧地」：因為有這種的用，這是一種智慧的作用；所以，第九地這個地又叫善慧地，這是一種最真實的智慧了。

「阿難」哪！你要明白，「是諸菩薩，從此已往，修習畢功，功德圓滿」：前邊從乾慧地那個金剛初心修到此地，這是五十四個位子。那麼這一些個菩薩，從這個地位再向前去修去；他修行已經完畢了，無功用道了，不必用什麼功，這已經畢業了，這功德圓滿了。什麼畢業了呢？學佛就來要畢業了，就來要成佛了，功德圓滿了。

「亦目此地名修習位」：也給這個地起個名字，把以前這所有的位置，叫修習的位置。

慈陰妙雲，覆涅槃海，名法雲地。

「慈陰妙雲」：這個「慈」和「妙」，這都是屬於法；而這個「陰」和「雲」，就屬於覆，蔭蓋的意思。這個「陰」，應該是有草字頭那個「蔭」；蔭護一切眾生，

就是保護著一切眾生。這個慈悲，普遍來蔭護一切眾生；這種妙雲，是微妙的這種雲。「覆涅槃海」：遮蓋著涅槃海。涅槃海這種的形容，也就因為一切佛，一切的菩薩，都在這個涅槃海裏產生出來。「名法雲地」：所以這第十地，它的名字就叫法雲地。

如來逆流，如是菩薩順行而至；覺際入交，名為等覺。

「如來逆流，如是菩薩順行而至」：如來已經成佛，又逆流而出。佛已經到佛的果位上了，再向菩薩這個路上來；來做什麼呢？來迎接這個菩薩，這叫「逆流」。菩薩因為由凡夫到羅漢，到菩薩，還沒有到佛的果位上，所以這叫「順流而行」，就向佛這個覺位上走。「覺際入交」：這個菩薩順流而行，在這兒正和佛來碰頭，這叫佛的覺和菩薩的覺，這兩種覺交接到一起。

「名為等覺」：所以這個名字叫等覺，就等於佛，和佛平等了；但是還不是妙覺，只可等於佛。在這個時候，這個菩薩還有一分生相無明沒有破。所以無明最不容易的；你把這一分的生相無明破了，這時候就成佛了。

所以說，一般人說他就是佛，他從什麼地方到佛那個地方去的？從哪一條路走的？初地，他連名字都不知道；二地，連那個道路也沒有見過；三地，也不知道怎麼怎麼樣去；怎麼到佛那個地方的？說他坐飛機去的；那若坐火箭比飛機更快！所以這種的人，恐怕永遠都到不了佛那個地方去。為什麼呢？他沒有到他就說到了；你說這是真話？是假話？也沒有修行，在佛教一點什麼事情沒有做，就成了佛了？這可太容易了！我在佛教裏行了這麼多年，我還沒成佛呢！這或者是一個原子時代，用科學的方法去的，所以這麼快就成佛了！

阿難！從乾慧心至等覺已，是覺始獲金剛心中初乾慧地。

「阿難」！「從乾慧心至等覺已」：前邊乾慧地又叫乾慧心，又叫金剛初心。從前邊乾慧地，到等覺菩薩的位這個地方。「是覺始獲金剛心中初乾慧地」：這個覺，才獲得這一個金剛後心的初乾慧地。前邊那個乾慧地，是欲愛乾枯，還沒有和如來法水相接，所以叫乾慧地，又叫金剛初心；那麼這個乾慧地，它沒和如來這個妙莊嚴海相接，所以這也叫一個乾慧地，又是金剛後心。這是最後的一步了！

如是重重，單複十二；方盡妙覺，成無上道。

「如是重重」：像前邊這個重重，又有單複十二。怎麼叫重重呢？就是這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；十信有十個位置，十住有十個位置，十行又有十個位置，

十迴向又有十個位置，十地又有十個位置，再加煖、頂、忍、世第一這四加行，這統統是五十四個，再加等覺，就五十五個。有的說，加這個乾慧地和等覺；這是一個的。

單，就是乾，煖、頂、忍、世、等、妙，這是七個位子。乾就是乾慧地；煖就是煖位；頂就是頂位；忍是忍位；世第一，這世第一位；又有等覺、妙覺，這合起來是七個。這七個位置都是單的。又有五個重的，複的，是什麼呢？就是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；這五個位置，每一個位置都有十個，這就是重複了。那麼合起來，這就十二個，所以才說單複十二。

「方盡妙覺，成無上道」：才完了妙覺這個路子，成了妙覺這個果體，這時候佛道才成就了。

是種種地，皆以金剛觀察如幻十種深喻；奢摩他中，用諸如來毗婆舍那清淨修證，漸次深入。

「是種種地」：由前邊金剛初心的乾慧地，到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、四加行，這都叫種種地。「皆以金剛觀察如幻十種深喻」：這都用金剛心來修行，觀察十種如幻深喻。就是你說它真，又不是真的；你說它假，又不是假的。前邊我講過，要怎麼樣呢？「修行空華萬行」，這是如幻；「宴坐水月道場」，這也是如幻；「降服鏡裏魔軍」，這也是如幻；「大做夢中佛事」，這也是如幻：都如幻。

這十種深喻是什麼呢？第一，一切業障如幻；你看這一切的業障，都是虛幻的，而不是真實的。第二，一切法如燄；這一切的法，你應該看得好像陽燄似的。什麼叫陽燄呢？就是在春天，你遠遠地看，有的地上好像冒煙似的，到近邊又什麼也沒有，這就叫「陽燄」。第三，一切身如水月；你看自己這個身，好像水中的月似的。第四，一切妙色如空花；你看這個一切的妙色，好像空花似的。第五，一切妙音如谷響；一切的妙音，就好像山谷的回音似的。

第六，諸佛國土如乾闥婆城；諸佛國土本來應該是真的，但是你應該看它像乾闥婆幻化的城似的。我們前邊曾經講過，天龍八部有乾闥婆，是天上一個樂神。第七，一切佛事如夢；所有的佛事，也都好像做夢似的。第八，佛身如影；佛的身，也應該看它像影子似的。第九，業身如像；你這個報身，就好像一個偶像似的。第十，法身如化；法身也是一個幻化的，都不要看它是真的。

這一些個如幻的境，也不可取，也不可捨；你也不可以把它拿來，也不可以把它捨

掉，因為一切都是空的，你不要看成實有的。這十種的深喻什麼意思呢？就是叫你不要執著一切，一切一切都要放下；你看得破，放得下，就得到自在。

「奢摩他中，用諸如來毗婆舍那清淨修證，漸次深入」：奢摩他，就止觀。在修止觀的這個法門裡頭，用一切佛的微密觀照去清淨修證，一點一點地就往前進。

阿難！如是皆以三增進故，善能成就五十五位真菩提路。

「阿難」哪！「如是皆以三增進故」：像以上所說，都是因為用這三種的增進的緣故。「善能成就五十五位真菩提路」：善能成就這五十五個覺位。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和等覺，再加上煖、頂、忍、世第一，這是五十五個位置。

作是觀者，名為正觀；若他觀者，名為邪觀。

「作是觀者，名為正觀」：你能以看三界如空花，一切的佛事如夢如幻，依照這三種的增進去修行。三種的增進，前邊已經講過，第一，就是要「除其助因」。第二，就要「剝其正性」。第三，要「違其現業」。能照這樣去修行，經過這五十五個位置，用金剛心的觀察，微密觀照。你能以作這樣的觀的話，這就是正當的修行，修行這個不生滅法。「若他觀者，名為邪觀」：你要是不修這樣的法門，不照這樣去觀察，去觀照，那麼你修的生滅法叫邪觀，邪修行。

爾時，文殊師利法王子，在大眾中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「當何名是經？我及眾生云何奉持？」

「爾時」：講到這個地方，「文殊師利法王子，在大眾中即從座起」：文殊師利菩薩，在大眾中就起來。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：向佛頂禮，對佛說了。「當何名是經？我及眾生云何奉持」：應該給這部經起個什麼名字呢？我們現在的大眾和將來的眾生，怎麼樣來依教奉行這個法門呢？

佛告文殊師利：「是經名：大佛頂悉怛多般怛囉無上寶印，十方如來清淨海眼。」

「佛告文殊師利」：文殊師利菩薩請問這部經的名字，佛就告訴文殊師利法王子。

「是經名：大佛頂悉怛多般怛囉無上寶印」：這部經的名字，就叫大佛頂，這是佛的無見頂相，上邊放光如來的一個大白傘蓋，是沒有再比它尊貴的一個法王的寶印。這是第一個名字，這部經有這第一個名字，就是表示這〈楞嚴咒〉的最無上最高了；若是有人念〈楞嚴咒〉，就和佩帶法王的寶印一樣，就和得到佛給你一個寶印那麼

樣。

「十方如來清淨海眼」：這部經，也就是十方佛清淨的海眼，就是這個清淨的智慧。這個「眼」，也就表示是一個智慧。

亦名：救護親因，度脫阿難，及此會中性比丘尼，得菩提心，入徧知海。

「亦名」：這個經，又有一個名字，就叫「救護親因，度脫阿難」：救護佛的親戚。阿難是佛的堂弟，所以這叫「親因」；來救度阿難脫離摩登伽女這種的難。「及此會中性比丘尼」：和現在在這個會中的性比丘尼，就是摩登伽女；摩登伽女現在已經證到四果阿羅漢了。「得菩提心，入徧知海」：他們兩個人都得到這個覺悟的心了，得到正徧知這個海。知道心生萬法，所以叫「正知」；知道萬法唯心，就是「徧知」；入徧知海，也就是入正徧知海。這是另一個名字。

亦名：如來密因，修證了義。

「亦名」：也有個名字，叫「如來密因，修證了義」：如來最祕密的這一種法門，修行證果最徹底的一種的道理。這又是一個名字。

亦名：大方廣妙蓮華王，十方佛母陀羅尼咒。

「亦名」：又有一個名字叫什麼呢？叫「大方廣妙蓮華王，十方佛母陀羅尼咒」：這是個法，這種法是最大的，又通達十方，而廣大無邊的。這部《楞嚴經》，就比方一個妙蓮華王，所有十方的諸佛，都是從〈楞嚴咒〉裏生出來的。陀羅尼，是梵語，翻譯成中文，就叫「總持」；總，就是總一切法；持，是持無量義。又是總持身，口，意三業不犯；你身也不犯殺、盜、姪；意也不犯貪、瞋、癡；口也不犯綺語、妄言、惡口、兩舌；十惡都不犯。持無量諸佛的法門，這也叫「總持」。

亦名：灌頂章句，諸菩薩萬行，首楞嚴。

「亦名」：也有一個名字，叫什麼名字呢？叫「灌頂章句」：灌頂章句就是灌頂咒。你一誦這〈楞嚴咒〉，就能令你很快業障就消滅了；業障消滅，很快就得到一種智慧了。所以前邊阿難才說那個偈頌：「妙湛總持不動尊，首楞嚴王世希有。」他讚：「銷我億劫顛倒想」，這個〈楞嚴咒〉，可以給你默默中灌頂，就銷你無量劫的顛倒想。「不歷僧祇獲法身」，不需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這麼長遠的時間，就得到法身了，所以這叫灌頂章句。「諸菩薩萬行，首楞嚴」：是所有一切菩薩萬種的行門。

所有菩薩一切行門，都包括在這部經典裏內了，這是第一種的堅固的法。

汝當奉持。

「汝當奉持」：阿難哪！你應該依這個法修行。

說是語已，即時阿難及諸大眾，得蒙如來開示密印般怛囉義，兼聞此經了義名目。

「說是語時」：佛說這部經的名字之後。「即時阿難及諸大眾」：即刻這阿難和這在會的一切大眾。「得蒙如來開示密印般怛囉義」：都一同蒙受如來開示祕密的這種印，這個大白傘蓋的妙義。「兼聞此經了義名目」：並兼聽見這部經最徹底，最究竟，最了義的這種名目，這個經名。

頓悟禪那，修進聖位；增上妙理，心慮虛凝。

「頓悟禪那」：禪那，也是印度語，翻到中文，叫「思惟修」，就是頓悟，開悟了。怎麼叫「頓悟」呢？頓悟是很快地就開悟了，即刻就開悟了，very quickly。「修進聖位」：修行向那個聖人的果位，也就是佛位。「增上妙理，心慮虛凝」：妙理，也就是智慧。他們每一個人的智慧都增加了，心裏的思慮也都沒有了。虛凝，就空空洞洞的；言其幾幾乎就到如來藏性的本體上了！

斷除三界修心六品微細煩惱。

「斷除三界修心六品微細煩惱」：這時候，阿難也證得二果了，那麼斷除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這八十八品的見惑，又盡斷上界的六品很微細的煩惱。這種煩惱在你自性裏頭，是不容易察覺到的，很微細很微細的；但是這阿難現在把這個煩惱也都斷了。

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合掌恭敬，而白佛言：「大威德世尊！慈音無遮，善開眾生微細沉惑；令我今日身心快然，得大饒益。」

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」：阿難因為聽見佛所說的法，斷除了微細的煩惱；所以當時就從座起來，向佛來頂禮，「合掌恭敬，而白佛言」。

「大威德世尊」：佛有大威，能折伏眾生。本來眾生很剛強的，什麼也不相信，不信因果，不信輪迴，不信報應，什麼也都不信的；那麼佛能以善巧方便，用這一種的威德，來教化眾生。威，就是有威可畏，令眾生折伏；德，就是攝受。這折、攝二門，也就是折伏法，攝受法。折伏，就是折伏剛強的眾生；攝受，攝受這一種的

信受的眾生。信佛的，就是這種不剛強的；不剛強的眾生，佛就用攝受的法門，就好像磁石吸鐵似的，這兒有磁石，鐵自然就吸來了，攝受就是這種的意思。所以世尊有德，就可以攝受一切的眾生；有威，就可以折伏一切眾生。

「慈音無遮，善開眾生微細沉惑」：這個慈悲的音聲沒有限量，沒有遮限的；這樣子，就是普度。佛普遍而沒有限量的善自開化一切眾生，本來眾生對於這個微細的沉惑不明白，那麼佛這麼給指出來。「令我今日身心快然，得大饒益」：使令我阿難今天身也覺得快樂，心也覺得快樂，說不出那麼快樂了，得著我生平沒有的這種大益處。

世尊！若此妙明真淨妙心本來徧圓，如是乃至大地草木，蠕動含靈，本元真如即是如來成佛真體。佛體真實，云何復有地獄，餓鬼，畜生，脩羅，人，天等道？世尊！此道為復本來自有？為是眾生妄習生起？

「世尊」！「若此妙明真淨妙心本來徧圓」：假設這個妙明的真心本來它是周遍法界的，是圓滿而無欠無餘的。「如是乃至大地草木，蠕動含靈，本元真如即是如來成佛真體」：草木就是無情的一種的眾生。蠕，就好像蟲子；動，這個會動，也不動得太多；蠕動，言其最微細的生命。含靈，也是最小的這種動物，牠沒有多大的靈性，少少的；像這個樣子，乃至於不單人，就是一切的草木，一切的蟲類，和微生物，牠們的本元真如，都是具足如來成佛的真體。

「佛體真實」：這個佛的本體是真實的。「云何復有地獄，餓鬼，畜生，脩羅，人，天等道」：怎麼說又有這個地獄，又有餓鬼，又有畜生，又有脩羅，又有人，又有天，這麼多的六道輪迴？「世尊」！「此道為復本來自有？為是眾生妄習生起」：這一些個六道輪迴，可是它本來就有的呢？可是眾生這種妄習生起來的呢？我很不明白這個道理。

世尊！如寶蓮香比丘尼，持菩薩戒，私行姪欲；妄言行姪非殺，非偷，無有業報。發是語已，先於女根生大猛火，後於節節猛火燒然，墮無間獄。瑠璃大王，善星比丘；瑠璃為誅瞿曇族姓，善星妄說一切法空，生身陷入阿鼻地獄。此諸地獄為有定處？為復自然？彼彼發業，各各私受。惟垂大慈，開發童蒙，令諸一切持戒眾生聞決定義，歡喜頂戴，謹潔無犯。

「世尊」：我為什麼問地獄，餓鬼這個道理，為什麼我不明白呢？世尊！「如寶蓮香比丘尼，持菩薩戒，私行姪欲」：好像這個寶蓮香比丘尼，她受過菩薩戒的；可是她不守菩薩戒，她自己還偷偷摸摸地去行姪欲。這是故意去行姪欲，你猜她怎麼

說啊？她說得更漂亮！

「妄言行姪非殺，非偷，無有業報」：她就說假話，她對人怎麼講呢？她說這個姪欲也不是殺生，也不是偷盜，這就是男女一種欲樂嘛；一種的快樂，這有什麼過錯呢？這不過是佛說要戒，我認為這不需要戒的，沒有關係嘛！它不犯什麼大罪嘛！這是男女一種快樂的行為，有什麼罪過？她這麼樣講，自己講得滿天理直氣壯，覺得很有道理。她說：「沒有業報！這個行姪欲，你隨便！你行得越多越不要緊的。」她是一個比丘尼，提倡姪欲！

「發是語已」：這話說完了之後，你說怎麼樣啊？不要緊嗎？「先於女根生大猛火」：這女根，不要怎麼樣詳細講，大家也明白了，男根、女根哪！先先就在那個女根，就生大猛火，就著了火了。你說厲害不厲害？相信這個時候，燒得她大哭大叫的，又不說沒有罪過了！

「後於節節猛火燒然」：那麼女根生大猛火了以後，接著每一個骨節都生了猛火了！因為男女姪欲那個時候，喔！覺得這周身骨節都鬆懈了，以為是快樂；其實，那就是拼命爭死呢！就想要快點死，快點死，就怕死得慢！所以那時候，男的、女的都不要命了，就快點死的好。所以，這就是往地獄裏鑽，往地獄裏拱呢！節節都是都著了火，因為姪欲就是屬火的；你姪欲心大了，就會有一種火。慾火慾火嘛！她這猛火著得消防隊、救火車也都沒有辦法了！因為什麼呢？她這個火是從她自己的慾太重而起的，所以消防員、防火車，多少水喉也救不了這個火了！救不了了怎麼樣啊？

「墮無間獄」：沒有第二條路走，就墮無間地獄了。這個無間地獄，一受這無間地獄，不知道經過多少個大劫，時候也沒有間；身在地獄裏頭，一人也滿，多人也滿，空間也沒有間；一日一夜萬死萬生，總在那兒受苦。所以這時間和空間都沒有間、罪苦也無間、生死也無間。

她墮地獄以後，你猜她怎麼樣啊？每一天在這骨節裏頭，都有鐵嘴的鳥和鐵嘴的蟲子，從她這骨節裏鑽進去又鑽出來，鑽進去又鑽出來；最要緊的，就是從女根那兒鑽進去又出來，鑽進去又出來，令她一鑽一咬的時候，就把她咬死了。這個地獄裏有那種巧風，一吹，她又活了；那麼一日一夜萬死萬生，說不上死了多少次，生了多少次，死過去又活過來，死過去又活過來，就這樣子。

好姪的人，我告訴你，到地獄裏有一個銅柱，這銅柱裏邊是用火燒的；把這個人就放在那個銅柱頂上，這又叫「炮烙」。這個人看這銅柱，看的不是個銅柱；男的看

這銅柱就是個女的，女的看見這銅柱就是個男的。那麼他看見，以為是自己在生時候的女朋友，或者男朋友，就去親近去了；他不認為它是銅柱，到那兒就抱上了。

這一抱怎麼樣？本來那個銅柱裏頭是火，就把身上燒得皮都烙焦了。這樣子，他身上痛了，往旁邊一看，又有一張鐵床；這鐵床上頭，要是男人，看那個鐵床上就有女人，女人看那個鐵床，就有一個男人在那個地方。所以他又往床那個地方跑，那鐵床也是火燒紅的。怎麼這樣子呢？這就因為他這個姪業太重了，所以到處都受這種果報。

這寶蓮香比丘尼，也就是受這種果報，生陷地獄。你看！你再講啦！再講說這個姪欲不是殺、不是偷，沒有業報？這時候，她知道有業報也來不及了，所謂後悔遲了！你說，這是在佛住世的時候，比丘尼也有這樣不守規矩的；不是說現在的比丘尼不守規矩，過去的一樣不守規矩的。

「琉璃大王」：以前在華盛頓 University（大學），聽過「琉璃大王滅釋種」這個公案沒有？現在我給大家講一講。這琉璃大王，他和釋迦牟尼佛是親戚。什麼親戚呢？本來也不是什麼真正的親戚。這琉璃大王的父親也是一個國的國王，就向瞿曇種族求婚，要娶一個皇后。瞿曇種族比琉璃大王他父親這個種族是尊貴一點，就不歡喜把自己的女配給琉璃大王的父親，又不敢拒絕他。為什麼呢？他有勢力。如果拒絕，恐怕就惹出麻煩來。於是乎就用一個婢女，就是做奴婢的工人，大約生得也很美貌，冒充瞿曇的種族，配給琉璃大王他父親，那麼就生了這個琉璃大王。

琉璃大王在小的時候，正有人給佛造一個廟，就設一個法堂，也就設了一個法座；法座剛造好了，琉璃大王那時候是小孩子，佛都沒有上去講經說法，這個小孩子就先上去坐到佛的那個座位上；坐上了，佛的弟子和瞿曇這些個人就罵他說：「你這一個奴婢生的小孩子，你怎麼能坐到佛的座位呢？」

這個時候，這個小孩子一聽這些人罵他是奴才生的，他就不高興了，就告訴一個照管他的人說：「等我將來做皇帝的時候，你要告訴我這一句話，不然的時候我會忘了！這些個釋種罵我是奴婢生的小孩子，你要提醒我，我要報仇的！」果然他做了皇帝了，他這個使臣就告訴他說：「你記得不記得那個瞿曇的種族罵你是婢女生的小孩子啊？」他說：「喔！我忘了！現在你告訴，我想起了！趕快發兵，去把瞿曇的人給我統統都殺了，連佛也殺了他！」就發兵去殺釋種。

目連就對釋迦牟尼佛說：「這個琉璃大王，現在他要把瞿曇的種族（這個釋種）都給殺了，我們要想法子救的！」佛當時也不出聲，沒有答覆他。那麼目連就顯了神

通了，他用他這一個寶鉢裝了五百個釋種，送到天上去。「放到天上，這回你一定殺不了了！」他以為他救了五百個釋種。

等琉璃大王把釋種殺完了之後，目連就告訴釋迦牟尼佛說：「我用我寶鉢把釋種救出來五百個，現在可以把他們放出來了！」拿下來一看，這五百個釋種已經都變成血水了。目連就問說：「我怎麼救不了這些個釋種的生命呢？這是什麼道理呢？」就問佛這種因果。

釋迦牟尼佛說，唉！你不知道啊！在因地，以前有一個地方天旱，有一個水池子裏頭有很多魚；就有兩個魚王，一個魚王叫麤，一個魚王就叫多舌。那麼這個水池子沒有水，這個地方的人也沒有什麼東西吃，就吃這些魚；把魚都吃了了，沒有魚吃了。這兩個魚王都鑽到泥裏頭去，這些人看見泥在那兒動彈；於是乎把泥刨開，裏邊又有兩條大魚，就是麤和多舌。

釋迦牟尼佛當時是個小孩子，這一些個釋種就是那時候吃魚的這些個人。那小孩子看見這兩條大魚出來了，他拿著一條木棍，照著魚頭就打了三下；所以釋迦牟尼佛在成佛之後，頭就痛了三天。那麼麤這個魚王，現在就是這個琉璃大王；這個多舌，就是這個告訴琉璃大王說「釋種罵他」的使臣。所以現在他應該滅釋種，釋迦牟尼佛雖然成佛了，也救不了這種的定業；這叫「定業不可轉」，這個公案，叫「琉璃大王滅釋種」。

「善星比丘」：這善星比丘，他盡胡說八道，專門邪知邪見，他講法不依照佛所說的法去講。他自己別開生面，獨出心裁。他怎麼樣別開生面？譬如佛說要戒殺，他說：「不！不需要戒殺的。為什麼你要戒殺呢？這個生生死死的眾生，就是給人預備，要人吃牠的嘛！你如果不吃牠，留著牠做什麼？牠也沒有什麼智慧！」他說，佛所說戒殺生的法不對。

本來這個善星比丘也是跟佛出家的，但是他反對佛所說的法；佛說這個，他就總有個問號。所以一班比丘沒有智慧的，就跟著他去學去了，說：「他講這對呀！殺生有什麼罪過呢？」就好像那寶蓮香比丘尼說：「姪慾有什麼罪過呢？」他說：「偷盜？那是沒有，他才偷的嘛！若有，他就不偷了嘛！那你沒有，如果不偷，怎麼能生活？」他也講出個道理來。殺、盜、姪、妄、酒，他都讚歎，反對佛所立的戒，所以他就胡說八道！

「琉璃為誅瞿曇族姓，善星妄說一切法空」：琉璃大王為了殺這個瞿曇族姓，就是釋種；善星比丘什麼他都說空的。他說：「殺人也是空的、偷盜也是空的；無論什

麼都沒有。業無體性，你造什麼業？你把那個業拿來我看看！沒有嘛！」「生身陷入阿鼻地獄」：這不是說等死了再下地獄，這個琉璃大王、善星比丘、和寶蓮香比丘尼，就這麼活著，帶著肉身墮地獄的。所以阿難就問佛這種因緣。

「此諸地獄為有定處？為復自然」：這個寶蓮香比丘尼、善星比丘和琉璃大王，他們都生陷地獄了。可是這個地獄是有一定的地方嗎？或者是自自然然地生出來的呢？

「彼彼發業，各各私受」：彼，就是寶蓮香和善星比丘、琉璃大王。他們所造的這種業，每一個人自己受自己的果報。這是什麼道理呢？究竟這個地獄是預先給他們預備的呢？還是他們自己造出來的呢？這個地獄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他們是怎麼樣子自己造出這個業，受這果報？是好像人間的監獄似的，是現成預備的，有人犯罪了，就把他放到那個監獄裏呢？還是等到他造這個業，這個獄自己現出的呢？阿難他自己不明白這個道理。

「惟垂大慈，開發童蒙」：我想，我阿難就像一個小孩子似的，對這個道理不懂；我希望佛大慈悲，「令諸一切持戒眾生聞決定義」：叫一切持戒修行，守著戒律的這些個眾生，聽見佛所說的這個決定義。「歡喜頂戴，謹潔無犯」：都能這麼歡喜，又好像放到頭頂上這麼恭敬地受持，修得清清淨淨的，很謹慎，很潔白的，不犯禁戒。我希望佛開示！

佛告阿難：「快哉此問！令諸眾生不入邪見。汝今諦聽！當為汝說。」

「佛告阿難，快哉此問」：佛聽阿難這樣的請問，請問未來一切眾生謹守戒律的這種說法，所以佛非常歡喜。佛告訴阿難說，你這一個問，真是最對機了！是最好的了！快哉，也是說你應當問這個道理。「令諸眾生不入邪見」：使令未來的一切眾生和現在的一切眾生，不落邪知邪見，能得到正知正見。「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」：你現在諦實而聽，我給你講一講。

阿難！一切眾生實本真淨，因彼妄見，有妄習生；因此分開內分，外分。

「阿難」哪！「一切眾生實本真淨」：一切眾生本來是清淨的。「因彼妄見，有妄習生」：因為依真起妄，就生了一種無明，一種妄見；有這種妄的見分，於是乎就有妄的這種習氣生出來了。「因此分開內分，外分」：因為有妄的習氣，所以就分出來兩種，有身外邊妄的習氣，又有身裏邊妄的習氣。

阿難！內分即是眾生分內，因諸愛染，發起妄情；情積不休，能生愛水。是故眾生

心憶珍羞，口中水出；心憶前人，或憐或恨，目中淚盈；貪求財寶，心發愛涎，舉體光潤；心著行姪，男女二根自然流液。阿難！諸愛雖別，流結是同；潤濕不昇，自然從墜，此名內分。

「阿難」！什麼叫做內分呢？「內分即是眾生分內，因諸愛染，發起妄情」：內分就是眾生的身內，因為有一切的愛欲，又有一切的染污法，而發生一種妄的情。「情積不休，能生愛水」：這個情今生積到來生，來生再來生，日積月累積累多了，不休息，總有這種愛的情；這個情就會生出一種愛水的。怎麼說眾生會有一種愛染，這愛染就有一種情感，久而久之不休息，就生一種愛水呢？

「是故眾生心憶珍饈，口中水出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這一切的眾生心裏一想吃好東西，這口裏就饞欲流涎，就流口水了。為什麼有口水出呢？就饞了。「心憶前人，或憐或恨，目中淚盈」：心裏想以前的這個人，以前的什麼人呢？親戚、朋友、或者六親眷屬等和你最有緣的人，他死了；你想起來，或者憐惜他，或者恨到極點，眼睛裏就會有眼淚出。或者他和你好得最好了，那麼他死了，你生一種恨心，恨什麼呢？「啊！這個天地呀！怎麼叫他死得這麼快呢？我和他這麼好，怎麼他死了？」心裏有一種怨恨，也會有眼淚在眼睛裏邊。

「貪求財寶，心發愛涎，舉體光潤」：貪心若重的人，做夢都想要發財，有一種愛涎在心裏頭，這個人身上就有一種潤澤，就很美麗的。「心著行姪，男女二根自然流液」：看見一個很美麗的人，心裏就生一種姪欲的心，在這個時候，男女這兩種的根自然就有精液流出來。你說奇怪不奇怪的？

「阿難」哪！「諸愛雖別，流結是同」：雖然種種的愛不同，可是他這種流轉的結積是一樣的，凝結是一樣的。「潤濕不昇，自然從墜」：溼潤就不會往上昇，因這個情，自然就會墮落的。「此名內分」：這個叫內分

阿難！外分即是眾生分外，因諸渴仰，發明虛想；想積不休，能生勝氣。是故眾生心持禁戒，舉身輕清；心持咒印，顧盼雄毅；心欲生天，夢想飛舉；心存佛國，聖境冥現；事善知識，自輕身命。阿難！諸想雖別，輕舉是同；飛動不沈，自然超越，此名外分。

（編按：從「能生勝氣……見十方佛一切淨土，隨願往生」，為上人於一九七四年之補講。）

「阿難」哪！「外分即是眾生分外，因諸渴仰，發明虛想」：渴，就是渴想，就是好像渴了要喝水；仰，就是仰慕。外分就是在眾生這個身外邊，因為仰慕渴想，有

一種愛心，就會生出一種虛想；在這個時候，就發明出一種虛妄的想像。

「想積不休，能生勝氣」：你這種想，想來想去，今天也想，明天也想，前生也想，今生也想，以前這個劫也想，現在這個劫也想；想得不知多久了，總也不休息；這虛想你不停止它，久而久之就會生出一種殊勝之氣，也就是能生這種特別的靈感。

「是故眾生心持禁戒，舉身輕清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一切的眾生他若一心修持戒律，這個身體就覺得很輕清了，走路也飄飄的樣子，心裏也很清淨的。禁，就是有所不做的，你不可以做這個事情。不可以做什麼呢？不可以做壞事、不可以做惡事、不可以犯戒；所以這叫心持禁戒，你不應該做的不要做。

「心持咒印，顧盼雄毅」：咒，有種種的咒；印，也就是持咒這個以心印心的法門，你這兒念，就有了感應了，這叫「印」。無論持那一種咒，你若專持一種咒來修持，你內心什麼也都不怕，前後左右這麼地看，就有一種雄偉剛毅的樣子。雄，就這個心好像大英雄的樣子；毅，就很有毅力的。

「心欲生天，夢想飛舉」：你心裏常常的想要生到天上，去做天上的天人；你在做夢的時候，就會飛到空中去了。舉，也就是到空中去；因為想要上天，所以做夢就飛到空中去了。

「心存佛國，聖境冥現」：你心裏要是想要生到極樂世界去，想要生到佛國；這個西方極樂世界的七寶池、八功德水、和白鶴、孔雀、鸚鵡、迦陵頻伽，這些個小鳥，這些個境界在默默中現出來。就是人家看不見，你看見了；人家不知道，你知道了；東方藥師琉璃世界也看見了，這是冥現。

「事善知識，自輕身命」：你事奉善知識——就是親近善知識、恭敬供養善知識，把自己的身也不要了，命也看得很輕的，不那麼執著。因為要親近善知識，事奉善知識，把自己的身命都看得很平常，沒有事奉善知識那麼樣的重要。

「阿難」：佛又叫一聲阿難，「諸想雖別，輕舉是同」：這一般眾生心裏所想的，雖然是不同；他們得到輕安自在，或者往上昇，這是一樣的。「飛動不沉，自然超越」：往上昇，飛得動的，就不會墮落，不會向下降，自自然然的就超越一切。超，是高超；越，越過一切去了。「此名外分」：這個就是眾生外分的事情。

阿難！一切世間，生死相續；生從順習，死從變流。臨命終時，未捨煖觸，一生善惡俱時頓現；死逆生順，二習相交。

「阿難」：佛又叫一聲阿難，你知道嗎？「一切世間，生死相續」：這個世間的眾生，都生了死，死了又生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這麼循環不斷，在六道輪迴裏頭轉來轉去。「生從順習，死從變流」：眾生都隨自己歡喜的習氣而去受生；死的時候，就是隨他自己所造的業報變遷而去流轉。

「臨命終時，未捨煖觸」：人在第八識沒有離開之前，這叫未捨煖觸。等這個眾生臨命終的時候，六識都去了，七識也走了，就剩這個第八識沒有走；這第八識從什麼地方走，什麼地方就是煖的，熱的。

譬如：要是這第八識從腳心走，這腳心就是熱的；從腿上走，腿就是熱的；從腰上走，腰就是熱的；從頭上走，那麼頭上就是熱的。這熱的，就叫煖觸；這個煖觸，就是最後那個第八識離開身體的時候。這時候，這是一個現陰——離開身體之後，那叫「中陰身」；在這個時候，中陰身沒有成，這叫「現陰」，現在在身上這個陰。

這個陰你修好了，它就成佛；你不修行，它就是鬼。所以有的人問說有鬼沒有？你要知道有鬼沒有，你先要知道有佛沒有？你若知道有佛，那就一定有鬼；你若不知道有佛，也不知道有鬼。你要知道有佛沒有，你先要知道有沒有人？你要知道，有人也就有鬼，也就有佛，這都是這一個變的。死了之後這一個，叫「中陰身」；現在在人的身上，叫「現陰身」，也叫「靈魂」，也叫「佛性」，都是這個！

「一生善惡俱時頓現」：他這一生，做善事就生天，做惡事就墮地獄，就是即刻都現出了！你造什麼業，在這個時候，就要受什麼果報。你若做善功德多，就會從頭上走；你若造罪孽過多，就會從腳上走。那麼從上走，這是上昇；從下邊走，這是下墜，這是墮落了。所以這都有一個表法。

「死逆，生順，二習相交」：眾生都不願意死，這叫死逆；眾生都願意活著，所以這叫生順。這個死和生，順和逆，這二種習性相交。

純想即飛，必生天上。若飛心中，兼福兼慧，及與淨願；自然心開，見十方佛一切淨土，隨願往生。情少想多，輕舉非遠，即為飛仙，大力鬼王，飛行夜叉，地行羅刹；遊於四天，所去無礙。其中若有善願善心，護持我法，或護禁戒，隨持戒人；或護神咒，隨持咒者；或護禪定，保綏法忍；是等親住如來座下。

「純想即飛，必生天上」：情，是屬陰的；想，就屬陽的。怎麼叫「純想」呢？就是專一了，單單有這一個想，沒有情，沒有旁的念頭，也就是一種真誠。你若是想到極點了，就會飛了；飛到什麼地方去啊？等你命終的時候，就飛到天上，昇天了。

我們人，好像吃東西、飲酒、吸菸，一切一切，這都是由這個想。想要做這個事情，才有這個事情；想不做這個事情，就沒有這個事情。我想要吃好東西，就去買一點好東西來吃；想要穿一件好衣服，就買一件好衣服來穿；我想要飲酒，就去買一瓶白蘭地來飲一飲，或者中國那個竹葉青，又什麼茅台啊那種的，啊！那個酒，真好飲！最好的那高粱酒！我這一講，歡喜飲酒的人，也就會流口水了：「啊！真不錯的！」心裏就動彈了！歡喜抽菸的人，總想：啊！這個菸是不錯！什麼牌子的菸是好。

心裏總想要用這個東西，遇著一個善知識，就叫他戒了，叫他戒菸，叫他不吃肉，叫他不飲酒；這個人也很聽話的，也不抽菸，也不飲酒，也不吃肉了。可是怎麼樣啊？因為總有個想，想著要抽菸，要喝酒，要吃肉的；於是乎在做夢的時候，就抽菸，又喝酒，又吃肉。為什麼呢？也就因為有這個想。在醒著時候，不去做去了；做夢的時候，就大口酒，大口肉，又抽香菸，什麼都有了。

一醒的時候，還是個夢，又後悔了：「唉！我已經戒了菸、戒了酒、戒了肉了，現在怎麼又吃這些東西呢？又用這個東西呢？」你說這個，這就由這個「想」來造成的。所以方才我說：「在病的時候，作不得主。」就在夢中的時候，也作不得主！這個都是的的確確的，這真是老老實實的道理。

「若飛心中」：假設你這個想，總在心裏頭；這個中陰身，若是在心中走的。「兼福兼慧」：你不想昇天，你就想自己求一點智慧，求一點福報，心心念念總想這個福和慧。那麼又有福報，是又有智慧。

佛是福慧兩足，所以叫「兩足尊」；你就想：我也要修福，又要修慧。「修福不修慧，象身掛瓔珞」。那個大笨象，身上戴著一串瓔珞珠；雖然牠戴瓔珞珠，這是好了，牠有福了，但是牠沒有智慧。「修慧不修福」，你單單求智慧，就學習經典、打坐，但是你也不修福報，不做功德，你不肯布施。你若想修福，怎麼樣呢？就在三寶面前要種福，每逢或者佛誕、菩薩誕辰，或者是你自己的誕辰，或者是有什麼特殊的情形，或者初一、十五，都應該做功德。

我們佛教徒，在每逢佛、菩薩聖誕日的時候，我們都應該盡我們自己的能力來做功德。做功德，就是行布施；你在三寶面前來做功德，然後你才能有福。你若不做功德呢？就沒有福。若如果你單單想要求開智慧，不修福、不求福，就「羅漢應供薄」，你等證阿羅漢果的時候，也沒有人供養你。為什麼呢？以前你不供養人家嘛！你不供養人，所以你成佛的時候，也沒有人供養你。所以現在你想要有人供養你，你也要先供養人；這就好像你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，一個樣的道理。所以他心裏想修

福兼修慧，這都可以有了。

「及與淨願」：或者你發一個淨願。什麼淨願呢？就發願，願意生到哪一個佛的國土去。譬如說：「願生西方淨土中」，我願意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。「九品蓮花為父母。花開見佛悟無生，不退菩薩為伴侶。」這都叫「淨願」。你或者願意生到東方，願意生到西方，願意生到什麼地方，這都叫淨願。「自然心開」：這時候，這個心自然就開朗了，就明白了，自然你心裏也就開悟了。「見十方佛一切淨土，隨願往生」：能以在臨終的時候，見著十方佛，所有佛的淨土也都見了；你願意生到那一個佛國土，就生到那一個佛國土去了。

就因為這個，念佛的法門是這樣子，其他坐禪的法門、持咒的法門，和學教的法門，都是這樣子的。都是你在平時，你若沒有這個習慣，你等到用的時候，就來不及了。所謂「閒時不燒香，著急抱佛腳」；你閒的時候不去燒香、不拜佛，等一有事情就抱佛腳了：「佛啊！你慈悲了，要幫助我，保護我！」平時他把佛都忘了到九霄雲外去，一有了急難事情，人該念佛了！外國人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？中國人一有什麼急難了，「南無阿彌陀佛、南無觀世音菩薩」，就拼命這麼念了；沒有事的時候，他就忘了：多數是這個樣子。所以明白佛法的人，就不會這樣子；平時時時刻刻念佛、修行，都要用功的。

「情少想多」：說是「有情無情，同圓種智」；有情就是有思想，有感覺的，無情就是一切的草木。「人非草木，孰能無情？」說人不是個草，也不是個木頭，哪一個人能沒有情呢？人人都給自己講道理，說人人都有情。可是這個情在什麼時候有情呢？在青年的時候；所以這豎「心」邊，加一個「青年」的「青」，就是年紀正在青春的時候就有情。本來情不一定愛情，在這個地方，就可以當愛情來講。

什麼人有愛情？青年的男女就專門講愛情。為什麼他講愛情？這你要知道，因為他就不知道愛情是什麼，所以他就要講。一天到晚，都是談情說愛，談也談不完，說也說不完；說了一天不夠、兩天不夠，三天說不完，說一個月、兩個月、一年、兩年。所以有青年的男女，就迷戀到這個情上，迷情了；所謂「業重情迷是凡夫」，業障重，情也迷了。這迷，也就是一種執著；執著上，放不下這個情了。

那麼情從什麼地方來的？從你心裏來的；心從什麼地方來的？從性而來的。所以說「性流為情」。這個性往下一流——人說：「你真下流啊！」「君子上達，小人下達」，也就是這個意思。往下流，中國人罵人，說：「你下流痞！」就說你這個人沒有出息，你專門往下降，英文叫 down，就是一天比一天 down，一天比一天 down 了！那麼性流為情，情就流為欲；等到這個欲上，那就是慾火燒身了，自己就控制

不住自己了。男女這說「情不自禁」，就是自己控制不住自己這個情感了。

所以情要少，想要多；這個想，就是想念，就是念茲在茲地，總也不忘。想從什麼地方來的？你沒看見那個「想」字底下有個「心」字？也是從心那兒來的，從心裏才要有個想。他沒有思想什麼，這個心是不動的；這一想，心上邊就有個相。你看中國這個字造得是特別地妙！在「心」字上邊加個「相」字，心上邊有了形相，就著了形相了；你想什麼，就有個什麼形相。譬如你想去喝酒，這就有個酒相在心裏邊；你想吃肉，就有個肉相在心裏邊。

總而言之，想一切無論什麼，甚至於你想國家的事情，有國家的相；想自己的事情，有自己的相。這心裏頭生出相來了！說「無我相，無人相，無眾生相，無壽者相」；現在心生出相來了，所以就有個想，就變成「想」字了。那麼這個想是對不對呢？這個想本來也不對的；不過人都是著相，所以就在「心」上加個「相」字，這變成「想」。

「輕舉非遠」：情少想多，這就是輕了；前邊不是說「輕清」嗎？輕清，他就往上舉了，往上去。這個「非遠」也可以說有兩種的講法：不遠；這是一個講法，輕舉不是遠。但是在文法上，在文義上，你這樣講，又有一點不太相合。那怎麼樣講呢？應該要講：不是不遠；輕舉不是不遠，就很遠的，這是另一個講法。那麼不是不遠，多遠呢？

「即為飛仙，大力鬼王，地行羅刹，飛行夜叉」：他就可以作為飛仙，或者大力的這些鬼王，或者飛行夜叉，又有在地下跑路的羅刹鬼。這飛仙，朝遊十萬里，夜赴九千壇。這麼一早晨，可以走十萬里；這一個晚間，可以赴九千個地方的道場去。夜叉，又叫「羅刹」，又叫「藥刹」；就是飛得很快那個。「遊於四天，所去無礙」：遊於四天王天，所到什麼地方都沒有來阻礙你，擋著你的。

「其中若有善願善心，護持我法」：在天仙，大力鬼王、飛行夜叉、地行羅刹這一些個眾生之中，有發善願或者發善心的，就願意擁護佛法，保護佛法。我，就釋迦牟尼佛自稱；我法，就是佛法。「或護禁戒，隨持戒人」：或者發善願，護持佛所說的戒律；如果有持戒律的人，他就保護著這個持戒人，令這持戒的人一切如意吉祥，能以沒有一切的困難，沒有一切的麻煩事情。

「或護神咒，隨持咒者」：或者擁護〈楞嚴咒〉，或者〈大悲咒〉，或者其他種種的咒；他發這種願擁護這些個神咒，他跟隨著這個誦咒的人，日夜來守護著。「或護禪定，保綏法忍」：或者發這種善願說，將來若有修道，參禪打坐的人，我就去

保護著他得到禪定，令他安於法忍，令他得到法忍，對於法他能忍受。

「是等，親住如來座下」：發這種善願的這一等眾生，這種護法，都常常坐在如來的座下來聽法。

情想均等，不飛不墜，生於人間；想明斯聰，情幽斯鈍。

「情想均等，不飛不墜，生於人間」：如果你九想一情，就會往上昇；如果九情一想，就一定墮地獄去。現在，有五分的情，有五分的想，這情想平均了；那麼也不會飛到天上去做天仙，也不會墮到地獄去做餓鬼。到什麼地方去呢？就到你我現在這個地方來；我們這個地方，就是人間。

生在人間，不是就永遠在人間。那麼到什麼地方去呢？這個地方不過是一個轉換的處所；好像搭車，這個地方是一個 transfer（轉換站），又轉那一班車去。那麼我們在人間 transfer 到什麼地方去呢？看你；以前你是五分的想，五分的情，現在看你想多是情多？你若情多，從這個地方就 transfer 到地獄去了；你若想多，就 transfer 到天堂上去；你要是沒有情了，就 transfer 到佛國去了。你有一分的情，那也是有陰的；你若沒有情了，就純陽無陰，就是成佛去了！

「想明斯聰」：這就是 transfer，就是轉了。你修行修行，就聰明了；你要是越想越聰明，越想越有智慧，越有智慧就越有智慧，就聰明了。就是你修行一天比一天功夫有進步，一天比一天有進步，這個光一天比一天就多一點，一天比一天就多一點；多來多去，你那個光和佛光一樣了！

「情幽斯鈍」：這個情，為什麼說它是陰呢？想，是一個很公開的，正大光明的。譬如你修行，你參禪打坐，這是一個正事；你聽經，這也是個正事；你學佛法，這都是正事。若談情說愛的呢？就不能大家坐到一起談；一定要男女單獨地到花園，或者到海邊去，或者到樹底下，坐到那個地方，你也小小聲講，他也小小聲的說。這兩個人，廣東話叫「密針」，就是慢慢的；這麼一邊慢慢談，慢慢談，單獨兩個人去談去，旁人看不見，這就叫幽。跑到樹林裏頭見不得天那個地方，或者是在車裏邊，或者在船上；總而言之，很少人到的地方，這就叫幽。

幽，就是幽暗，見不得光，就沒有什麼光明；幽暗屬陰的，幽來幽去，就愚癡了。鈍，就是愚鈍，愚癡了；談來談去，談得愚癡了，就墮落了，墮落到這個無底深坑裏去了。所以這個情，為什麼它墮落呢？就是你談來談去的，兩個人一齊墮到苦海裏去了；不容易出來的，出來，那可要費一點大的力氣。除非有真正善知識，這麼

拖著你手：「出來！」把你給拖出來了；要不然的時候，不容易出來的。

情多想少，流入橫生；重為毛群，輕為羽族。七情三想，沈下水輪，生於火際，受氣猛火；身為餓鬼，常被焚燒，水能害己，無食無飲，經百千劫。九情一想，下洞火輪，身入風火，二交過地；輕生有間，重生無間，二種地獄。純情即沈，入阿鼻獄；若沈心中，有謗大乘，毀佛禁戒，誑妄說法，虛貪信施，濫膺恭敬，五逆十重，更生十方阿鼻地獄。

「情多想少，流入橫生」：橫生，就是畜生。情多想少，就轉生到畜生裏邊去。「重為毛群」：情重的人就做毛群。什麼叫「毛群」？就是披毛戴角的馬、牛、羊，有皮毛的這些個東西。你看！多危險！小心一點哪！所以我為什麼說《楞嚴經》這個地方是重要。你看看！這是人和獸的交關處啊！錯了一步，差了一點，這個情重的人就生到披毛戴角那個畜生裏邊了。

「輕為羽族」：牠這也有情有想，要是情重想少的，這就轉餓鬼，或者轉畜生；要是情也多，還有一點想的，就是情比較前者輕一點的，就會墮落變成飛禽去，飛到天上。羽族，就是有翅膀、有羽毛，會飛的東西。因為什麼牠變成畜生？怎麼又會飛呢？也因為牠有情又有想，這個情沒有那麼重，所以就變成畜生裏頭的飛禽。你看那雀鳥，身上花花綠綠的，很多的花斑，很好看的；那就因為做人的時候，他也喜歡穿花衣服。一穿上花衣服，覺得很美麗的：「哦！這特別好看！」盡這麼一天到晚左看自己的花衣服，右看自己的花衣服。那個飛禽，你看！長得真美麗，那個翎毛非常好看，這就是好穿花衣服；變成飛鳥，穿的那個鳥毛，也花花綠綠的，很好看的。

「七情三想，沉下水輪，生於火際，受氣猛火」：前邊是五情五想，就生人間；要是你六情四想，就墮落到畜生裏邊去；要是六想四情，就可以又往上昇。那麼現在是七種情，三種的想，就向下沉，沉到水輪，這個水輪下邊還有火；火燒這個水，水上邊也就變熱了，猶如猛火那個樣子。我們現在講火山爆發，就是在這個水下邊有火；那麼火把水燒熱了，燒得山石都熔了，所以火山爆發了。

「身為餓鬼」：這時候，自己的身變成餓鬼了；你這時候想要做雀鳥、做走獸都不可以了。這餓鬼也不只一種，有百千萬種；最難受的，他咽喉就像針鋒那麼細，什麼東西也吃不下，甚至於連水都喝不下去。那個肚子呢？大得像鼓似的。肚大如鼓，咽喉細如針鋒，它百千萬劫，也得不到一滴水飲；為什麼呢？它看見水，因為業感的關係，就變成猛火。

天人看這個水，就是琉璃；而魚鰲蝦蟹等水裏的東西，看見水是牠的宮殿，牠的房子，是牠的陸地，牠就在那個地方住著。魚雖然在水裏游來游去，牠看不見水的；就像人在風中，不知有風。我們人在風裏邊生存著，若沒有空氣，我們人就都會死了；我們人雖然說吃東西生存，但是也需要有新鮮空氣才生存的。可是我們能看見這個空氣嗎？看不見的；我們人在風裏邊，在這空氣裏邊，看不見空氣。我們人看見水是水，而那個鬼看見水就是火。

那為什麼我們看見它不是火呢？你若想問為什麼？你就去做鬼試一試，你就知道為什麼了！那麼說：「我不想做鬼，就知道為什麼！」我現在也可以告訴你，就是因為業障——自己所造的業。你造餓鬼的業，就變成餓鬼了；所以你到餓鬼的時候，你看見那個水就變成火了。就為這個！你若不相信，也可以試一試；不過你到那兒試的時候，變成餓鬼，就不容易再來做人，不容易再 return（回來）了。所以我現在給你講的並不是騙你，你都還相信我，是最好的一個辦法；不要去試驗！

「常被焚燒」：這是你自己的業報所感，就到餓鬼的地方，你在那個水裏頭，水下有火輪，自然就像火似的；所以就常常地被這火來焚燒。燒死了，一陣間又活了；活了又被火燒，又燒死了。所以死死生生在那個地方，也不知道鬼混鬼混的混多少時候？這才真叫「鬼混」呢！在那個地方過那鬼日子。

「水能害己，無食無飲，經百千劫」：這個水能害自己。害哪一個呢？就害那餓鬼。我們人可以飲那個水，餓鬼它不能飲的；它看那個水就是火，所以它也不能飲，也不能食。經多長時間呢？經百千劫那麼長的時間。

「九情一想，下洞火輪，身入風火，二交過地」：洞，就是穿，洞穿了。要是九情一想的，死後他向下墜落，把這個火輪又穿過去了。穿過到什麼地方呢？這兒不單是水和火，還有風，風火交迫；這風一吹，這火就又更加猛烈，燒得更厲害。「輕生有間，重生無間，二種地獄」：那個情稍微輕的，就生到有間地獄；情比較重的，就生到無間地獄。有這兩種地獄。

「純情即沉，入阿鼻獄」：要是情重沒有想了，死了立即就沉，沉到阿鼻地獄裏去了。「若沉心中，有謗大乘」：他要是在單單用這種的情來用事的心裏邊，他又譏謗大乘經典，說大乘佛法都是假的。他完全用他自己這種情來揣測，就以是為非，以非為是，以黑為白，以白為黑；就是橫不講道理，他一定要和你說一個相反的道理。你說：「不要做不好的事情！」他說：「那怕什麼呢？」

就好像我方才聽果彰說，在某一個 party（宴會），有個人就說：「啊！這什麼事情

都沒有關係！酒肉穿腸過，佛在心頭坐；吃肉喝酒，這一過去就沒有了。佛就坐在你心裏的嘛！你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。」那就是在心裏有這一種情感，以這種情來用事，所以就這麼邪知邪見，講這邪知邪見哪！

「毀佛禁戒」：或者謗毀佛的戒律。他又說：「不要受戒！你受戒幹什麼？還要弄一個戒來管著你。你若不受戒，多自由呢！你何必要受戒？」其實，你不受戒是自由，很容易就墮地獄了，真是自由！你若受過戒了，有那個戒相、戒法，戒體來支持著你，那不是那麼容易就墮地獄的；你就是墮地獄，也很快就出來的。你要是聽你自由不受戒，那麼墮到地獄裏，什麼時候再出來？那是沒有人擔保的。

你要是受過戒，就是很長的時間，會縮成很短。就好像你給詹遜總統做個護衛，或者做一個茶房，你犯了很大一個罪被警察捉去了；詹遜那兒給寫幾個字說：「你把他放出來吧！」他就被放出來了，很快地。若沒有呢？就很久也放不出來的，不知拖延多長。這是一個樣道理，你有戒來保護著你，你受很長罪的時間，可以縮為很短；所以不要自作聰明，說是不要受戒好。你都是受戒好，我告訴你們！「眾生受佛戒，即入諸佛位。」眾生受了佛戒，就是入佛位了；所以不要謗毀佛的戒律！

「誑妄說法」：或者說法說得誑妄，撥無因果。「啊！無因無果，人就是佛嘛！不必修行。吃肉喝酒隨便，你怎麼樣都可以成佛的，佛是最容易成的！」不錯！佛最容易成的，但是你要去毛病；你若有周身毛病，可沒有有毛病的佛！佛都是清淨無染的，沒有說污濁邈邈，一身的罪業，就去成佛了；沒有說喝酒也可以成佛，吃肉也可以成佛的，沒有的；要是有這樣子，當初佛就不必說這個戒律了。所以我很恭喜我這個果彰，他現在喝三瓶啤酒就頭痛了；這是一個善根的發現，你自己都應該生高興，你的善根發現了！

「虛貪信施，濫膺恭敬」：或者單單貪圖人信仰我，就布施我，供養我；自己本來無道無德的，就歡喜人家恭敬。一有貪心，說：「喔！我收多多的皈依弟子，一個人給我一塊錢，十個人就十塊錢，我將來就無形中就會發財了！」不要貪這個！所以我什麼時候都不和你們講錢的。

我今天在這「不貪」之中，我再談講一講。人家收皈依弟子，都要先講明白了，你皈依我，五十塊錢或者六十塊錢，或者多少錢一個。我這兒收這麼多皈依弟子，有的供養師父的，有的還完全沒有，對師父一個仙（cent、分）也沒有供養過。我也沒說：「啊！這個皈依弟子真是不好啊！對師父一點的表現都沒有！」我都不知道哪個供養，哪個沒供養！

「五逆十重」：或者犯了弑父、弑母、弑阿羅漢、破和合僧、出佛身血這五逆重罪，和菩薩戒那十種重戒。「更生十方阿鼻地獄」：在地獄裏，有犯五逆十惡這種重罪的，就在這個地獄滿了之後，還要生到十方的無間地獄——阿鼻地獄去。你說這個多長的時間？輾轉，這個地獄沒有了，滿了，又遷徙到那個無間地獄去；那個無間地獄壞了，又遷徙到另一個無間地獄去，來回遷。就這個集中營搬到那個集中營去，那個集中營又搬到另一個集中營去；這個地獄也就像這個道理一樣，沒有完的時候！所以提婆達多——就是以前我講，和佛來鬥法那個——也是生陷地獄，也是就這麼帶著肉體就墮地獄了；由釋迦牟尼佛那時候到現在，這不過一眨眼的時候，都不是很久，到現在還在地獄裏受苦呢！

循造惡業，雖則自招；眾同分中，兼有元地。

（編按：從「循造惡業，雖則自招……菩薩見瞋，如避誅戮」，為上人於一九七四年之補講內容）

「循造惡業，雖則自招」：在前邊，說譏謗大乘的法師，和謗佛、謗法、謗僧這一類的人，犯了五逆十重，要生到十方阿鼻地獄。順著他所造的這個惡業，他墮地獄雖然是他自己招出來的，去造業受果報。「眾同分中，兼有元地」：可是在這個眾同分的裏邊，他在什麼地方造的業，受什麼果報，也有一定的地方。

阿難！此等皆是彼諸眾生自業所感，造十習因，受六交報。

「阿難」：佛又叫一聲，阿難！「此等皆是彼諸眾生自業所感」：起惑、造業、受報；墮地獄的這一切眾生，都是他自己所造的業所感。「造十習因，受六交報」：他造有十種習氣的因，所以受到六種互相交替的這種果報。

云何十因？阿難！一者，姪習交接，發於相磨；研磨不休，如是故有大猛火光於中發動。如人以手自相摩觸，煖相現前；二習相然，故有鐵床，銅柱諸事。是故十方一切如來，色目行姪，同名欲火；菩薩見欲，如避火坑。

「云何十因？阿難」：什麼叫十種因呢？阿難！我現在詳細告訴你。「一者，姪習交接，發於相磨」：第一種就是姪習。這種姪欲的習氣交接，男女互相接觸，發生一種相磨擦的動作。「研磨不休，如是故有大猛火光於中發動」：因為互相磨擦不休息，像這樣子，就有一種大猛火光在其中發動了。

「如人以手自相摩觸，煖相現前」：就好像人自己用兩隻手在一起相摩，就會很熱

了，這是一樣的道理。「二習相然，故有鐵床，銅柱諸事」：生順、死逆這兩種習氣，好像點著火似的；所以在地獄裏，就有鐵床地獄、銅柱地獄。就因為這個人姪欲太盛，造姪業太多了，所以受這種的果報。

「是故十方一切如來，色目行姪，同名欲火」：色，是名色。因為這個，所以十方一切的諸佛給姪欲這種的事情，起一個名目；這些個色的形相和名字，就都叫慾火。所謂「慾火燒身」，姪欲心重了，就好像有一種火，要把自己燒了似的。「菩薩見欲，如避火坑」：菩薩見姪欲的這種行為，就好像逃避火坑那麼樣子嚴重，那麼樣子要躲避它。不能見著這火坑就往火坑裏跳；你跳到火坑裏，一定會燒死的。所以菩薩要離姪欲遠遠的，不生姪欲念頭。

二者，貪習交計，發於相吸；吸攬不止，如是故有積寒堅冰於中凍冽。如人以口吸縮風氣，有冷觸生；二習相陵，故有吒吒，波波，羅羅，青赤白蓮，寒冰等事。是故十方一切如來，色目多求，同名貪水；菩薩見貪，如避瘴海。

「二者，貪習交計，發於相吸」：第二種就是貪心的習氣，總是在那兒算過來，算過去；為什麼貪呢？就因為有一種吸引力，好像吸鐵石似地，把那個東西吸來。「吸攬不止」：那麼貪而無厭，就總想要把其他東西都收來作為自己的，也不停止。「如是故有積寒堅冰於中凍冽」：像這樣，所以就有一種積寒和很堅固的冰，在這一種習氣的中間生出一種凍冽。

「如人以口吸縮風氣，有冷觸生」：怎麼說它是凍呢？就好像你用口來向裏邊吸這個風氣；外邊來的風到口裏，就生出來一種冷觸。「二習相陵，故有吒吒，波波，羅羅」：生順、死逆這兩種的習氣互相陵奪，你想把我戰敗了，我想把你戰敗了；所以有吒吒，波波，羅羅，這就都是在地獄凍得就打顫顫，發出苦的聲音，受那種地獄的苦。「青，赤，白蓮，寒冰等事」：有這種種的寒冰地獄，把他凍得皮肉都裂開來，好像青、赤、白蓮的花瓣那種樣子。

「是故十方一切如來，色目多求，同名貪水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十方一切諸佛給這一種多求的貪心取一個名目，名字就都叫貪水。「菩薩見貪，如避瘴海」：菩薩對這個貪的心，就好像避開有毒氣的海似的，躲得遠遠的。

三者，慢習交陵，發於相恃；馳流不息，如是故有騰逸，奔波，積波為水。如人口舌自相縣味，因而水發；二習相鼓，故有血河，灰河，熱砂，毒海，融銅，灌吞諸事。是故十方一切如來，色目我慢，名飲癡水；菩薩見慢，如避巨溺。

「三者，慢習交陵，發於相恃」：第三種，我慢這種習氣互相陵越；就覺得我比你
好，互相有一種恃強的心理。「馳流不息，如是故有騰逸，奔波，積波為水」：這
一種我慢的思想奔流不息，像這樣子，就有油鍋地獄，火湯地獄之類的，積這個波
為水。

「如人口舌自相齟齬，因而水發」：好像人的口中的舌自己這麼嚐自己口裏的滋味，
那麼在口裏就有水發出來。「二習相鼓，故有血河，灰河，熱砂，毒海，融銅，灌
吞諸事」：生順，死逆這兩種習氣相鼓，所以就有血水河的地獄、有灰河的地獄、
有熱砂的地獄、有毒海的地獄、又有熔銅灌鐵的地獄，有這種種地獄。灌吞，就是
叫你吃銅鐵的汁。

「是故十方一切如來，色目我慢，名飲癡水」：因為這個，十方一切諸佛給這個我
慢的樣子起個名字，就叫喝愚癡的水。「菩薩見慢，如避巨溺」：菩薩見著我慢的
這種情形，就好像避開那個很多人在那兒小便的地方；那個很多尿的地方，味道也
不好。

**四者，瞋習交衝，發於相忤；忤結不息，心熱發火，鑄氣為金。如是故有刀山，鐵
橛，劍樹，劍輪，斧鉞，鎗鋸。如人銜冤，殺氣飛動；二習相擊，故有宮割，斬斫，
剉刺，槌擊諸事。是故十方一切如來，色目瞋恚，名利刀劍；菩薩見瞋，如避誅戮。**

「四者，瞋習交衝，發於相忤」：第四種，瞋恨這種習氣互相抵觸；你對我不對了，
我對你也不對了。「忤結不息，心熱發火，鑄氣為金」：這種的忤結不停止，心就
覺得熱，發一種無明火；就鑄成一種氣，氣又變成金，很厲害的。「如是故有刀山，
鐵橛，劍樹，劍輪，斧鉞，鎗鋸」：因為鑄氣為金，就有刀山地獄、有鐵橛地獄、
劍樹地獄、又有劍輪地獄、斧鉞地獄、鎗鋸地獄，這種種的。

「如人銜冤，殺氣飛動」：好像人互相有冤仇，這一種殺氣飛動了。「二習相擊，
故有宮割，斬斫，剉刺，槌擊諸事」：這兩種習氣又相擊，就有宮割地獄、砍頭地
獄、斫骨地獄、倒刺地獄、槌擊地獄，有這種種地獄。宮，就是做太監了。斬，就
殺頭。斫，把手腿給剝去了，或者把骨頭給砸碎了。剉刺，就用剉銼，用刺刺。

「是故十方一切如來，色目瞋恚，名利刀劍」：所以十方一切諸佛如來給這個瞋恚
起個名字。叫什麼呢？叫利刀劍；就等於利刀利劍一樣。「菩薩見瞋，如避誅戮」：
菩薩對這個瞋恚，就好像要被人殺了一樣，避得遠遠的。

還有什麼問題沒有？（一位女弟子請教有關「善知識」的問題。）

如果你跟著出家的師父，不是個善知識，你可以到外邊去訪求善知識；如果他是個善知識，你不認識，你到外邊去，那是你自己自己錯過機會。不是說「對得起、對不起」的問題，這看你自己認識不認識；不是一定的，說得到外邊去參訪善知識。如果你沒有遇著善知識，你可以找善知識；若是遇著善知識還找善知識，那就是頭上安頭。你或者沒有遇著善知識，也不能遇著，就認為你遇著善知識了；或者遇著善知識，你也不認識，你又認為沒有遇著善知識。這善知識，就是你所佩服的；你覺得他一舉一動、一言一行，都值得做你的師父了，這個就應該跟著學。若不值得呢？出去參訪善知識！可是這個善知識啊！不是那麼容易遇著的。

好像你們到臺灣遇著某某人，這就迷得幾幾乎要死了。這一個人，我這回到臺灣，我見著他來的；那個樣子，簡直的就像某法師畫的白骨，預備編「白骨觀」；他那個樣子已經差不多了！你沒有見著這個人吧？這個人，頭一次把他們五個都迷住了，他們五個人認為他都是他們五個人的師父了，連果前、果寧、果先都被他迷了。他怎麼樣呢？他也是打坐，也是常坐不臥，也是這個這個什麼...；持午不持午的啊，你們記得不記得了？怎麼不敢講話了？

真是像個魔鬼的樣子！那個頭，那個面，長得是很古怪的樣子。欸！他們五個人就認為他是善知識了，幾幾乎被他迷得要死了，把其中一個迷得跑到醫院去了！今天我在那兒講經，我看他去到那兒聽了一次經，下來趕快就跑；果前告訴我的，說那個就是某人。你說那麼一個人，他那個師父會發光？那麼也是一個大魔頭！在香港、臺台灣，把你們這五個美國人都給迷得那樣子！果前回來說，覺得他就是師父了，各處去！這是參訪「善知識」。

我再告訴你們，是凡離開這個金山寺的——那麼看因為什麼原因離開；若自己願意離開金山寺，這就是有一種懶惰的性質，跑到外邊，貪圖方便。金山寺的功課太忙了，太辛苦了，又有個師父在這兒管著，不太自由；到外邊可以隨便，怎麼放逸也可以，怎麼樣都可以了：這是人要到外邊的原因。那麼回來，又不在金山寺住，也是因為金山寺不方便；不是說怕女人，外邊女人更多！在外邊，你能說你不接近女人嗎？你能掛個牌子說「女人免進，女人免見」嗎？我不相信你會這樣做的。這就是覺得金山寺太不自由了！你要知道，自由、自由，就會跑到地獄去，這是一點疑問都沒有的！

五者，詐習交誘，發於相調；引起不住，如是故有繩木，絞校。如水浸田，草木生長；二習相延，故有桎械枷鎖，鞭杖撻棒諸事。是故十方一切如來，色目姦偽，同名讒賊；菩薩見詐，如畏豺狼。

「五者，詐習交誘，發於相調」：詐，就是欺詐，也就是虛偽。第五種，欺詐這種習氣互相誘騙；就你用一個手段來欺詐我，我也用一個手段來欺詐你，互相這麼調換。「引起不住，如是故有繩木絞校」：引起這種欺詐的行為而不停止，因為這個，所以就有繩木地獄，絞校地獄。繩，就是繩子；木，是木頭；就是用繩子、木頭來絞死這個人，這也是一種地獄。

「如水浸田，草木生長」：好像用水浸田一樣，浸潤久了，也就有草木生出來了。

「二習相延，故有杻械枷鎖，鞭杖撻棒諸事」：過去生這種欺詐的習氣，和現在生這個欺詐的習氣，互相連延在一起；所以就有手銬腳鐐的地獄、枷鎖地獄、鞭杖地獄、撻棒地獄，有這種種的事情。這種種的事情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都是從欺詐那地方來的。杻，是手上戴的東西；械，是木枷，在腳上戴的。鎖，是一條鎖鏈，鎖到脖子上；枷，是兩塊木頭做的，合在脖子上套著的。這些都是刑具，戴上這個刑具，你就不能逃走了。鞭杖，就是用鞭子打，用棍子打。撻棒，也是用一條棍棒來打人的這種刑具。

「是故十方一切如來，色目姦偽，同名讒賊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十方一切的如來，看著虛詐姦偽這種的行為，同名叫讒賊。讒，就是讒言；就說話說得不實在，這叫進讒言。「菩薩見詐，如畏豺狼」：菩薩看見這個欺詐，就好像看見豺狼那麼恐怖。

六者，誑習交欺，發於相罔；誑罔不止，飛心造姦，如是故有塵土，屎尿，穢污不淨。如塵隨風，各無所見；二習相加，故有沒溺，騰擲，飛墜，漂淪諸事。是故十方一切如來，色目欺誑，同名劫殺；菩薩見誑，如踐蛇虺。

「六者，誑習交欺，發於相罔」：誑，就說誑語，盡說大話；罔，也是不直，就是說假話。第六種，就是說假話的習氣交欺，也就是你打妄語欺騙我，我打妄語就欺騙你。「誑罔不止，飛心造姦」：你誑賴我，我誑賴你，這麼互相誑賴不止；於是乎，一天到晚心就蠢蠢欲動，想著作姦犯科，盡做犯罪的事情。「如是故有塵土，屎尿，穢污不淨」：因為像這樣子，所以就又有塵土地獄、又有屎尿地獄，在這些個地獄裏，污垢不淨。

「如塵隨風，各無所見」：這種業障，也就像好像塵隨風飄蕩這種情形；雖然是有塵，可是你看，看不清楚哪個是塵的。「二習相加，故有沒溺，騰擲，飛墜，漂淪諸事」：過去生的習氣和現在生的習氣連到一起，所以就有淹死，或者有把他扔到很高然後再掉下來，或者把他扔到虛空然後再墮落下來，或者在海裏頭就漂流著，有這些個事情。

「是故十方一切如來，色目欺誑，同名劫殺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十方一切如來看見相欺騙的這種行為，說它這個名字就等於去打劫殺人一樣。「菩薩見誑，如踐蛇虺」：菩薩見你這個打妄語的人，就好像踩到毒蛇上了。虺，也是個蛇的名字，牠也很毒的；所以這誑也是要不得的。

七者，怨習交嫌，發於銜恨；如是故有飛石，投礫，匣貯，車檻，甕盛，囊撲。如陰毒人，懷抱畜惡；二習相吞，故有投擲，擒捉，擊射，拋撮諸事。是故十方一切如來，色目怨家，名違害鬼；菩薩見怨，如飲鳩酒。

「七者」，是個「怨習交嫌」：第七種，就是怨恨的習氣互相你怨恨我，我也怨恨你；你對我也有一種懷疑，我對你也有一種懷疑，這種怨有一種冤枉的性質。譬如人沒有做這件事，你就說他做這件事了。「發於銜恨」：這冤枉人了，有一種嫌疑發生了，那麼就好像用口叨著這種恨怨似的，總也不忘。銜，就是雀鳥用口叨著東西。

「如是故有飛石，投礫，匣貯，車檻，甕盛，囊撲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有飛石地獄，投礫地獄，投沙礫來打；又有用一個匣子（就好像那麼一個四方的箱子）把他裝起來，把他用車囚起來，裝到車的一個籠子裏；又有用一個大缸把這個鬼放到裏邊，就好像用一個箍轆，把他箍上，在外邊燒火，就把這鬼放到甕裏頭來燒，就把這個鬼來煮熟了；把這個鬼裝到這口袋裏，就拿著他這麼摔，他在裏邊，呼吸氣又不自由，又痛。

「如陰毒人，懷抱畜惡」：這一種，好像一種人非常陰毒，他在心裏邊總畜存著一種惡念。畜，就蓄存。「二習相吞」：前生的習氣和今生的習氣互相吞食。你這兩種習，就是你把我吞到你的一起，或者我把你吞到我的一起；吞，也就是表示誰力量大，就幫助誰。譬如前生的業力大，就受前生的果報；今生的力量大，就受今生的果報。「故有投擲，擒捉，擊射，拋撮諸事」：所以就有投擲地獄，這麼摔這個鬼，令它生一種痛苦。投，就是丟扔到一邊去；擲，也是把它擲到很遠的地方。又有擒捉地獄，就故意放走他，讓他四處狂跑，然後又把他擒捉回來。又擊射地獄、拋撮地獄，有這種種的事情發生。拋撮，也就是把他扔到空中，然後又跌下來。

「是故十方一切如來，色目怨家，名違害鬼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十方一切如來看這種怨恨的行為，就把它叫做違害鬼。違，是違背；害，就是殺害；他違背人的意思，把你這個人殺害了。「菩薩見怨，如飲鳩酒」：這個修行的菩薩，看見這個怨恨的事，就好像飲毒酒一樣。鳩，是一種鳥的名字，叫鳩鳥；這種鳥毛的毒非常的大，

如果用酒一泡這個鳥翅膀的毛，人喝了就一定死，沒有藥可解這種毒的，這叫鴆酒。

八者，見習交明，如薩迦耶，見，戒，禁取，邪悟諸業；發於違拒，出生相反。如是故有王使主吏，證執文籍。如行路人，來往相見；二習相交，故有勘問，權詐，考訊，推鞠，察訪，披究，照明，善惡童子手執文簿，辭辯諸事。是故十方一切如來，色目惡見，同名見坑；菩薩見諸虛妄徧執。如臨毒壑。

「八者，見習交明」：第八種我們每一個人所犯的習氣，就是那些個邪知邪見交相發明。見，就是看見。這個見你若用得對，就幫助你自己的清淨；你若用不對了，用偏了，就可以造孽的。「如薩迦耶，見，戒禁取，邪悟諸業」：就好像身見、見取見、戒禁取見和邪見這種種業；他也有點聰明，但是他悟的道理都是邪，不是正當的，所以就造出一切的業。

見有五種：身、邊、戒、見、邪——有身見、邊見、戒見、邪見，還有一個見取見。薩迦耶是梵語，翻到中文叫「有身」，就是有身見。身見，就執著有身，執著我這個身體是我的，一切都是我所有的，執身、執物。邊見，就是不合乎中道，它落於兩邊，或者執斷，或者執常。執斷，他說人死就像燈滅了似的，沒有了，也沒鬼魂，沒有來生了；執常，又說是這人今生做人，來生也做人，再來生還是做人，不會去做畜生的，你做人永遠都是做人的。戒見，就是非因計因，好像我以前說的，印度有持牛戒、狗戒的；學這牛，學這狗，這是戒見。見取見，就是非果計果，這個見他執著得又執著，執著得又執著，非常地堅固；他這個見就是我見，我見太深。那麼又有邪見。

「發於違拒，出生相反」：他這種業，有的就違背他自己意思的，有的就拒絕了——他自己或者拒絕旁人，或者旁人拒絕他；這互相都相反。「如是故有王使主吏，證執文籍」：像這樣子，所以就有做閻王的使，或做某一個部門的官吏、城隍，或者在陰間對質，或者用生死簿，善惡錄做證據。證，就是給人做證據；執，也就是拿，好像你有什麼證明，拿出來一個什麼紙或者什麼證件，就來做證據。文，就是一切的文具。籍，就是簿，這個本子。

「如行路人，來往相見」：這個見，就好像行路人似的，來了去；去了來，就這樣子相見。「二習相交」：過去生的習氣和現在生的習氣，互為主從。現在生的重，現在生的為主；過去生的重，過去生的為主，互相相交。「故有勘問，權詐，考訊，推鞠，察訪，披究，照明」：所以就有這些事情：勘問，就是審問，然後再或者派人去調查調查。權詐，問案的法官有的時候也用一種權巧方便的詐騙手段來詢問你的案子；在地獄裏也有這種情形。考訊，就考察訊問。推鞠，是打官司，訴訟時，

法官察言觀色，看看你講的話，然後就推情問理，看看你這個神氣是怎麼樣的？察訪，是觀察訪問你這一件事情。披究，很詳細地來研究你這個案子。照明，就好像用鏡子來照你這件事情似的。

「善惡童子手執文簿，辭辯諸事」：這期間，在地獄裏又有善惡童子手裏拿著簿子；你所造的業，都在這個簿子上寫著。你狡辯嗎？他說：「現在在這兒寫著呢！你所造的什麼什麼事情，你不能推託的！」他來給你作證據，所以你就不能再狡辯了。

「是故十方一切如來，色目惡見，同名見坑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十方一切的如來，看惡見這種的習氣，就叫一個見坑。你除非不跌到這裏邊去，跌到這裏邊就不容易上來。「菩薩見諸虛妄徧執，如臨毒壑」：這個修行的菩薩，看見虛妄徧執這種惡見的情形，就好像到那個有毒的壑邊緣上，很危險，這容易掉到裏邊去；所以避之大吉，就離這個邪見遠遠的。

九者，枉習交加，發於誣謗；如是故有合山，合石，碾磑，耕磨。如讒賊人，逼枉良善；二習相排，故有押捺，撻按，蹙漉，衡度諸事。是故十方一切如來，色目怨謗，同名讒虎；菩薩見枉，如遭霹靂。

「九者，枉習交加，發於誣謗」：枉，是冤枉，就是不直，含冤莫伸，沒有真正的道理講。就是自己本來沒做壞事，就被政府說你做壞事了；或者你本來沒有偷東西，有人冤枉你，告你偷東西了。那麼或者你被人家冤枉，或者你冤枉人，這都是「枉習」。第九種的習因，這是一種冤枉的習氣互相加到對方身上——或者你被人家冤枉，這宿世的業障遇到一起；或者沒有宿世的業障，那麼這是新生出來的這種冤枉的業，你知道對方沒有做這種壞事，你故意冤枉他，說做這個壞事了。宿世和今生的這種習交加，發生誣賴譏謗。誣，就是誣賴；謗，就是譏謗。誣謗，就是你沒有偷我東西，我說你偷了；你沒有殺人，我說你殺的；就給你栽一個贓，故意給你做出來一個罪過。「如是故有合山，合石，碾磑，耕磨」：像這樣子，所以就有合山地獄、合石地獄。合山，四面都是山，合到一起，把你夾到一起；合石，或者四面都是石頭，把你夾到中間，夾得像個肉餅子似的。又有碾米地獄、擣磑地獄、又有耕舌地獄、磨舌地獄。這個人要是盡打妄語，盡說假，這不是誣謗嗎？所以在這個地獄，就把他舌頭割出來，或者用鐵鉤子勾出來，用牛拉犁，在這舌頭上來回趟來趟去地。磨，就是放在磨裏頭研。

「如讒賊人逼枉良善」：就好像讒賊人逼迫冤枉良善似的。他說話說得不正確，這叫讒賊人。這個枉習，就是那個讒賊人。「二習相排」：前生的這種業障和今生的這二種行為合起來互相排斥。「故有押捺，撻按，蹙漉，衡度諸事」：所以就有把

他押起來，把他按住；或是用槌子來打，把他按下去；或者把這鬼放到一個布袋裏，來往出擠血水；或者用斗量一量，用秤秤一秤；有這種的事情發生。衡，就是一種秤；衡度，就是用秤秤一秤它，衡量一下。這個「度」字，讀「惰」。

「是故十方一切如來，色目怨謗，同名讒虎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十方一切的如來，看怨謗的這種行為，就給它起名，叫讒虎，比老虎還厲害。「菩薩見枉，如遭霹靂」：這修行的菩薩他不敢錯因果的，所以他看見冤枉這一種行為，這一種習因，就好像遇著霹靂那麼生恐懼心。霹靂一劈，把人都會劈死的；所以菩薩看這個「枉」字，就像霹靂那麼厲害。

十者，訟習交誼，發於藏覆；如是故有鑑見，照燭。如於日中，不能藏隱；二習相陳，故有惡友，業鏡，火珠，披露宿業，對驗諸事。是故十方一切如來，色目覆藏，同名陰賊；菩薩觀覆，如戴高山，履於巨海。

「十者，訟習交誼，發於藏覆」：第十種的習因是什麼呢？就是訴訟，就是打官司，互相告狀；告狀，就要有辯護律師，這就互相辯論。這辭訟它這種的罪過是什麼呢？就是覆藏，也叫藏覆；就互相都沒有真的，你就說你有道理，我就說我有道理，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。誼，就是誼鬧；交誼，就是你說你有道理，我說我有道理。

譬如兩夫婦去打離婚官司，這個丈夫就說太太怎麼樣怎麼樣不對，太太就說丈夫怎麼怎麼樣不對。其實兩個人沒有一個對的；若有一個對，也不會離婚的。你若有一個對的，對方縱然有不對，你一包涵，原諒一點，也就沒事了嘛！兩個，你講你的理由，他講他的理由；於是乎就到處找律師。因為覺得那個律師沒有飯吃，如果你不打官司，做律師的會餓死；於是乎就這麼無事生非地找出來一點事情來幹一幹，好給一點律師費，律師也就生活著。那麼律師說：「好！你們兩個打官司，我這生意就好了！」所以那個律師最歡喜你打官司，找他去做辯護律師。辯護一堂，就五十塊錢，或者一百塊錢，或者兩百塊錢，或者三千、五千，看你這個案子的價值如何；所以他就隨便刮攏，隨便可以中飽了。

為什麼要打官司呢？就是互相不坦白，你對我也用個假面具，我對你也用個假面具。假面具一揭穿了，這就要講道理啦！一講道理，還是用這個假面具藏起來。藏，就是隱藏起來；覆，是把它蓋上。明明我不對，我沒有道理，我把我沒有道理這個地方蓋上，把我那個有道理的地方提出來；明明我有不對的地方，不合理這個我把它藏起來，我把合理的事情顯露出來。

「如是故有，鑑見，照燭，如於日中，不能藏隱」：鑑，是鏡子。言其在生的時候，

你歡喜打官司，歡喜造罪惡，等到地獄，那兒就有個孽鏡臺；你在生所作所為，到那兒一照，都現出來了，好像演電影似的，一幕一幕地就都演出來了。像這樣子，就好像有個鏡子顯現，或者有燈燭照著似的，你一點也沒有覆藏的地方；就好像在太陽正中的時候，那個影沒有地方可以藏起來的。

「二習相陳」：有前生的業障和今生的業障這兩種互相陳列起來。「故有惡友，業鏡，火珠，披露宿業，對驗諸事」：所以在地獄裏，就有惡友投訴你的罪過，又有一種孽鏡臺和火珠來照；無論前生你有什麼罪業，所造的罪業都可以現出來。你不承認？就拿出個證據給你看一看，證明一下。這惡友就不單惡友，乃至於家庭眷屬都包括在內了。

「是故，十方一切如來，色目覆藏，同名陰賊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十方的一切如來看覆藏這種行為，這種習因，就給它取個名字叫陰賊。「菩薩觀覆，如戴高山履於巨海」：菩薩觀這種的覆藏，就這種的訟；好像頭上頂著一座高山在大海裏走。你說怎麼能出得來呢？沒有法子出得來的，所以菩薩是不打官司的。

云何六報？阿難！一切眾生，六識造業；所招惡報，從六根出。

「云何六報」：什麼叫做六報呢？「阿難」！「一切眾生，六識造業」：六識，是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。一切眾生在這六識上所造的業。「所招惡報，從六根出」：他造業就要受報，所招的惡報，就是從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六根發生出來的。

云何惡報從六根出？一者，見報，招引惡果。此見業交，則臨終時，先見猛火滿十方界；亡者神識飛墜乘煙，入無間獄。

前邊講的是十習的因；習，就是一種習慣。因為有這個十習的因，所以要受六交報。怎麼叫「六交報」呢？因為這六種，雖然是犯的罪業，它都有連帶的關係，互相都有關聯。譬如眼根對著見塵所犯的這種的罪業，這不過以眼根為主犯，其餘的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都是從犯。主犯，就是頭一個造罪的；其餘的，就都是幫忙來造罪業。可是在前邊我們已經講過，十方諸佛異口同音，都這樣告訴阿難：成佛，也是從六根成的；墮地獄，也是從六根墮的。

所以我們現在要知道這個六交報。這六種，本來可以用來修成佛的；但是因為我們人不會用它，所以以這個如來藏性依真起妄，由這三種的細相生出六種的粗相，由六種粗相又造出無量無邊這麼多的相。所以說，這個罪業有八萬四千種那麼多。為

什麼造這麼多罪業？也就因為我們沒有能做得主，沒有能不隨六塵的境界轉。現在為什麼造業了呢？就因為隨著六塵的境界轉了，沒有能「反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」。所以現在沒有反聞，就跟著六塵跑了；這第一個，就是見報。

「云何惡報從六根出」：怎麼樣說所受的惡報，是從六根出來的，從六根造成的呢？

「一者，見報，招引惡果」：這第一的，就是眼見色的果報。因為你眼睛的見性見著色塵，就跟色塵轉；跟著色塵轉，其中就會委屈婉轉，有很多的委屈相，就會造出來很多的罪業，就會結了很多的惡果。

「此見業交」：業，就是罪業；交，就是互相交換。這個見和其餘的這五根就互相交換意見，那麼這個業也就互相交換了。這樣子，隨著這個色塵境界轉，於是乎就追聲逐色，逐這個色塵。

譬如，你見著一個美女，生一種貪欲心，於是乎又聽到這柔軟的聲音；眼睛看見美色了，耳朵就跟著要聽美聲，鼻子就要聞這個女人脂粉的香氣。你說這是不是？如果眼睛沒看見，耳朵也不會就想要聽這個好聲音、鼻子也不會想到聞這個女人的香氣；甚至於鼻子想要聞女人的香氣，這舌頭就又想打壞的妄想，或者：「啊！這個女人這麼好，和這個女人接個吻不錯！」這心裏就生這種無明了，於是乎身就想著要接觸這個女人，這個意也就給了一個許可；連意也同意了，於是乎就造成這個姪業。

姪業造成了，這個惡果，將來就是或者跑到那個銅柱上面去抱一抱，或者跑到那個鐵床上去睡一覺，或者這個男女二根就有鐵嘴的蟲子來回鑽。你說為什麼呢？就第一造罪業的，都因為這個見。這見，本來你見著就見著了，你不應該跟著它跑嘛！你見著，「眼觀聲色內無有」，你能有這個功夫嗎？有這個功夫，那不妨你天天見，時時見；你見，多多益善，少少無拘。你若沒有這個功夫，那你就要小心一點，就不要跑到那個銅床鐵柱上，跑到那個地獄裏去喔！

「則臨終時，先見猛火滿十方界」：人人都會死的，哪一個人也不會總活著不死；除非你修行成了神仙，願意活就活，願意死就死；再不你做了佛菩薩，或者證果阿羅漢，那時候生死自由了。但是你沒有；沒有，就有一個死的時候。到要死的時候，因為你有這一種的姪欲的欲火，就先見猛火；這個猛火，不是一個地方有猛火；盡虛空，遍法界，十方界都有猛火。

「亡者神識飛墜乘煙，入無間獄」：神識，就是八識那個識，就是靈魂，也就是那個可以成佛，也可以做鬼的中陰身；因為前五陰已斷，後五陰未成，所以是中陰。

這時候，這個死的人這個中陰身，因為他這個神識可以在虛空飛騰的，他就飛騰到虛空；但是他這個神通沒有那麼大，於是乎在虛空就墮落了；墮落，他就乘著這一股煙氣，到無間地獄那個地方去！這個地方不是好好玩的地方，我相信，就是旅行家也沒有願意到這個地獄去遊玩遊玩的。所以我們任何人，都不要種這個去到地獄的因；我們到佛國去比到地獄好，不要跟著這個人！

發明二相：一者，明見；則能徧見種種惡物，生無量畏。二者，暗見；寂然不見，生無量恐。

「發明二相」：這個人；哪個人哪？就是造罪業這個人，就是跟著色塵所轉的這個人，這個人墮了無間地獄了；到無間地獄裏，就發明兩種相。這兩種相是什麼相呢？

「一者，明見；則能徧見種種惡物，生無量畏」：第一個相是明見，什麼都能看得見；就看見種種的惡物，除非你不想什麼，你想什麼就有什麼，盡是這些個惡的物。這個惡物，有狼蟲虎豹、有牛頭馬面、有人身子長個牛頭、有人身子長個馬面、有無常鬼帶著一個高帽子、又有這豬嘴獠牙的；你所見的，都是這一些個凶惡可怕的東西。怎麼樣呢？你就生了恐怖了，嚇得戰戰兢兢的，恐懼起來了！

「二者，暗見；寂然不見，生無量恐」：第二的相，是暗相；什麼動靜也沒有，什麼聲音也沒有，什麼也看不見，沒有日月燈光、星光；什麼都沒有，就黑暗到極點。這時候怎麼樣啊？他生了無量恐。前面那是畏，這是恐，有個恐懼；總而言之，是驚恐，就生恐懼心。恐怕這個時候再看見這個美女，不知道他還會不會有這種姪欲心？這要問問這個人才知道。

這是他在生前就造這個姪欲業，所以落到地獄，就生這兩種相，生種種的恐怖。

如是見火，燒聽：能為鑊湯，洋銅。燒息：能為黑煙，紫焰。燒味：能為焦丸，鐵糜。燒觸：能為熱灰，爐炭。燒心：能生星火迸灑，煽鼓空界。

「如是見火，燒聽：能為鑊湯，洋銅」：現在講六交的這種形相。像這個見火，它若燒到聽上；這個火燒到耳朵和這個聲塵，就變成鑊湯地獄、烱銅地獄。鑊，就是個鍋。鑊湯，就把水燒滾滾的，把這個鬼放到這滾鍋裏頭煮上，把這個亡者神識就可以變成鑊湯。烱銅，把銅也燒化了，把這個人也放到那烱銅裏頭來泡一泡。

為什麼把他擱到這個鑊湯烱銅呢？就因為他耳朵那個時候幫著眼睛做幫凶。就眼睛看著美色，它應該勸一勸：「不要聽這個美聲，不要聽這個燕語鶯聲！」可是它就幫著眼睛，說：「這個聲音也不錯的，不但她相貌生得好，她那個說話的聲音也燕

語鶯聲，美耳中聽。」耳朵聽見她說話，心裏也就覺著舒服了，覺著：喔！非常的有快感。所以現在就變成這個鑊湯烋銅了！你快感了，你若中意聽，現在讓你試一試這個滋味怎麼樣？

「燒息：能為黑煙，紫焰」：這種見火若燒到鼻息，就會有黑煙、紫焰。前邊不說「飛墜乘煙」嗎？就那種黑煙；紫焰，這種火苗是紫色的。因為什麼有這個煙，有這個焰呢？因為這個鼻子它歡喜聞香味嘛！這回有紫黑煙叫你聞個飽！你反正也喜歡聞這香味，現在在這黑煙裏頭，相信不會很好聞的，一定是很臭的，比那個煤氣都臭！所以你看，這就因為好聞，所以招這種果報。

「燒味：能為焦丸，鐵糜」：這個見火若燒到味塵。舌頭貪味塵，現在就會有焦丸、鐵粥。焦丸，是個燒熱的鐵丸子；到鐵丸地獄，就叫你吃這個鐵丸子，一吃，就把舌頭給燒焦了。鐵糜，是用鐵做的粥；到鐵糜地獄，叫你來喝這個粥。你歡喜女人這個味，歡喜接吻，這回叫你一天到晚吃這個東西。

「燒觸：能為熱灰，爐炭」：這個見火若燒到觸塵上，能以變什麼呢？就能以變成熱灰，又變成火爐裏邊的炭。這種熱灰，不是就普普通通的熱灰，那灰裏頭有火的。

「燒心：能生星火迸灑，煽鼓空界」：心，就是意，也就是法。這個見火若燒到心呢？這火就往外灑火星來燒你，好像星星似的這麼多；這一種熱氣的力，把虛空裏頭都蒸滿了。

二者，聞報，招引惡果。此聞業交，則臨終時，先見波濤沒溺天地；亡者神識降注乘流，入無間獄。

「二者，聞報，招引惡果」：第二種的六交報，是聞報；就耳聞聲而招引的惡報。本來「反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」，可以成道的；這一回呢？他就專循著聲塵而向外去聞去；不是反聞，聞什麼呢？聞一切的他歡喜聞的聲音；或者歡喜聽女人唱歌，或者歡喜聽女人說話，或者歡喜...。總而言之，男女都是一樣的，女人就歡喜聽男人講話，男人就歡喜聽女人，這個道不是單說一面的，是兩面的；不是單單說男人，也不是單單說女人，也是說男人，也是說女人。所以我們聽經，不要說：「哦！男人不好，女人好！」不是的！是同等的，有同等的這種罪業。什麼叫做招？招手說：「你來啦！來啦！」這叫招；引，也就是引你來了。那麼現在，這個招引的什麼呢？惡的果報。

「此聞業交，則臨終時，先見波濤沒溺天地」：這個耳根的罪業和其他五根的業互

相交接；臨命終的時候，就先看見所有的地方都是水，把天地都充滿了。你說，這種的鬼它看天地都是水充滿了，是不是這個樣子呢？不是的，這就他一種業報所現，他看見是這樣情形。所以我們看見這山河大地、森羅萬象、房廊屋舍，又是有這三藩市、又有紐約、又有日本、又有中國、又有這個……，這都是業力所現出來的；你若沒有這個業力，這一些個都是虛空的。你要是業盡情空了，你看周遍法界，一切都是空的，什麼都沒有的；你因為就有執著相，所以就見著這形形色色的相。那麼這個鬼，它就看見這天地間都是水，把天地都淹沒有了。

「亡者神識降注乘流，入無間獄」：這個造罪業死的人，他的這種神識就降到水裏去了；一流，就流到什麼地方去了？也就流到他哥哥那個家裏去了。什麼地方啊？無間地獄。誰是他哥哥？眼睛嘛！眼睛是耳朵的哥哥；他這六兄弟，一個跟著一個跑！

發明二相：一者，開聽；聽種種鬧，精神愁亂。二者，閉聽；寂無所聞，幽魄沈沒。

剛才說「閉月羞花之貌」，就是這個「閉」，把月亮的光都給關上了，都給閉住了。你看，怎麼講得這麼厲害，這個願意造業的人還要去造去？你說成佛那麼好，他不歡喜去成佛；你說地獄那麼壞，他想試試看。成佛那麼好，他連一試也不試，說：「等一等再說！」地獄那麼樣子恐怖，他要去試試看。你說，聽壞聲造罪業，他一遇著這境界就要去聽去，說：「我現在試試看！」聽講經，他說：「我聽這個聲不對，不知講經講得是不是真的？」你啊！唉！

「發明二相」：有兩種的形相發生。「一者，開聽；聽種種鬧，精神愁亂」：一者，就是什麼都聽見；聽見種種好鬧熱，好喧鬧的聲音，這時候精神就昏亂了，什麼也都忘了。「二者，閉聽；寂無所聞，幽魄沉沒」：一者，就是耳朵也聾了；什麼都聽不見，這時候他這個魂魄也不知道沉到什麼地方去了，就是愁亂了。

如是聞波，注聞：則能為責，為詰。注見：則能為雷，為吼，為惡毒氣。注息。則能為雨，為霧，灑諸毒蟲，周滿身體。注味：則能為膿，為血，種種雜穢。注觸：則能為畜，為鬼，為糞，為尿。注意：則能為電，為雹，摧碎心魄。

「如是聞波，注聞：則能為責，為詰」：像上邊所說，你在生的時候，由這個聞塵造出種種的惡業；這個聞波，若注到聞這個耳根上邊，注到這個聞塵，到地獄裏就會被責問，會被詰究。責，就責備；詰，就是詰問，也就是審問。「注見，則能為雷，為吼，為惡毒氣」：如果這個聞波注到見上，就能有這個雷吼地獄，有一種惡

毒的氣來熏。

「注息，則能為雨，為霧，灑諸毒蟲，周滿身體」：聞波若注到鼻息上，就一天到晚都是在雨霧的地獄，雨裏邊就下一切的毒蟲，這個毒蟲往你毛孔裏鑽，在你每一個毛孔裏都咬，滿身都是這些個毒蟲。「注味，則能為膿，為血，種種雜穢」：聞波若注到味塵上，就有膿血地獄，種種都非常地不潔淨。

「注觸，則能為畜，為鬼，為糞，為尿」：聞波注到觸塵上，就能做畜生，或者做鬼，在這個糞尿地獄裏去受罪。「注意，則能為電，為雹，摧碎心魄」：聞波注到意和法塵上，就在雹電地獄，一天到晚總好像閃電下冰雹似的，受這種痛苦，能把這個鬼的心魄都給摧碎了。

三者，艮報，招引惡果。此艮業交，則臨終時，先見毒氣充塞遠近；亡者神識從地湧出，入無間獄。

「三者，艮報，招引惡果」：第三，就是鼻嗅香的果報；由這種嗅聞的邪見，也就可以造出種種的惡業，招引種種惡的果報。嗅，是鼻子；你不要以為它就單單那麼聞一聞味道，它還可以造什麼業嗎？可是它就聞這個味，也就可以造成一種的業；因為它貪著味塵，貪著聞香味，有的時候也就會不正常，譬如貪聞女人的香。

「此艮業交，則臨終時，先見毒氣充塞遠近」：這個嗅業和其他諸根的業交接，這個人當死的時候，就先看見毒氣在遠的地方和近的地方都有。他在生的時候，願意聞香氣；現在，就變成毒氣了。你要知道，世界上這種香的東西，香到極處，就有毒氣。「亡者神識從地湧出，入無間獄」：亡者神識它因為看見什麼地方都是毒氣，它又從地湧出，想逃避這個毒氣；出去，它以為沒有毒氣，殊不知一逃避這個毒氣，也就跑到無間地獄裏去了。

發明二相：一者，通聞；被諸惡氣熏極心擾。二者，塞聞；氣掩不通，悶絕於地。

「發明二相」：發明兩種相。「一者，通聞；被諸惡氣熏極心擾」：其一，就是通聞；就被一切的惡氣熏到極點，令心裏擾攘不安，也不知怎麼樣好。「二者，塞聞；氣掩不通，悶絕於地」：二者，把這個聞性閉塞了；這個氣不通，就悶得要死了。

如是艮氣，衝息：則能為質，為履。衝見：則能為火，為炬。衝聽。則能為沒。為溺。為洋。為沸。衝味。則能為餒。為爽。衝觸。則能為綻。為爛。為大肉山。有百千眼無量啞食。衝思。則能為灰。為瘡。為飛沙礫擊碎身體。

「如是歟氣，衝息：則能為質，為履」：像這個嗅氣，若衝鼻息，就質問你，就叫你履行你所作的事情。「衝見：則能為火，為炬」：這嗅氣若衝見，就變成火炬地獄。「衝聽：則能為沒，為溺，為洋，為沸」：若衝聽，就有沒溺地獄，裏頭又有血水，又有尿之類的；又能變成烱銅地獄，沸湯地獄。沒溺，就是被水淹了。「衝味：則能為餒，為爽」：魚肉放得時間久了，就壞了，這叫「餒」；湯時間久了也變壞了，這叫做「爽」。這嗅氣若衝味塵，就所吃的東西都腐壞了，變成這種東西。

「衝觸：則能為綻，為爛，為大肉山，有百千眼無量啞食」：這嗅氣若衝觸塵，就身體裂開了，破爛了，變成大肉山，有百千隻眼睛在那個肉山上，有無量無邊那麼多蟲子在那兒吃你的身上的血。「衝思，則能為灰，為瘴，為飛沙礫擊碎身體」：這個嗅衝到你的思想上，就能有這一些個不潔淨的病痛，有這一些個灰塵和瘴氣來沖你；又變成飛沙走石，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它就來了，就擊碎你這個身體。沙礫，就是沙塊，土塊。

四者，味報，招引惡果。此味業交，則臨終時，先見鐵網，猛燄熾烈，周覆世界；亡者神識下透掛網，倒懸其頭，入無間獄。

「四者，味報，招引惡果」：第四，是舌嚐味的報，招引惡果。我們人一生，就想用一切的畜生的肉來滋養我們的身體，所以就貪口腹，而研究什麼東西有好的滋味。因為這樣子，於是乎就造出種種的業。怎麼造的這個業呢？在中國人有研究味的，專門吃活的東西，也就是新鮮的東西。在西方人，吃肉都要用雪櫃雪它一個時期才吃，中國人認為這一雪，就把肉營養的東西都凍死了，沒有營養了；要吃那個活的東西，在那個活的畜生身上割下的肉，這認為就是最有營養了。

在中國有那種廚子做席，專門把豬打得跑，跑一兩個小時，不停地跑，把肥豬身上的氣血都跑得膨脹起來了；這個廚子在這豬的身上，照牠那厚肉的地方，一刀就砍下一塊；用這一塊肉來做席，說這是最好。還有吃猴頭——猴子就是 monkey——把桌子做一個窟窿，把猴子頭放在窟窿裏頭，再把這個地方給它這麼隔上；用一個槌子，把這猴頭就那麼活著打，打破了它，人吃這猴子的腦，說這是有營養了。為什麼要這麼吃呢？這就由這味上造的惡業。由這一個貪好滋味，就想遍種種的方法來造罪業；所以這個味怎麼能造惡報受惡果呢？也就因為這個。

「此味業交，則臨終時，先見鐵網猛燄熾烈，周覆世界」：這個味業和其他的這五種業互相交接，這個人臨死的時候，就先見到鐵網，裏邊火著得非常地旺盛，把他網著，這火也周覆世界。「亡者神識下透掛網，倒懸其頭，入無間獄」：這個死的人的神識往下透著出去。掛網，就腳在網裏頭掛著，頭在下面懸著，入到無間地獄。

去了。

發明二相：一者，吸氣；結成寒冰，凍冽肉身。二者，吐氣；飛為猛火，焦爛骨髓。

「發明二相」：這也發生二種的相。這個兩種相是什麼呢？「一者，吸氣；結成寒冰，凍冽肉身」：一個，就是往裏邊吸氣；這吸氣就是冷了，所以就結成寒冰，這種非常之冷的，把這個肉身凍得皮開肉綻了。「二者，吐氣；飛為猛火，焦爛骨髓」：第二個，就是往外吐氣；氣吐出去變成猛火，把他的骨髓都給燒爛了。

如是嘗味，歷嘗：則能為承，為忍。歷見：則能為然金石。歷聽：則能為利兵刃。歷息：則能為大鐵籠彌覆國土。歷觸：則能為弓，為箭，為弩，為射。歷思：則能為飛熱鐵，從空雨下。

「如是嘗味，歷嘗：則能為承，為忍」：像這個嘗味所造的惡業，如果在嘗上來講，就能承，能忍。就是所造的惡業，你不承認也要承認，你不能忍受也要忍受；這種的罪名不能逃避的。「歷見：則能為然金石」：這個嘗味如果在見上，這個地獄就有一種的火，把金石都燒化了它。「歷聽：則能為利兵刃」：若歷這個聽塵，在這個地獄就有很多鋒利的兵刃來刺你的身體。

「歷息，則能為大鐵籠彌覆國土」：如果在鼻息上來講，就能有一個大鐵籠瀰漫在整個國土這麼大的地方。「歷觸：則能為弓，為箭，為弩，為射」：如果經過身和觸塵，就在弓箭地獄，有箭弩不斷來射這個犯罪人的身體。「歷思：則能為飛熱鐵，從空雨下」：如果經過意根和法塵，就有一些個熱鐵好像飛沙走石，從空中落下來；熱鐵落下來，就是燒身的。

五者，觸報，招引惡果。此觸業交，則臨終時，先見大山四面來合，無復出路；亡者神識見大鐵城，火蛇，火狗，虎，狼，獅子，牛頭獄卒，馬頭羅剎，手執鎗稍，驅入城門，向無間獄。

「五者，觸報，招引惡果」：第五，觸報，就是貪觸塵所引起的惡報。是什麼呢？「此觸業交，則臨終時，先見大山四面來合，無復出路」：這個觸的業和其他的五種互相交接；這個人臨命終的時候，先先地他這個業果感招，就看見一座大山從四面合過來，他沒有逃走的地方。

「亡者神識見大鐵城，火蛇，火狗，虎，狼，獅子，牛頭獄卒，馬頭羅剎」：在看見四面鐵山來了，他也沒地方跑了。這個時候，這個死人的神識又看見一個大鐵城，這個鐵城裏邊，有火蛇、火狗、也有火虎、火狼、火獅子；這可是活物，但是都是

火變成的。「牛頭獄卒，馬頭羅刹，手執鎗稍，驅入城門，向無間獄」：有這個管大鐵城的牛頭獄卒和馬頭羅刹鬼，牠們有執著槍的，有執著戈矛的，有執著方天畫戟的，總而言之，都是可怕的兵器；就趕著犯罪的人到這大鐵城裏邊去，一入這個城，也就墮到無間獄去了。

發明二相：一者，合觸；合山逼體，骨肉血潰。二者，離觸；刀劍觸身，心肝屠裂。

「發明二相」：發明兩種的相，這兩種的相是什麼呢？「一者，合觸；合山逼體，骨肉血潰」：一個是合相。這四面都有大山來逼體，骨頭，肉和血都潰爛了。被山一壓，就壓成一個肉餅子死了，這血肉模糊；然後又有巧風一吹，又活了。活了又這麼合，也是死了生，生了死。「二者，離觸；刀劍觸身，心肝屠裂」：第二個是離相。這個離開的觸是什麼呢？就有刀和劍、鎗、槩觸身，心肝都碎裂了，都被刺壞了。

下面「如是合觸，歷觸：則能為道，為觀，為廳，為案。歷見：則能為燒，為熬。歷聽：則能為撞，為擊，為刺，為射」，這應該是換成「歷觸：則能為撞，為擊，為刺，為射」，因為這個「撞」、「擊」和「刺」、「射」，都是關於觸塵的，關於身體上的，這八個字才合這個道理。歷聽，應該是「為道，為觀，為廳，為案」；因為這個「道」、「觀」、「廳」、「案」，都是審案的，要用耳朵來聽的。

如是合觸，歷觸：則能為撞，為擊，為刺，為射。歷見：則能為燒，為熬。歷聽：則能為道，為觀，為廳，為案。歷息：則能為括，為袋，為考，為縛。歷嘗：則能為耕，為鉗，為斬，為截。歷思：則能為墜，為飛，為煎，為炙。

「如是合觸，歷觸：則能為撞，為擊，為刺，為射」：撞，就是互相撞；擊，就是打擊；刺，就是用刀刺到身上；射，就是用箭來射。這「歷觸」應該是這樣子。觸塵若歷到觸上，就有撞擊地獄，或者刀山劍林，來觸壞你。「歷見：則能為燒，為熬」：這個觸塵若歷到見上，就是那種鑊湯、爐炭地獄之類的。「歷聽：則能為道，為觀，為廳，為案」：觸塵若歷到聽上，就通到地府去，這個地方有閻王判官來聽案審問。道，就是到地獄這種衙門——地府——的路；觀，就是審案那個門兩邊的門闕。為廳，也是陰間地獄裏頭，閻王判官審案的廳堂。為案，就在那個地方聽詢，審問你造了什麼罪業。

「歷息，則能為括，為袋，為考，為縛」：這個觸塵若到鼻息上，就有獄卒把你收括起來，裝到袋裏頭，然後就是拷打你，把你綁起來。「歷嘗：則能為耕，為鉗，為斬，為截」：觸塵若到嘗味上，就有耕舌地獄，把舌頭用鉤子勾出來用牛耕，或

者用鉗子鉗起來，或者把它斬破，或者把它截斷。「歷思：則能為墜，為飛，為煎，為炙」：觸塵若在思上，則能變成個什麼地獄呢？變成個墮；就是把他扔到空中，掉到下邊，踐他一下，或者把他也是挑飛到空中，然後再墮落到地下這麼摔，或者把他放到鍋裏用火來煎，或者在身體下面用火來焗烤。好像鍋裏放上麵糊來烙餅，我們叫煎餅。

六者，思報，招引惡果。此思業交，則臨終時，先見惡風吹壞國土；亡者神識被吹上空，旋落乘風，墜無間獄。

「六者，思報，招引惡果」：第六者，就是思報；就是思想所造成的惡報，這也是很厲害的，也很大的。「此思業交，則臨終時，先見惡風吹壞國土」：這個思業和其他五種的業交會，在臨終的時候，先看見這個惡風把國土都吹壞了。「亡者神識被吹上空，旋落乘風，墜無間獄」：亡者神識被這風吹到虛空裏頭去，在空中旋轉，又乘風落下來，落到無間地獄裏去。

發明二相：一者，不覺；迷極則荒，奔赴不息。二者，不迷；覺知則苦，無量煎燒，痛深難忍。

「發明二相」：這也發明二種的相。這兩種的相，「一者，不覺；迷極則荒，奔赴不息」：一者，就是什麼也都不懂了；這個時候，迷迷糊糊的，就像一個癡愚到極點的人；迷到極點，他就慌張起來了，就各處亂跑，東跑西跑不休息。你說，總各處跑，是不是很辛苦的呢？

「二者，不迷；覺知則苦，無量煎燒，痛深難忍」：二者，他不迷惑，有一種知覺力；不迷可是不迷，就覺得所受的一切都是苦的境界，怎麼樣苦法呢？就是這火燒得特別厲害，再沒有那麼痛了，再沒有那麼苦了，痛得不能忍受了。痛深，言其痛得非常地厲害。我們人身上若發癢，癢到極點了，覺得也忍不住，就用手去撓去；這是痛，痛到極點了，你沒有法子去停止這個痛，所以這是非常痛苦的。

如是邪思，結思：則能為方，為所。結見：則能為鑑，為證。結聽：則能為大合石，為冰，為霜，為土，為霧。結息：則能為大火車，火船，火檻。結嘗：則能為大叫喚，為悔，為泣。結觸：則能為大，為小，為一日中萬生萬死，為偃，為仰。

「如是邪思，結思：則能為方，為所」：邪思，就是不正當的思，想的東西想入非非，想的奇奇怪怪的這些事情。像這種的邪思，如果就是在他思想本身上，則能變現一個地方，一個處所；這個地方、處所，也就是都是來對他不好，問他的罪的地

方。「結見：則能為鑑，為證」：鑑，就鏡子。如果在這個見上，則能在地獄裏有個孽鏡臺，你到那兒，生前所做的罪業，也就好像演電影似的，在那個鏡子裏一幕一幕地都現出來，絲毫也不能推諉，也不能不承認的；你要是不承認，就有證人來證這個。

「結聽：則能為大合石，為冰，為霜，為土，為霧」：如果這種的邪思結在聽上，就四面都有大石頭合成一起，把你夾到中間，或者凝結成冷的冰霜地獄，或者在黃土攘成的地獄，什麼也看不見，在這個地獄裏頭，令你頭昏腦脹。「結息：則能為大火車，火船，火檻」：如果在鼻息上，就有火車地獄、火船地獄、火檻地獄。這並不是像我們世間上的火車和船，可以坐著它去旅行；這個火車根本就是用火燒紅了的，叫你在這車上去旅行去，那個船也上都是火，叫你到那上邊去。檻，就是一種監獄，那裏頭都是火。

「結嘗：則能為大叫喚，為悔，為泣」：如果在嘗味上，就有大叫喚地獄，在那裏邊吵得不得了；在這個地獄裏，有許多鬼又是後悔，又是哭泣。「結觸：則能為大，為小，為一日中萬生萬死，為偃，為仰」：如果在觸上，就為大地獄、為小地獄；在這一天裏頭，就死一萬次，生了一萬次；或者在偃仰地獄，在這個地獄裏，一直趴到那個地方也是受罪，一直仰著身也是受罪。偃，就是趴到那個地方；仰，就是仰起來。總而言之，這不是一個可以去的地方，所以都有這一些個痛苦來給人受。

阿難！是名地獄十因六果，皆是眾生迷妄所造。

「阿難」哪！「是名地獄十因六果」：上邊所說所有這麼多名稱的地獄，總起來有十種的習因，六種的果報。這十種的習因，就是上邊所講這十種的婬、貪、瞋等等的；六種的果報，就是由六根和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」六塵相接觸，所造的業果。「皆是眾生迷妄所造」：這都是眾生由依真起妄，生了無明；由無明又生出種種的業相，所造成的這一種罪業。要是反聞聞自性，修這個覺道，這一些業也就都空了，沒有了。

若諸眾生，惡業同造，入阿鼻獄，受無量苦，經無量劫。六根各造，及彼所作兼境兼根，是人則入八無間獄。身，口，意三，作殺，盜，婬，是人則入十八地獄。三業不兼，中間或為一殺，一盜，是人則入三十六地獄。見見一根，單犯一業，是人則入一百八地獄。

「若諸眾生，惡業同造，入阿鼻獄」：假設有這種的眾生，六根、六塵、六識一同造出來種種的惡業，就要入這個阿鼻地獄。阿鼻獄，就是比無間地獄重一點的；這

個無間獄本來也就是阿鼻獄，但是這兒就較阿鼻獄更重一點。「受無量苦，經無量劫」：受這苦，無量無邊那麼多；經過也不知道多少個大劫，沒有數量那麼多的劫數。

「六根各造，及彼所作兼境兼根」：六根，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假設是六根各各所造的這種罪業，又加上和根對著那個境界所造成的業。六根對著六塵所造這種的罪業，眼根對著色塵，色塵就叫境，眼根就是根。彼，也就是這個境。「是人則入八無間獄」：這個人；是哪一個人呢？就是順著六根六塵去造罪業這個人；他就應該入八無間地獄。這八種，就是八寒八熱的地獄。

「身，口，意三，作殺，盜，姪，是人則入十八地獄」：身有三惡：殺、盜、姪；口有四惡：綺語、妄言、惡口、兩舌；意有三惡：貪、瞋、癡；總共是十惡。身、口、意三業如果都不清淨，而造作殺、盜、姪這十惡；這個人就入到十八層地獄。這十八層地獄，也都是受罪受得很大的。

「三業不兼，中間或為一殺，一盜」：前邊那個是造業重的，這回罪輕一點。這種的人、身、口、意三業互相都不兼全，就是這殺、盜、姪、貪、瞋、癡不完全的；其中或者造一個殺業、或者造一個盜業，或者造一個偷的業；或者造殺、姪兩個字；或者盜、姪兩種。「是人則入三十六地獄」：這個人就入三十六種地獄；雖然入的地獄多，但是他罪比較又輕一點。

「見見一根，單犯一業」：見根是一切罪的源頭，說「眼不見，嘴不饞；耳不聽，心不煩」。眼若不看見這個東西，嘴也就不饞；耳若不聽這個美妙的音聲，心裏也不會生這個欲念。所以這個見就是一個惡之首，罪之魁。那麼在單獨這一個見根所造的罪業，就是在殺、盜、姪裏邊，單單犯或者盜，或者殺，或者姪，犯了一種業。「是人則入一百八地獄」：這個人就入一百零八種地獄。

由是眾生別作別造，於世界中入同分地；妄想發生，非本來有。

「由是眾生別作別造」：由前邊這種種的情形，眾生他特別自己造作的罪業，就自己去受去。「於世界中入同分地」：在這個世界裏邊，每一種人造同一種地獄的罪業，他就入同分地獄。同分，就是一樣的；這一類的，就入這一樣的地獄；那一類的，入那一種的地獄。

「妄想發生，非本來有」：這一些個地獄，這一些個罪，是由無明顛倒造成的，也是由妄想所發生的，這都不是本來有的。本來是清淨無染的，什麼都沒有；就是因

為一念，「只因一著錯，輸了滿盤棋」，所謂「差之絲毫，謬之千里」。這邊差一點，那邊就相差很多了！

復次，阿難！是諸眾生，非破律儀，犯菩薩戒，毀佛涅槃，諸餘雜業；歷劫燒然，後還罪畢，受諸鬼形。

「復次，阿難」：因為前邊所講這十習因、六交報的意思還沒有完全說完；所以釋迦牟尼佛說，我再講一講這個道理給你聽聽。「是諸眾生，非破律儀，犯菩薩戒，毀佛涅槃，諸餘雜業」：哪個眾生呢？就是造罪業這些個眾生，他們譏謗破壞佛的戒律；這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，他根本就不守，就犯這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；他又譏謗佛這個涅槃的道理，說這也不對的；其餘的，還有很多很多雜的業障。

那麼究竟這個人是個什麼人呢？就是造罪的人。非，就是譏謗；破，就是破壞。他就說：「你佛教就是佛教，不用要這些個戒律嘛！我們人應該自由的。尤其在美國這個民主國家，這兒樣樣都是自由的，佛教也不應該有這個戒律了！」把佛的戒律一筆就給抹殺，說不要戒律了；你受戒不受戒，都可以做出家人，也不需要持戒律，也不需要守這三千威儀、八萬細行，都不需要的。

「歷劫燒然，後還罪畢，受諸鬼形」：在他造這種罪業，在地獄經過很長遠的時間，好像火這麼燃燒著似的；等以後他這個罪業受完了，不在地獄裏頭受這一些苦報了，罪業受完可受完了，他又托生來做鬼了。所以你說，我們信佛教的人，自己稱自己是個佛教徒，不信鬼；你看《楞嚴經》上，說鬼有很多種，不是一種鬼。〈楞嚴咒〉上，我告訴你們，也是多數說的鬼；好像「囉闍婆夜，主囉跋夜」，那都是鬼。為什麼念那個咒？因為這是鬼王的名字，你一念，他其餘的部下那一些個小鬼，就都不敢做壞事；所以這個咒都是鬼神的名字。

受諸鬼形。什麼鬼呢？這也是因為造那十習因的業，所以現在罪業完了，又變做鬼；變鬼不是單單一種鬼，這有百千萬種鬼，不過現在就舉出來十種鬼來做代表。

若於本因，貪物為罪；是人罪畢，遇物成形，名為怪鬼。

「若於本因，貪物為罪」：若在他本來那個因地上，貪戀於物而造的罪。什麼物呢？這個物就是物欲；最大的欲也就是淫欲。「是人罪畢，遇物成形」：這個人墮地獄受罪完了之後，怎麼樣啊？遇著一切的物質；什麼物呢？什麼物它都可以寄到這個物上，而成形。「名為怪鬼」：這個名字就叫怪鬼。

貪色為罪，是人罪畢，遇風成形，名為魅鬼。

「貪色為罪」：若他貪這個姪業，就造了罪業了。色，就是屬於一種姪業。在中國人說，姪業就屬於風流；貪風流，言其男女這種的姪業。這男的歡喜這個事情，也叫風流；女人貪這種事情，也叫風流。所以毛澤東也貪，做一首詩就說：「數風流人物，還看今朝。」他也自命風流，將來也會做魅鬼的。這個魅鬼怎麼樣呢？哼！這種鬼到什麼地方，什麼地方就不下雨的，這叫「旱魃為虐」；你要是遇著沒有雨下的地方，把莊田的苗都旱死了，那個地方就有這個魅鬼。這是真的！所以你聽《楞嚴經》，你把這個物理，世間的什麼事情，都明白了；你若沒聽過《楞嚴經》，就什麼地方旱，你也不知道是什麼道理呢！原來是旱魃為虐。旱魃，就是這個魅鬼；為虐，就是作怪。

「是人罪畢，遇風成形」：這個人墮地獄受罪完了之後，因為他貪風流，所以一見著風，它成一個形。「名為魅鬼」：就叫魅鬼，就是旱魃。這種鬼到什麼地方，就沒有雨下的，你看它本事大不大！

貪惑為罪，是人罪畢，遇畜成形，名為魅鬼。

「貪惑為罪」：惑，就是誑惑。這個人因為打妄語，講大話造的罪業，墮無間地獄；「是人罪畢，遇畜成形」：等這個地獄罪滿了，遇著畜生就成形了，就或者狐狸精、或者黃鼠狼；或者貓、狗，這都有精怪的。「名為魅鬼」：所以這叫魅鬼。

我見著過一隻貓，也有個鬼附到這貓身上，喔！牠的本事很大，在地下一跳，就可以跳起來十幾尺高，跳到房頂上去；從房頂上又跳下，來回跳，也呱呱叫，這樣子我都見過的。狐狸，牠附到人身上；牠本來是一頭畜生，但是牠靈魂可以出來跑到人身上去，藉著這個人身牠就會講話的，這叫狐狸精。黃鼠狼也是會這個樣子，牠把牠自己的靈魂出去了，附到那個人身上，也會講話的。這種怪現象多得很，所以這叫魅，就是迷昧，把人迷住了；它一到人身體上，人的心就被牠給迷住，就什麼也不知道了，好像睡著了似的。

貪恨為罪，是人罪畢，遇蟲成形，名蠱毒鬼。

「貪恨為罪」：這個十個鬼，每一個鬼都有一個「貪」字，它都是由貪而造成鬼身的。由貪而瞋恨，無緣無故就加罪於人，造這種瞋恨的罪業，墮落無間地獄。「是人罪畢，遇蟲成形」：等無間地獄罪了了的時候，無論遇著什麼蟲，這種的鬼就變成了蠱。「名蠱毒鬼」：這叫蠱毒鬼。

在中國的廣東，也有這種的蠱。這是這一種蟲子做的一種藥品，放到茶裏給你吃，你喝了之後，你永遠就要聽他的招呼；如果不聽他招呼，你就會死的，這叫「中蠱」。若想解除這個蠱毒，一定要找給你放蠱的這個人才可以；但是你想叫他解除，他不會解除的。在南洋一帶，新加坡、泰國、越南這些個地方，都有這蠱毒。

這蠱毒也是有這一種鬼，它就專門變做這個蠱毒。它非常之靈，如果中了蠱，一定要放蠱的這個人給念這種解蠱的咒，你就沒有事了。如果不念呢？那就不得了了！那你就永遠都要服從他的。最好笑的，就是南洋那那一些個女人，廣東有一些個外江的人到那邊去，她歡喜這個男子，就和他結婚；結婚之後，她就給這個男子下上蠱，這個男子如果離開她就會死的，所以這個男子永遠也不會離開她的。在中國有這些個法術的有很多人，不過這都是屬於邪術。

貪憶為罪，是人罪畢，遇衰成形，名為癘鬼。

「貪憶為罪」：這就是種怨恨。他就常常想著這種怨恨，於是乎就想要報復；於是乎就會造罪業，造罪業就墮落無間地獄。「是人罪畢，遇衰成形」：等這個罪業圓滿了，沒有了，這個有罪的人得到自由了；可是得到自由了，它或者遇著這個人沒有運氣，或者遇著無論任何的畜生老衰了，它就藉他這個形象托生。「名為癘鬼」：這叫癘鬼，他就變成癘鬼了。癘鬼藉衰成形，有的時候，也是你這個人運敗時衰，沒有運氣了，就遇著這種癘鬼；癘鬼非常厲害的，它要人的生命，就好像探囊取物一樣，隨時都可以把人生命害死的。

貪傲為罪，是人罪畢，遇氣成形，名為餓鬼。

「貪傲為罪」：傲，就是傲慢，自己總很驕傲的。所以人對人不要有驕傲心，不要有這一種傲慢；見著人，也不睬人，一點禮貌也沒有。這個人他就總是很驕傲，這也會造罪的。

在中國的三國時代，有一個狂士；這個狂士去見曹操，曹操預先就對大家講：「等他來，我們誰也不出聲，誰也不睬他，看他能講個什麼？」這個狂士叫什麼名字呢？叫左慈。左慈來見曹操，曹操這兒有幾十人，大家都不起坐，好像沒看見他來似的；你說這個人怎麼樣？這個人就哭起來了。曹操問他說：「你哭什麼啊？」他說：「我見著這麼一幫死人，我怎麼不會哭呢？這一些個人不都是死了嗎？所以也不會講話，也不會動彈了！這都是死人嘛！」把曹操罵得不敢怎麼樣子他了。曹操那時候最有勢力，有生殺之權，所以對這個左慈就不禮貌；這就是一種慢——傲慢，驕傲。

「是人罪畢，遇氣成形」：墮了無間地獄之後，這個罪業了了；他無論遇著一股什麼氣，它會成一個形。「名為餓鬼」：這個形叫什麼呢？叫餓鬼，它成一個餓鬼形。怎麼樣叫餓鬼？就是沒有東西吃，它咽喉細如針鋒，肚大如鼓；不有個甕形鬼？這個也就是那個肚子比大缸、大甕都大，可是咽喉最細的，所以也吃不著東西。你說，要是看見這麼一個鬼，是不是很醜怪的？是不是很難看的？

貪罔為罪，是人罪畢，遇幽為形，名為魘鬼。

「貪罔為罪」：罔，就是冤枉。若是貪這冤枉，總想冤枉人，也會造罪的；造了罪業，就要墮無間地獄。「是人罪畢，遇幽為形」：這個人等經過百千萬劫之後，他這個罪業了了，又得到自由了；得到自由，可是他這種貪罔的餘習還不改，所以在那個幽暗的地方就現出形了。「名為魘鬼」：這叫魘魅鬼。在以前不講過「鳩盤荼」？就是這魘魅鬼。

我們這個果彰對我講，說他遇著好幾次這種鬼；他和這鬼鬥爭鬥爭，結果把這個鬼鬥敗了，沒有把他生命給拿去。那很危險的，魘魅鬼有的時候，就會把人生命給魘魅去，給搶去了；所以你現在信佛了，相信它永遠都不敢再來惹你了！

貪明為罪，是人罪畢，遇精為形，名魍魎鬼。

「貪明為罪」：明，就是個見；貪見，就是那個見習，自己以為自己非常聰明。其實怎麼樣啊？聰明盡做糊塗事，所謂「聰明反被聰明誤」了！他知道殺人是不好，他要去殺人；知道搶劫是不好，他要去搶。聰明可是聰明，什麼他都知道，講是講得井井有條，津津有味，很聰明的，可是盡做糊塗事，這叫「貪明」。他以為自己聰明，做了糊塗事，就造了罪業，也就墮無間地獄。

「是人罪畢，遇精為形」：這個人經過百千萬劫之後，這個罪業了了，又得自由了，把他從地獄放出來了，那麼又生。你說怎麼樣啊？他也餘習不改，還是這種自作聰明。這回，遇著這個精明強幹的人，或者遇著什麼精靈，它又現形了。

「名魍魎鬼」：這個形的名字叫什麼？魍魎鬼。它現什麼形？它有的時候變成一個小孩子，小孩子都是兩條腿，它是一條腿；有的時候變成一個大人，人的頭都在頭頂上長著，他這個頭長到腿中間。你看！頭長到腿中間去了，你看見過這個樣子的？這就叫「魍魎」，它有不同的樣子，它就這麼奇奇怪怪的。總而言之，這怪現象，怪現狀，它就是魍魎，你從來沒有看見過的！它也可以為虎做倀。

怎麼叫「為虎做倀」呢？倀，這個字很多人都不會認識的。這山上有老虎，人人都

不敢到這山上去，怕被老虎吃了；這種鬼就變成一個人形，在前面走。你一看這有人走路，就不怕，就跟著它走；一到山裏頭老虎的窩，老虎出來就把你吃了。它就是專門幫著老虎騙東西吃，騙人和畜生來餵虎的，這叫「為虎作倀」；這個魍魎，有的時候它也做這個事情。你不信鬼？你沒有見過鬼，怎麼會相信鬼？現在再聽一聽，聽一聽這麼多的鬼！

貪成為罪，是人罪畢，遇明為形，名役使鬼。

「貪成為罪」：成，就是詐，那個詐習。怎麼叫詐習呢？就是盡做這些個欺詐的行為。他為什麼詐呢？他想他什麼事情都成功，所以他才去騙人；這樣子，他造了罪業，墮了無間地獄。「是人罪畢」：這個人經過百千劫之後，他罪業了了，也得了自由；這回這餘習還不改，還想詐騙人。「遇明為形」：它遇著這種有智慧的人，有智慧的人會念咒；也可以說，遇著明師——這個明的法師——它會現個形。現個形做什麼呢？「名役使鬼」：做役使鬼。什麼叫役使鬼呢？這鬼可以幫人做事的。

好像中國有個紀曉堂，他有五個鬼幫他做事的。這五個鬼，一個就各處去探消息，就蒐羅情報；一個就幫他聽東西，聽什麼地方有什麼聲音，誰講什麼話？這鬼因為都有五通；鬼沒有漏盡通，它就有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神足通。所以什麼人講什麼話，很遠它也知道；有什麼事情，它也看得見。這都是這種鬼，它有一點修行，有一點道行，所以就有這種神通；那麼紀曉堂就仗著這五個鬼，給他來傳達消息，上情報。所以什麼地方有什麼事情，他就各處去救人；譬如什麼地方有什麼妖怪想要害人，他即刻就去降妖捉怪，就是仗著這五個役使鬼來幫他做工。這役使鬼，就因為它以前盡貪欺詐，現在做役使鬼。

貪黨為罪，是人罪畢，遇人為形，名傳送鬼。

「貪黨為罪」：貪黨，就是那個訟習，打官司。愛打官司的人，或者做律師之類的，有的時候就要結一個黨，叫這個黨到法院幫他講話，給他做一個證人；就講無作有，講虛為實，沒有理他講出個道理來。就是黨同伐異，他有一黨，對不是他一黨的，他就攻擊他，就把他去做辭訟，打官司，把那打輸了；這樣子，他就造了罪業了。

「是人罪畢，遇人為形」：這個人這種罪業滿了，遇著人，他藉這個人形做它的形象。「名傳送鬼」：這叫傳送鬼。這個傳送鬼，就是方才所說，附到人身上講話的那種鬼了。那種鬼，他附到人身上，就講：「喔！我又是誰誰。我又是哪個菩薩，我又是哪尊佛，我又是天主，我也是耶穌！」他附到人身上，就這麼哆哩哆嗦的；身也不穩，就這麼不知道怎麼樣好了。這個一邊這麼哆哩哆嗦地，一邊就講話；

說它又是這個神，那尊佛，這真是「滿天神佛」！它也可以傳達吉凶的事情，藉著這個人就說：「哦！你若不相信，伊朗將來到什麼什麼時候就要地震了，那個地震死兩萬多人。」沒有這個事情，它預先就這麼講出來了；到時候，果然伊朗就地震了，死兩萬多人。這麼樣子，這一些個沒有的事情，它預先就說出來，就預言。這種的傳送鬼，什麼事情沒有到，無論吉凶禍福，它都可以預先告訴你。

（問：「它的預言對不對呀？」）有的時候對的，有的時候說出很應驗的。所以在這個地方，你怎麼就能分別出來是正是邪呢？那個正的，他是從修道得來的，不是藉著鬼，藉著神，藉著菩薩，藉著佛來告訴你的；不是假藉一種的「怪、力、亂、神」這種的說法。所以這個地方，你要認清楚他！這在中國叫「巫醫」，他會給人治病的；但是不是他這個人治病，是有鬼神附到他身上了，這可以有本事治病了。就是以前我講的，有的頭上釘上刀子，肩臂上掛上鋤刀；那一類的，都是叫傳送鬼。

阿難！是人皆以純情墜落，業火燒乾，上出為鬼；此等皆是自妄想業之所招引，若悟菩提，則妙圓明本無所有。

「阿難」：釋迦牟尼佛又叫了一聲，阿難哪！你明白嗎？「是人皆以純情墜落」：這個人，因為他就專專地專一這個情了，用這種情欲來用事。因為他就單單就一個情，沒有想；想屬陽，情屬陰。因為他純情了，就性流為情，情流為欲，就墮落了；「業火燒乾，上出為鬼」：他墮落到地獄裏，等他自己這個罪業的火燒乾了，不燒了，它得到自由了，可是還不能做人。上來了，從什麼地方上來的？從它哥哥住的那個地獄出來了；到什麼地方呢？就到世上來了。可是它出來是出來，它這種餘習還沒有斷，罪業雖然沒有了，他這個思想，這種的習慣、氣質，這種的心還沒有斷盡，所以還是做鬼的。

「此等皆是自妄想業之所招引」：這一些個人，都是自己依真起妄，在如來藏性上生出無明；由無明生出種種的妄想，造成這種的業，受這種業所招感來的苦報。起惑，造業，就受報，受種種的苦果。「若悟菩提，則妙圓明本無所有」：他要是了悟這個菩提的覺道，那麼這個妙圓明的心——如來藏性——上邊，本來就沒有這一些個麻煩的東西，沒有這一些個問題，這一些個痛苦，這一些個苦惱。

復次，阿難！鬼業既盡，則情與想二俱成空；方於世間，與元負人冤對相值。身為畜生，酬其宿債。

「復次，阿難」：我再給你講一講這個道理，你恐怕還沒有十分明白。阿難！「鬼業既盡，則情與想二俱成空」：鬼的這種罪業又已經沒有了，它的情和它的想兩者

都空了。「方於世間，與元負人冤對相值」：這個時候它才到這個世間來，與負債的這個人兩下相值；它短誰的債，誰就是它元負人，它與負債的這個人，譬如以前它吃人家的肉，現在人家也要吃它的肉了；以前它殺人的命，現在人家也要殺它的命了。

「身為畜生，酬其宿債」：它由鬼道托生來做畜生，還牠在無量劫以前所欠的這一些個債務。這一些個債務，就是所欠什麼債務，要還什麼債。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；欠人家豬債，就做豬去還；欠人家狗債，就做狗去還；欠人家牛債，就做牛還；欠人家馬債，就做馬還；欠人雞債，就去給人下蛋，一天下幾個蛋，還它以前的債。所以你看看！這世間的戲不是很容易作的。作得不對，就有這一些個麻煩；做得對了，就是清清淨淨的。

物怪之鬼，物銷報盡，生於世間，多為梟類。

「物怪之鬼」：這個怪鬼，它因為貪圖財物，所以附物成形，做怪鬼。「物銷報盡，生於世間，多為梟類」：那麼它做鬼這個時候，它所附的這個物銷了；報也完了，它會再轉生到世界上來。做什麼呢？大多數做了梟類。多為，就是多半是；不是一定的，是大多數。梟，前面已經講過，這梟鳥又叫鴟梟。在中文的〈詩經〉上說：「鴟梟鴟梟，不孝之鳥」，就是說的這種梟鳥。這種鳥是牠抱著一個土塊而成形的。牠為什麼抱土塊就能成形？也就這樣奇怪。這小的梟鳥成形了，就把那個老的梟鳥吃了；子食其母，也就是這一種怪的現象，所以這種鳥就叫不孝鳥。這種鳥，人見著牠就不吉祥。類，就是和牠同類的；多數和這一類的鳥同類。

風魃之鬼，風銷報盡，生於世間，多為咎徵一切異類。

「風魃之鬼」：就是魃鬼。它到什麼地方，什麼地方就不下雨；它是因為在因地貪姪欲而造業，做了旱魃鬼。「風銷報盡，生於世間，多為咎徵一切異類」：等這個魃鬼報完了之後，就生到世間來。它不能做人，那做什麼呢？咎徵，就是不吉祥的一種預兆，就是很凶的；異類，就是也是一種怪異的這一類。為什麼它這樣子呢？也就因為它在因地造姪習，做魃鬼；然後鬼的報盡了，生在世間上來，它這種餘習還沒有斷盡，所以就做這種怪異之類的東西。它或者做有顏色的那種飛禽，非常的美麗，可是非常的好姪；有那種鵲，專門好姪的。或者變異成走獸，這種走獸也是歡喜行姪的。

畜魅之鬼，畜死報盡，生於世間，多為狐類。

「畜魅之鬼」：畜魅這種鬼，「畜死報盡，生於世間，多為狐類」：等到這個畜死了，它也報盡了，生於世間，就多數做狐狸之類的。

蟲蠱之鬼，蠱滅報盡，生於世間，多為毒類。

「蟲蠱之鬼」：做蠱毒鬼的，「蠱滅報盡，生於世間，多為毒類」：這種蠱滅了，報也盡了，又轉生到世界上來，就做毒蛇、蜥蛇、蝮蠍、蚰蜒、蜈蚣，這一類有毒的東西；什麼有毒，它就變什麼。

衰癘之鬼，衰窮報盡，生於世間，多為蛔類。

「衰癘之鬼」：這種衰敗的癘鬼。衰，是衰敗了；誰遇著它，誰就衰敗。癘，就是癘鬼，它非常之厲害，魔力很大的。「衰窮報盡，生於世間，多為蛔類」：所附的衰人或動物死了，它罪報也盡了，又轉生到世界上來，多半是做蛔蟲這一類的。西方不知道有沒有這個病？這個蛔蟲，在人肚子裏邊，牠會和你講話的。你用藥也藥不死牠，你吃什麼藥，牠預先知道；除非你這個有病的人也不知道，旁人給你這個毒蟲的藥吃下去，或者可以把牠毒下來。如果這個有病的人一知道，這個蟲也就知道了。俗話說：「你也不是我肚裏的蛔蟲，你怎麼知道我想什麼呢？」這蛔蟲，就是你想什麼，牠在你肚裏就知道。蛔蟲會說話的，這是一種病；人有這種病，在肚裏就有個東西會說話。不單這蛔蟲，就一些個怪類，也有的會在肚裏說話的。我以前對你們不講過？在香港，我有一個老皈依弟子，今年大約八十多歲了；她皈依我那個時候，都六十多歲了。她耳朵聾，但是每逢我講經，她一定去聽；她根本就聽不見我講經講個什麼；尤其她是廣東人，我講的是國語，雖然有傳話的，她也聽不見。我講經在山上講，有三百多個石級，晚上也是從七點鐘講到九點鐘；這個時候，她自己一個人上山、下山，路上也沒有電燈，她這麼大年紀，也不怕跌壞了。那麼她很誠心去聽經，有一次，她就聽到念「南無蓮池海會佛菩薩」，她聽這一句，以後她就不聾了；不聾了，更誠心了！每逢我講經，無論講什麼經，她都去聽去；就是颶風下雨，她也不停止，也要去聽，有這麼誠心。人修行有誠心，就有魔障。前幾天我不是講？「要學好，就冤孽找」，你想要學好不是嗎？前生那個冤孽就都來找你來了；「要成佛，就受魔考」，就要受魔考。

有一次，她晚間就做了一個夢；又不像做夢，又好像做夢，夢著什麼呢？夢見三個肥肥胖胖的小孩子，大約都有兩歲到三歲這麼大。由做這個夢之後，她就生了一個病，一天到晚吃東西；隔一個鐘頭就要吃一餐，一天最低限度都要吃十幾餐飯。她認為這是有病了，於是乎叫中醫給醫治，也說她沒有什麼病；叫西醫給她醫治，也

沒有什麼病。這樣經過兩三年。

有一年十二月初七這一天——因為十二月初八是釋迦牟尼佛的誕辰——我從大嶼山慈興寺回來；她看見我，就告訴我說，師父啊！我肚裏頭不知怎麼，有人說話呢！我就問她說什麼啊？她說我今天一早，用糯米煎餅；我吃餅的時候，肚裏頭就有人說我不歡喜吃這個東西！我說那你說什麼來著？她說，我說你吃飽就得了嘛！你不吃這個吃什麼？她自己就和肚裏這麼講話。

我說不要緊，今天晚間，我叫妳這個病好了！妳回去，晚間十二點鐘，妳在家裏佛前上上一支香，妳就念佛！她回去就照這樣做。她在那個地方坐著，就看見從她肚子裏邊，走出來三個小孩子；這就是以前她做夢夢見的那三個小孩子。這個老居士就看見韋馱菩薩拿著兩碗麵，放到那個地方，這三個小孩子就爭著來吃麵；吃麵吃完了，韋陀菩薩用手捏著這三個小孩子的耳朵，就給拖走了。之後，她自己就覺得肚裏頭就空空洞洞了，什麼也沒有了；由此之後，這個歡喜吃東西的毛病就好了。

這蛔蟲，也是能在肚子裏頭說話；但是這老年人她這個不是蛔蟲，是三個怪物，就是方才說的怪鬼。是什麼呢？有兩個是青蛙，就是蛤蟆 frog、有一個四條腿的蜥蛇。蜥蛇，到亞洲這地方常常有，牠晚間出來就叫，泰國 Thailand 這個東西最多。那個四腳蛇有這麼長，那兩個蛤蟆也都有這麼大，所以這也就屬於餓鬼之類的。

為什麼這個人得這個病呢？以後給她觀察她這個因果。就因為在前生她信佛，也有一個人有這種病，以後就好了；那麼遇著她，和她講這個病的來源經過。她說：「我不相信這個！人哪還有肚裏會有餓鬼都會說話的？我不信這個！」就因為她說不相信，所以今生她自己也要親身要試驗試驗得到這種的病。那麼她這個病，在香港很多人也都不相信；提起來她這個病，說：「哪有這個道理？哪有這回事！」這中國人都不相信的，不單說西方人。我相信來生，這一些個不相信的人，也都會得這種病的，所以這因果循環是很厲害的。

受氣之鬼，氣銷報盡，生於世間，多為食類。

「受氣之鬼」：受氣這種的鬼，「氣銷報盡，生於世間，多為食類」：這冷熱氣銷了，它也把罪業完了，又轉生到世界上來；因為在往昔，它歡喜貪這個氣，所以現在生在人的世上來，大多數都做這種食類。什麼叫食類呢？這有兩種說法：第一，是牠自己就會吃；好像豬、羊，牠就會吃，沒有旁的什麼可以做。第二，是被人吃；好像人吃豬肉、吃羊肉、吃牛肉、吃雞肉，這些就是被人所吃的東西。那麼牠做這

種的生物，也是一天到晚被人來吃，被人來養；人養牠，也就吃牠。

綿幽之鬼，幽銷報盡，生於世間，多為服類。

「綿幽之鬼」：這種的幽鬼，「幽銷報盡，生於世間，多為服類」：幽隱沒有了，它的罪報也受完了；這一類的鬼，多數再生到世間，做這個服類。什麼叫「服類」呢？這個「服」也有兩個說法：好像蠶造絲，被人來做衣服，這是一類；又者，牠這個皮可以做衣服，好像羊皮，狐狸皮，這種可以取暖的皮，可以做衣服，這也是一個講法。又有一類，牠服從人，好像養貓、狗，牠跟著主人，這也是服類。

和精之鬼，精銷報盡，生於世間，多為應類。

「和精之鬼」：這合著精靈的鬼。「和銷」，本來應該是「精銷」。「精銷報盡，生於世間，多為應類」。這種的鬼，那個精靈銷了，它罪報也盡了，又生在世間上，多數生做應類。怎麼叫「應類」？應，就應這個時候，它很知道時候的。在美國這兒，我在秋天大約也聽見有鴻雁叫；雁在空中飛，這麼一排一排的，好像排隊似的，這是鴻雁。在中國的時候，鴻雁在春天也來，秋天也來；我在這兒，只聽到秋天的時候有鴻雁叫。春天有燕子，在我中國北方，春天燕子就來，在每一個家庭的屋邊蓄個窩，做一個巢穴；牠在那兒菀窩，就生一些個小燕子，生完就走了。牠都知道時候的，春北夏南，這燕子春天到北方去，菀了窩，然後牠又走了，這叫應侯鳥。

明靈之鬼，明滅報盡，生於世間，多為休徵一切諸類。

「明靈之鬼」：這種鬼，「明滅報盡」，「生於世間」：它再轉到世間，「多為休徵一切諸類」：多做休徵這類；休徵，就是很吉祥的。好像中國的麒麟、鳳凰，這都是吉祥的鳥、吉祥的獸，這就是休徵這種類；見著這些個鳥獸，就屬於吉祥的。

依人之鬼，人亡報盡，生於世間，多為循類。

「依人之鬼」：依附人的那個傳送鬼。「人亡報盡，生於世間，多為循類」：那麼人死了，它罪報也盡了，這個鬼轉生世間，就做很馴順的，很聽話的那一類畜生。好像狗、貓、馬，都很聽你教導的。

阿難！是等皆以業火乾枯，酬其宿債，旁為畜生；此等亦皆自虛妄業之所招引，若悟菩提，則此妄緣本無所有。

「阿難」哪！以上所講的，「是等皆以業火乾枯，酬其宿債，旁為畜生」：這種種

的眾生，都因為牠們所造的業火乾枯了，為了償還牠們前生的債務，才再托生做畜生。「此等亦皆自虛妄業之所招引」：再做畜生的這種果報，也都是由自己的虛妄所造成的業，才做這個畜生。「若悟菩提，則此妄緣本無所有」：假設牠們了悟了這個菩提覺道，這一切的妄緣也都沒有了，空了。

如汝所言寶蓮香等，及瑠璃王，善星比丘；如是惡業，本自發明，非從天降，亦非地出，亦非人與。自妄所招，還自來受；菩提心中，皆為浮虛。妄想凝結。

「如汝所言寶蓮香等，及瑠璃王，善星比丘」：像你所說的這個寶蓮香比丘尼，和琉璃大王和善星比丘。各位還記得這個寶蓮香比丘尼是一個什麼樣的比丘尼囉！「如是惡業，本自發明」：像他們這三個人所造的惡業，生陷地獄，本就是他自己發明出來的。「非從天降，亦非地出，亦非人與」：他這個惡業不是從天上給他的，也不是從地上生出來的，也不是人給他的。

「自妄所招，還自來受」：自己妄想所招感的，所以還要自己來受。「菩提心中，皆為浮虛妄想凝結」：在菩提心中，這些個都是浮塵虛幻不實的妄想所凝結造成的。

復次，阿難！從是畜生酬償先債，若彼酬者分越所酬，此等眾生還復為人，反徵其剩。如彼有力，兼有福德，則於人中不捨人身，酬還彼力；若無福者，還為畜生，償彼餘直。

「復次」：再講一講。「阿難」！「從是畜生酬償先債」：現在所說的這個畜生的報，牠去還牠以前所欠的債。「若彼酬者分越所酬」：分越，是多出來了。假設是牠所償的，超過牠所應該償還的。「此等眾生還復為人，反徵其剩」：這一等的眾生就再來做人，牠所償還的償多了，那麼牠做人時再來互相償還所剩餘的這種業。

「如彼有力，兼有福德」：假如他有善業的業力，並且又有福德。「則於人中不捨人身，酬還彼力」：他就在人道裏邊，不捨掉這個人身，去還他所剩的債。「若無福者，還為畜生，償彼餘直」：假設沒有福的，就再去做畜生，去償還他所剩的債務；絕對不可你佔我便宜，我佔你便宜的，一定要公平。雖然默默中沒有人一定主宰，但是他自己的業力，彼此都不想吃虧，所以一定要平均了。

阿難！當知：若用錢物，或役其力，償足自停。如其中間殺彼身命，或食其肉；如是乃至經微塵劫，相食相誅，猶如轉輪，互為高下，無有休息。除奢摩他，及佛出世，不可停寢。

「阿難」！「當知」：你應該知道。「若用錢物，或役其力，償足自停」：或者在

人道的時候用錢物，或者他幫你做工；債務夠了，自然就停止工作了。

「如其中間殺彼身命，或食其肉」：如果在彼此結怨的中間，把對方的身命殺了，或者吃對方的肉。「如是乃至經微塵劫」：像這樣子，乃至經過微塵那麼多的劫數，「相食相誅，猶如轉輪」：你吃我的肉，我就殺你的身；我吃你的肉，你殺我的身；就好像這麼一個輪子來回轉似的，轉過來，轉過去，你吃我，我吃你，不知道吃多長的時間。「互為高下，無有休息」：或者你吃我多一點，我又吃你少一點，沒有休息的時候。這個非常危險的！

「除奢摩他及佛出世，不可停寢」：除佛這種寂照的定力——修持楞嚴這堅固的三昧，得到楞嚴大定，或者有佛出世，就不能停止這個業障。要有佛出世，給解除這種的罪業的相；然後他們兩個互相都知道了，不再造業，這才能停止。

汝今應知：彼梟倫者，酬足復形，生人道中，參合頑類。

「汝今應知」：阿難哪！你應該知道。「彼梟倫者」：那一些個梟鳥之類的。這裏邊不單單就是鴟梟鳥這種貓頭鷹，還有其他相類的惡鳥，這叫梟倫。「酬足復形，生人道中，參合頑類」：那麼業報償足，恢復人形了，再托生做人；這個人就非常地頑固不化，非常地剛強，非常地不講道理，尤其多數是去做土匪，做這些個頑固不化的人。你講什麼道理，他也不聽；你和他講佛法，他就跑得遠遠的。

參，就是參加；合，就和這一類的人聚會到一起。所以說「人以類聚，物以群分」；人哪！「善一夥，惡一群，什麼人找什麼人」。讀書的學生就和學生在一起，做工的工人就和工人在一起，賭錢的賭鬼就和賭錢的人在一起，吸鴉片煙的煙鬼就和吸鴉片煙的人在一起，這一些個嬉皮就跑到嬉皮一起去；因為什麼呢？就都因為他找他那一類的，這叫參合頑類。

彼咎徵者，酬足復形，生人道中，參合異類。

「彼咎徵者」：就是有一種不吉祥徵兆的東西。好像看見烏鴉，看見商羊（編按：傳說中的一足鳥，據說商羊若出來飛舞，就是要下雨了），石燕（編按：蝙蝠類），這些都是不吉祥的東西。

「酬足復形，生人道中，參合異類」：牠把牠那果報受盡了，再生到人道裏頭，生這種怪異的像。什麼樣叫「怪異」啊？好像你現在在報紙上常常看見，一個女人生了個小孩子，或者一個身體生了兩個頭，或者一個頭兩個身體；或者六根反常，眼睛生到耳朵那兒，耳朵生到眼睛那兒，鼻子長到嘴那個地方，嘴搬到鼻子那個地方。

這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都互相搬家了，所以這六根不正常，這就叫「怪異」。或者一生出來就死了；雖然死了，但他也是一種怪。總而言之，不正常，這叫異類。

彼狐倫者，酬足復形，生人道中，參於庸類。

「彼狐倫者」：那些像狐狸一樣最聰明的，「酬足復形，生人道中，參於庸類」：牠報盡了，再回復人形；因為牠盡用鬼聰明、假聰明，這回再生做人怎麼樣啊？就是庸俗之類的人。庸，就是庸俗、庸愚，很愚蠢的，很愚癡的；你和他講什麼，講來講去他也不懂，越講他越糊塗。你若不講，他還懂一點道理；你給他一講道理，他更加糊塗了，什麼都不懂了！

彼毒倫者，酬足復形，生人道中，參合狠類。

「彼毒倫者」：毒蛇猛獸這些個有毒的東西。「酬足復形，生人道中，參合狠類」：牠報盡了，再轉世做人。可是雖然生到人道，等牠做人了的時候，他這種的惡習還不改，還是非常地剛強，狠厲。就像毒蛇似的，也不管有道理沒有道理，你妨礙不妨礙牠；牠咬你一口，把你咬死再說。為什麼他這樣子呢？就因為他這種毒的性情還沒改變；到時候，還說殺人就殺人，非常地兇狠，絕對不講道理。這部《楞嚴經》，講的人性、物性這一切的道理，你若細研究起來，真是講得最微細了。

彼蛔倫者，酬足復形，生人道中，參合微類。

「彼蛔倫者」：這「蛔」，就是方才說那個肚裏的蛔蟲，在肚子裏邊會講話的；雖然牠是個蟲子，可是牠會講話，你說怪不怪的？這一類的東西，「酬足復形，生人道中，參合微類」：牠報盡壽終，還完了牠宿世所造的債，又來做人了；雖然他做人，可是他很微賤的，非常地不值錢，盡給人家做工人，做沒有價值的事情。這一類的，非常地卑鄙下流而微賤，最不值錢了。

彼食倫者，酬足復形，生人道中，參合柔類。

「彼食倫者」：那些變成人家吃的這種眾生。「酬足復形，生人道中，參合柔類」：等牠業障沒有了，再復回來這個人形；可是做人的時候，他這個宿世惡習還沒有改，那麼他很柔順的，在世界上不能自立。無論什麼事情都要依賴人，做這一些個最懦弱，最不能自立的這種人。

彼服倫者，酬足復形，生人道中，參合勞類。

「彼服倫者」：做人的衣服，服從人的這一類的眾生。「酬足復形，生人道中，參合勞類」：牠的業報完了之後，牠再生到人道裏邊，就盡做勞苦的工作，是一天到晚都要做勞工的這一類眾生。

彼應倫者，酬足復形，生人道中，參於文類。

「彼應倫者」：那些應候鳥、鴻雁之類的。「酬足復形，生人道中」：牠這個業障消了，再生人道裏。「參於文類」：多做文人之類。他沒有大文才，有小小的文才，所以也好像很文雅似的，是做文雅之士；但可不是有治國安邦的這種才能，他只小有才能。

彼休徵者，酬足復形，生人道中，參合明類。

「彼休徵者」：這一切吉祥之兆的眾生。「酬足復形，生人道中，參合明類」：牠這個業障消了，再生人道裏，參合這個明；這個明也不是真正的聰明，是有一些個世智辯聰，他有世間的智慧這一類的。

彼諸循倫，酬足復形，生人道中，參於達類。

「彼諸循倫」：這個順從人意的一切的眾生，「酬足復形，生人道中，參於達類」：牠這個業障報完了，再生人道裏，他很通達世故，明瞭人情；可是他並不是真正的通古博今，把一切的學問都有的，他只有一些個皮毛，是明白世故人情這一類的。

阿難！是等皆以宿債酬畢，復形人道；皆無始來，業計顛倒，相生相殺。不遇如來，不聞正法，於塵勞中法爾輪轉；此輩名為可憐愍者。

「阿難！是等皆以宿債酬畢，復形人道」：阿難哪！這一類的眾生，牠們都是以宿世的冤債酬償完畢了，又做人了。「皆無始來業計顛倒，相生相殺」：他們都是由無始劫以來造的這種顛倒惡業，互相殺害。

「不遇如來，不聞正法」：他們不遇著佛，他們也不聞正法。「於塵勞中法爾輪轉」：總永遠在這個塵勞裏邊這個樣子輪轉。這法爾現前：法爾，就是輪轉的這個樣子。

「此輩名為可憐愍者」：這一輩的眾生，佛說他們是真正可憐愍的。

阿難！復有從人，不依正覺修三摩地，別修妄念；存想固形，遊於山林人不及處，有十種仙。

阿難！「復有從人，不依正覺修三摩地，別修妄念」：那麼又有一等人，怎麼樣

呢？他不修行真正的菩提覺道，不依照這個楞嚴大定修，不修「反聞聞自性」這種的功夫；他另外修外道的那一種邪定，由妄想攀緣做基礎，他所修的完全是近於一種攀緣心。怎麼攀緣呢？他想：我現在修行，等我修行有道業了，我就顯一顯神通，給所有的人看一看！叫他們都相信我，佩服我，信仰我，崇拜我，供養我。這就是一種攀緣心，不是為的想修成佛，令佛教發揚光大，而行持佛法。他就想為自己的供養而去用功修行，這既屬貪心，又是愚癡，這叫「別修妄念」。

「存想固形」：他就總用一種妄想心，想把自己這個身體堅固得像石頭那麼硬，永遠都不會壞的。「遊於山林人不及處」：他找那一個山林的地方，在那個深山海島，人到不了的地方。「有十種仙」：這有十種仙。

阿難！彼諸眾生，堅固服餌，而不休息；食道圓成，名地行仙。

「阿難」：阿難哪！你要知道。「彼諸眾生，堅固服餌，而不休息」：有這一類的眾生，他存著一個堅固的心服餌，他有一種恆心。餌，就是一種藥材；他吃這種藥材，他唯一的目的，就想成仙。這種人都有恆心的，不是今天做了，明天就不做了；他是天天都用功修行，來吃這種藥餌，他希望就長生不老，不死。那麼天天如是，都是這麼樣修行，這麼樣吃這種藥。

「食道圓成，名地行仙」：他這種藥吃得有了效驗，有了功效了，這圓成了；這叫地行仙。這種人，吃得走路也輕了，身體也輕了，在地上跑得非常快，甚至於比駝鳥都跑得快。澳洲有駝鳥，一個小時可以跑 40 mile（哩），有汽車那麼快；這個地行仙，大約也有汽車那麼快，在地下行走如飛。

堅固草木，而不休息；藥道圓成，名飛行仙。

「堅固草木，而不休息」：他用他這種堅固的心，誰叫他不用這個方法，那是不可以的；他是其心如石如鐵；比鐵石都堅固，一定要把它修成了。把甚麼修成？就他配一種的藥，那丸、散、膏、丹，用草木鍊成一種丹藥來吃；天天吃，天天吃，吃得時間久了。

「藥道圓成，名飛行仙」：這也由他思想成就，他吃這個藥，久而久之有了一種效驗了；這個名字，就叫飛行仙。他身輕如燕，能以騰雲駕霧，可以飛的。

堅固金石，而不休息；化道圓成，名遊行仙。

「堅固金石，而不休息」：這個「堅固」，都是說他的心。這個修道人的心非常堅

固，就天天煉這種丹砂，也不休息。煉丹砂要造一個煉丹的爐，把汞，就是水銀，和鉛加到一起，燒了又燒，煉了又煉；或者有煉四十九天的，或者有煉二十一天的，這是看他這個修仙的方怎麼樣講，就怎麼樣去煉。用金、銀合到一起來煉，煉成，都把它凝到一起了；吃這個東西，這叫仙丹妙藥。吃了仙丹，可以脫胎換骨，把骨頭都變化了；這說起來，這是煉仙的一個祕方。

「化道圓成，名遊行仙」：如果煉成了，他煉丹這種變化，有一種奪造化的能力，所以他圓成了；他願意到什麼地方去，可以到什麼地方去，這叫遊行仙。

堅固動止，而不休息；氣精圓成，名空行仙。

「堅固動止，而不休息」：這種的堅固其心，也不休息。動，就是用功的時候；止，就是停止了。動，又可以說是運動；止，就是修靜功。他運動，譬如去打太極拳，這叫一個動功；靜，他又坐那兒煉精化氣，練氣化神，練神還虛：這專講精氣神的。

「氣精圓成，名空行仙」：他練精氣神圓成了，這叫空行仙。

怎麼「練精化氣」呢？他就打坐，想自己這個精，叫他這個精不走。不接近女人，這個精就不走了。這個精回來，就變成氣；這個氣散到週身上，這叫「練精化氣」。他都做這麼一種存想，就像雞抱小雞子似的，總這麼想；想自己這個精又怎麼樣化成氣，氣散之於周身；然後又變成個神了，這叫「練氣化神」。這麼樣子，「練神還虛」，練神和虛空一樣；「練虛還無」，又到那個無了，什麼也沒有了。這時候他也覺著很自在的，可以出玄入牝，這是道教講的。

〈無上玉皇心印經〉上說：「上藥三品，神與氣精。恍恍惚惚，杳杳冥冥。存無守有，頃刻而成。回風混合，百日功靈。默朝上帝，一紀飛昇。知者易悟，昧者難行。履踐天光，呼吸育清。」他就是到「履踐天光，呼吸育清」這種程度。我方才念這個經是道教的，這個他們認為是寶貝了！這個空行仙就是煉這種「煉精化氣，煉氣化神，練神還虛，煉虛還無」的功夫；他們可以到空中去走，可以出玄入牝。

所以，世間上很多奇奇怪怪的巧妙的東西，你沒看現在道教有賣那一本《五柳仙蹤》？那畫的圖，這個人頭頂上出小人，小人又出小人，喔！出了很多小人；這一個人，這叫「千百億萬化身」。實際上，這完全是著相的。千百億萬化身不需要這樣麻煩去化的；那是隨意變化的，不是有一定的。

堅固津液，而不休息；潤德圓成，名天行仙。

前邊那是空行，這個跑到天上去了，叫天行。

「堅固津液，而不休息」：怎麼叫「津」呢？由你舌頭抬起來，舌尖頂上顎，這就有津在上邊下來；這個「津」，外道又叫「甘露水」，又叫「天河水」，很多的名稱。你把它嚥到肚裏去，這叫「液」；這是津液。其實也是一個，津也就是液，液也就是津。他總這麼嚥津納氣，依照時候去修行，也不停止。

這種津液，他們道教有很多的名稱，就是叫長生不老藥；說你吃這個，就可以長生不老的。「欲要長生不老，需要還精補腦。」觀想把這個精運到頭上去，補自己的腦，道教有這種的功夫。現在我們這地方，有一個果佩就是。文天！你知道那個姓楊的；他又說姓楊，又說姓劉，他就專門修這一套，他就想出玄入牝，專門用這一套「守屍鬼」的功夫。我本來叫他看《楞嚴經》，他看了也不懂，也不明白。這很難講的，不明白佛教的道理，就不明白道教道理；尤其你沒有聽過真正的講說，就單看看這個經，這很不容易明白的。

「潤德圓成，名天行仙」：久而久之，這面上就有一種光潤了。這個名字就叫天行仙。方才我不說「鶴髮童顏」嗎？那個臉雖然很老的，但是像小孩子那個面孔似的，油紅似白，所謂「櫻桃拌豆腐，紅中有白，白中有紅。」你看！看著非常地油潤。

堅固精色，而不休息；吸粹圓成，名通行仙。

下邊這五個仙，也都有「行」字。前邊那五個仙讀「形」；後邊這五個仙都讀「橫（去聲）」，因為他們比前邊的又走得高，前邊五個是屬於在地下行的，這是在天上走的了。

「堅固精色，而不休息」：他有這種堅固心，不休息的來修行這一種的精色。精，就是日精；這種仙的修習，就是吸取日精月華，星斗的光。「吸粹圓成，名通行仙」：他吸取它那個精粹而圓成了，這個名叫通行仙。這種仙，他就可以通行到天上，甚麼地方都可以通行了。

他怎麼樣吸取日精月華呢？他一早起對著太陽，要吸三百六十口氣；晚間對著太陰，又吸三百六十口氣。這麼樣專門練這個臭皮囊的——這個身體叫臭皮囊，這是一個皮袋，裏邊是臭的；所以虛雲老和尚作一首〈皮袋歌〉，就是說這個身體是臭皮囊。他專門在這個上用功夫，他不曉得在自性上用功夫。

所以佛教和道教相差就是這一點，一個在有形上用功夫，一個在無形上用功夫；所以就一個有執著，一個沒有執著。本來仙道和佛教相通著的，他這些功夫，修行也

都可以用的；但是他執著了，就專門執著到相上。因為著相，他就有了罣礙：「你一定要怎麼樣子、怎麼樣子…」有所罣礙，所以就不能脫出這個究竟的輪迴，不能徹底了脫。

堅固咒禁，而不休息；術法圓成，名道行仙。

「堅固咒禁，而不休息」：他用堅固心來念這個咒，又持禁戒，也是不休息。「術法圓成，名道行仙」：久而久之，他修練這個法術也成就了，這個名字就叫做道行仙。好像西藏那些個喇嘛，就都有這種的情形，修成功的，他們都可以叫道行仙。

堅固思念，而不休息；思憶圓成，名照行仙。

「堅固思念，而不休息」：他堅固他一種思念，就是有一種存想，也不休息；他成就了，就有一種光明。「思憶圓成，名照行仙」：他思想自己總化成一種金光，久而久之，也就像那個雞抱雞蛋，貓在那兒捕鼠似的，都這麼等著等著的，他成就了；這叫照行仙，他也有光的。

堅固交邁，而不休息；感應圓成，名精行仙。

「堅固交邁，而不休息」：這種的仙，他在山裏邊，有存一種堅固心來交邁，也不休息。普通是男女有一種性行為，這叫「交邁」；可是在這兒，並不是向外邊去找，有男女的性行為；這是自己本身上有的交通，他們叫「嬰兒、姤女」。這是說這個「坎、離」；這講到中國的卦爻上，「離中虛，坎中滿」；坎卦就是姤女，離卦就是嬰兒。

八卦：「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離、坤、兌」，最初是乾卦；乾卦是乾三連，三橫是連著。乾為大父，坤為大母；坤卦，是坤六斷，三連就變成了六斷。男子到十六歲的時候，這乾掛滿了；滿了就會損，損了變什麼呢？乾三連就變了離中虛。那離卦中間這一點陽，就到坤六斷那個中間去了；所以乾卦一變，就變成一個離中虛；坤卦一變，就變成坎中滿。這個離中虛，就叫它「嬰兒」；坎中滿，就叫它「姤女」。

離中虛屬於心，坎中滿屬於腎；這個「交邁」，是自己本身心腎交邁，也就拿它比方男女性行為一樣的。離是屬陽的，但是陽中有陰；坎是屬陰的，但是陰中有陽。因為乾本來屬陽，中間一橫斷了，又是陰的，所以離是陽中有陰，這就是離卦；坤本來屬陰，中間那一橫連上了，又是陽的，這就變成陰中有陽，就是坎卦。這也就比方嬰兒、姤女。

道教講「嬰兒、姪女」，說：「嬰兒並姪女，相逢在黃庭。」黃庭就是意，就是第六意識；意，就是屬於脾經，脾藏意的。所以這個道理，若往詳細了講，那多得不得了；我的時間太不夠了，所以我沒有法子講那麼多。這是道教，就是修這個交邁的法門；而一般邪知邪見的人，看見《楞嚴經》上說是「交邁」，就以為男女在一起胡混也可以修道呢！就亂來了，所以就一點戒律也不守了！就因為這個。

「感應道成，名精行仙」：感應，也就是那個交邁。這個交邁的道成就了，這名字就叫精行仙。

堅固變化，而不休息；覺悟圓成，名絕行仙。

「堅固變化，而不休息」：這個修道的人，以這種堅固的心，來研究這種種的法術，而不休息。「覺悟圓成，名絕行仙」：他把種種的法術研究成了，有一種功效了，所以這種的修行功夫已經成就了；他就覺悟一切的造化，這叫絕行仙。這種的造化的道理圓成了，他能以奪天地造化的功用，把造化的這種功能，都可以作為他自己的本能。什麼造化的道理呢？

這種的仙，他能以移山倒海，可以把北邊的山搬到南邊去、南邊的山又搬到北邊去，把東海搬到西海、西海搬到東海；可以互相調換位置，他有這種變化的能力。又有變易四時的能力，怎麼樣變易四時呢？冬天冷的地方本來沒有東西生，他隨時可以叫所種的東西生出來，在這冷的地方而凍不死。最冷的地方，他可以把它變成最熱的地方；最熱的地方，又可以把它變成最冷的地方。也就是春天，他可以把它變成冬天；夏天最熱了，他可以把它變成冬天。那麼春天是萬物發生的時候，他可以把這個春天變成秋天，變成萬物枯槁的一個時候，他能以把這四時都給變化了。

阿難！是等皆於人中鍊心，不修正覺，別得生理，壽千萬歲；休止深山或大海島，絕於人境。斯亦輪迴，妄想流轉；不修三昧，報盡還來，散入諸趣。

「阿難」哪！你要知道，「是等皆於人中鍊心，不修正覺」：這一些個仙，都是做人的時候他鍛鍊身心，他不修不生滅的如來藏性，這楞嚴的定，不修這種正覺。「別得生理，壽千萬歲」：他得一種特別的養生的道理，就是前邊他修那種種的法門，也是外道的仙傳給他外道的法，修行他這個養生；壽命可以活到或者一千歲，或者一萬歲，或者更多的年紀。「休止深山或大海島，絕於人境」：他住在那個深山窮谷裏邊，或者住到一個大海的海島上，人所不容易到的那個地方。

這個世界有須彌山，須彌山外邊有七金山，七金山外邊又有七重香水海；過了這七

金山和香水海之外，又有弱水三千。怎麼叫「弱水」呢？這個水，就是雀毛放到那個水裏，它都沉到底下去的。本來雀鳥的毛放到水上是漂浮著的；但是這種水軟弱，沒有托浮的力量，連那麼雀毛都沉底。其他的船，什麼任何東西，都不能在那個地方走的；唯有飛仙可渡，這些個飛仙從空中飛過去，這可以的。那麼這一些個修仙的人，就飛到這個大海島上，在這個永遠都沒有人可以到的海島住著。

「斯亦輪迴，妄想流轉」：可是他雖然活一千歲、一萬歲，但是仍然在輪迴之中，他還沒有能了生死。他為什麼還在這個輪迴裏頭？就因為他還有所執著，他還想要長生不老，想要活得幾千萬歲這樣子。「不修三昧，報盡還來散入諸趣」：他不修真正的定力，他這個生命完了之後，還是要散入諸趣。諸趣，就是這六道輪迴裏頭，或者做人也不定，做阿修羅也不定，做鬼也不定，到天上也不定，或者到地獄，轉餓鬼，做畜生，這都不一定的。

阿難！諸世間人，不求常住，未能捨諸妻妾恩愛。

「阿難」！「諸世間人，不求常住」：所有這一切的世間人，他不求常住在世上。

「未能捨諸妻妾恩愛」：但是他又沒有捨棄他的妻和妾這種恩愛。

於邪淫中，心不流逸，澄瑩生明；命終之後，鄰於日月。如是一類，名四天王天。

「於邪淫中，心不流逸，澄瑩生明」：凡是對於不是自己的太太，不是自己的丈夫，有這種男女的性行為，這就叫「邪淫」，就不正當，不正常的，不是正的。如果和自己的太太，這不算邪淫；但是都要少一點比較好，不要太多了。這個人，他心不向邪淫的這一條道路上去跑，不和其他的人行淫欲，所以就清淨了；清淨，就生出一種德的光輝。瑩，就是瑩潔；瑩潔而有光輝，有一種光明了。

「命終之後，鄰於日月」：你修道，無論你就是有多大的功德，你必須要把這個邪淫的心斷了；如果你不斷邪淫的心，修什麼道都不會有所成就的。所以說：「萬惡淫為首，死路不可走。」前幾天我不講嗎？你不行邪淫，你自己精氣神就充足，你就有一種德的光輝。在生的時候有一種光輝，等你命終之後，你就和日月做鄰居。

「如是一類，名四天王天」：像這一類的人，就生到四天王天上去。因為不是一個人，這說不上有多少，這個世界不知道有多少這種人，所以這叫一類。這四天王天在什麼地方呢？就在須彌山的半山，是最接近我們這個世界的天；有東天王、南天王、北天王、西天王，這四大天王。這四天王天的天人，他的壽命是五百歲，以人間五十年作為四王天的一晝夜；那麼合起來，這是很多的數目了。所以雖然他那兒

五百歲，合我們人間的年就很多了，有九百萬年。

於己妻房，姪愛微薄，於淨居時，不得全味；命終之後，超日月明，居人間頂。如是一類，名忉利天。

「於己妻房，姪愛微薄」：前邊生在四王天的天人，不去到外邊去行邪姪，於自己夫婦間這種情欲還沒有斷，沒有減少。所以他守身如玉，所謂「一生不二色」，男人就沒有接近過兩個女人，只有一個；女人只接近自己的丈夫，沒有第二者，沒有另外再找一個情人。那麼這樣守身如玉的人，他生到四王天去。現在這一種人，丈夫對於太太，或者太太對於丈夫，這叫在自己的家裏頭，行男女做愛這種事情，很少很少的。甚至於一年也沒有一次，或者甚至於兩三年只有一次，甚至於很久也沒有，這叫微薄；看男女這種的情欲非常地輕，看這種事情看得不重要。

我們人為什麼色欲心，姪欲心那麼重？情愛的心那麼重？就因為業障重。你若業障輕，就不會有這種心了；業障重，它贅著你，就叫你一天到晚都想這個事情，沒有停止的時候。在業障重的時候，你就應該生出一種覺悟心，就應該要減低這業障。如果你跟著你業障跑，越造越墮落，越墮落越深；將來一定變牛、變馬、變豬、變狗去，也不停止。為什麼呢？你情欲心太重了，一定會墮落的；墮落什麼畜生裏邊去，這沒有一定的，所以這很危險的。我們無論任何人，如果情欲心重，趕快要把它放下來；情欲心重的人，將來一定做畜生的，這一點疑問都沒有！

「於淨居時，不得全味」：在淨居的時候，他沒有得到真正清淨裏邊的這種滋味，這種好處。因為什麼？因為他也不會修行。「命終之後，超日月明，居人間頂」：等這人命終的時候，因為他情欲心薄，他身的自性就有光明，甚至超過去日月的光明，而居人間的頂上。無論哪一個人，如果你沒有姪欲心，你就有光了；等死了之後，就會生到這個天上去。

「如是一類，名忉利天」：像這一類的，叫忉利天。忉利天，是梵語，翻到中文，叫「三十三天」；這個忉利天，就在我們頭頂上。

怎麼叫三十三天呢？因為東有八天、南有八天、北有八天、西有八天，是三十二天；忉利天在三十二天的中間，所以它叫三十三天。他怎麼樣做這個三十三天的天主呢？

最初，這三十三天的天主是一個窮女人，很窮很窮的；她看見有一個塔毀壞了，她說：「這個佛塔毀壞了，我發心把它重修起來！」她有三十二個朋友，她們大家就開一個會，一起商量，說是：「我們大家一人出一點錢，把這個塔造起來它！」於

是乎她就各處去乞討，連做很多年工，賺了很多錢；集三十二個人的力量來把這個塔造成功了。她們死的時候，那三十二個人就做這三十二個天的天主；這個為首的人，她就做這三十三天的天主了！這是她的來歷。

這忉利天的天人，活多少歲數呢？他的壽命活一千歲；以人間一百年做為忉利天的一晝夜。以後每一層天都是壽命加一倍，並且他的壽命和身量都有一定的；不過那太繁雜了，我們現在就知道這兩個天的壽命，以後要想詳細知道，要自己用功去研究去。

逢欲暫交，去無思憶；於人間世，動少靜多。命終之後，於虛空中朗然安住，日月光明，上照不及；是諸人等，自有光明。如是一類，名須燄摩天。

「逢欲暫交，去無思憶」：有一種人在這個世界上，對於夫婦間這種恩愛的情愛，暫時雖然有性行為；但是他也不想性行為這些個問題，過去就忘了。「於人間世動少靜多」：在人間世，他動的時候少，清靜的時候多，也就是修禪定的時候多一點。

「命終之後，於虛空中朗然安住」：命終之後，就住到虛空裏邊。「日月光明，上照不及」：日月本來有光的，但是它照不到這個地方。這是六欲天的第三天，又叫夜摩天。

「是諸人等，自有光明」：這一切少欲知足的這等人，到這個地方，他身上自己有光明。那個地方，不是有日月的光明，而是自身有一種光明；這種光明，是永遠都有的，所以他那個地方沒有晝夜的。夜摩天，又叫「須燄摩天」。夜摩天、須燄摩天，也是梵語，翻譯成中文就叫「善時分」，說那個地方的時候非常好；為什麼呢？沒有晝，也沒有夜，總是光的。那麼它以什麼為晝夜呢？以蓮花開合作為它的晝夜。蓮花開的時候，這就是晝；蓮花合上了，這就是夜。沒有黑暗，沒有白天晚間的分別，都是光明的；每一個人的身，也都有光明的。

「如是一類，名須燄摩天」：像這一類的人，叫須燄摩天。這兒所住的人，他的身長有二百二十五尺，壽命就是兩千歲了，比忉利天又加上一倍。所以天高一層，壽命就長一點；低一層，壽命就短一點。

一切時靜，有應觸來，未能違戾。命終之後，上昇精微，不接下界諸人天境；乃至劫壞，三災不及。如是一類，名兜率天。

這個「率」字，一般人讀「帥」，應該讀「律」，兜率陀天。這個天有外院、有內院；外院就是一般凡夫所住的，內院就是聖人所住的地方，現在彌勒菩薩就在兜率

內院那兒講「唯心識定」。

「一切時靜，有應觸來，未能違戾」：所有的一切時，一切處都不動的，很寂靜的。這時候，有這種性行為的時候來；沒能一定不做這個事情，但是他可不願意做這種性行為，遇著這個事情，他也偶而做，不過做得非常之少的。

「命終之後，上昇精微，不接下界諸人天境」：少欲知足這一等的人，他的靈性就昇到上邊，到精微之處，和下界不相接著了。「乃至劫壞」：這個人間和天上都壞的時候，乃至或者連劫都沒有了。「三災不及」：三災是什麼呢？就是水、火、風；火燒初禪、水淹二禪、風颳三禪，但是這個兜率陀天，三災也到不了那個地方。

「如是一類，名兜率天」：像這一類的眾生，生在這個地方，就叫兜率天。兜率天，是梵語，翻譯成中文，就叫「知足天」，少欲知足；那個地方的天人，他一點貪心都沒有，男女淫欲心也根本就沒有。

所以你要想做天人，你少欲知足，將來就生到天上去；你若盡情欲太重，一天到晚盡想男女的性行為，時時刻刻的，甚至於一分一秒也放不下這個事情，那很危險很危險的！人最危險的，就是這一件事，這是墮落的一個源頭。你若不怕墮落，就想多一點；若怕墮落，趕快就停止這種的情欲心。不停止，將來到什麼地方去，那就誰也不知道！

我無欲心，應汝行事；於橫陳時，味如嚼蠟。命終之後，生越化地；如是一類，名樂變化天。

「我無欲心，應汝行事」：我沒有這個淫欲心，你一定要追求，一定要做這個事情——這講男女夫婦間，一個就有淫欲心，一個就沒有；有的這個，就追求沒有淫欲心這個人。應汝行事，行什麼事啊？就行房事，男女這個性行為。

「於橫陳時，味如嚼蠟」：怎麼叫「橫陳」呢？就言其男女在床上的房事；這個事情不要太細講；不講誰都會明白的。你們嚼過蠟沒有啊？那個黃蠟放到口裏嚼，嚼來嚼去什麼味道也沒有；味如嚼蠟，就是沒有滋味。這種的人也是沒有淫欲心！你們聽過這種道理之後，自己切記要把自己管一管，不要再放逸了；不要再豁出命來不要了，也要往那個死路上去跑！

「命終之時，生越化地」：命終之後，就生超越這一切變化的那個地方。「如是一類，名樂變化天」：像這一類的，叫化樂天。因為它這個地方，所有的一切一切，都是變化出來的；在這個地方，非常之快樂，樂不可言。這種樂，不是說男女性行

為那種樂，這是天然的一種快樂；人人到那個地方，都非常快樂的。不過這個地方也不是一個究竟處，這都是在六欲天之內的。這個天上的天人，他高度是三百七十五丈高；人間八百年，是化樂天的一晝夜，他這個地方的壽命就是八千歲。

無世間心，同世行事；於行事交，了然超越。命終之後，徧能出超化無化境；如是一類，名他化自在天。

「無世間心，同世行事」：他沒有世間人這個淫欲心，有的時候也有夫婦這種性行為。「於行事交，了然超越」：在性行為這個時候，他不單味如嚼蠟，他根本就像沒有這麼回事似的。「命終之後，徧能出超化無化境」：命終之後，他能超過一切，到這變化無化那個境界，到那種出神入化，變化無窮的境界。

「如是一類，名他化自在天」：像這一類的人，就叫他化自在天。怎麼叫「他化自在天」呢？他一切的東西都不是他自己本天所變化出來的，都是其他的天變化而供養他的。在那個地方，非常自在，非常快樂，什麼工也不要做；那個地方沒有人用工人，工人在那地方都要餓死的。什麼都是自自在在的，自然快樂無邊，比人間可好得多了；可是雖然那麼好，將來天福享盡，壽命終了，還會墮落到人間，或者地獄裏去，這沒有一定的。他身的高度有多少高呢？有四百五十丈那麼高。他以人間一千六百年，作為他化自在天的一晝夜；他的壽命就有一萬六千歲。

這是六欲天，所以雖然生到天上，他們還都有淫欲心的。我寫那個偈誦說：「四王忉利欲交抱」，四天王和忉利天，這天人行淫欲，和我們人間是一樣的，男女抱到一起。「夜摩執手兜率笑」，夜摩天男女行淫欲的時候，「心交形不交」。怎麼心交呢？就是握一握手，這就作為一種男女的淫欲了。兜率天呢？就笑一笑；兜率天的男女，對著面那麼一笑，這就算行淫欲了，這所謂「神交身不交」了。樂化天呢？這男女就是對著這麼望一望，笑都不笑了；熟視，望了大約或者三分鐘或者五分鐘，這就算行了淫欲了。他化自在天，就這麼一看就得了；不是看五分鐘，就這麼一秒鐘，一看，這就算了。因為他淫欲念頭輕了，所以一層天比一層天就少。

這是一個真正的道理，我們研究佛法，一定要把這些個道理弄清楚了它，然後你才能真正了解佛法，真正知道：喔！這個淫欲，原來是這麼大的害處！所以前邊不講？菩薩看男女的淫欲行為，就像看見毒蛇了一樣，一定會被咬死的。你凡夫的肉眼不知道這麼厲害，所以就這麼樣子晝夜求之，白天晚間都想這個壞事情，那麼放不下；你若真正知道了以後，就恐怕不會那麼顛倒了！

阿難！如是六天，形雖出動，心迹尚交。自此已還，名為欲界。

「阿難」！「如是六天，形雖出動，心迹尚交」：像這六種天，雖然他形迹超出去這個造化，他這心裏頭和他這個神——這個性，還有這種姪欲的念頭。「自此已還，名為欲界」：從這個他化自在天到四王天，這個叫欲界。現在所講的，是欲界六天；為什麼叫欲界呢？就是這裡的眾生，他們姪欲心沒有清淨，還有姪欲的念頭。所以這六個天叫「欲界六天」。